

曲江集序

古今說者咸曰唐相張文獻公嶺南第一流人物也嗟乎公之人物豈但超出嶺南而已哉蓋自三代以至於唐人未之生盛在江北開元天寶以前南士未有以科第顯者而公首以道侔伊呂科進未有以詞翰顯著而公首掌制誥內供



奉未有以相業顯者而公首相玄宗公薨後四十餘年浙士始有陸敬輿閩士始有歐陽行周又二百四十餘年江西之士始有歐陽永叔王介甫諸人起於易代之後由是以觀公非但超出嶺南蓋江以南第一流人物也公之風度先知一見重於玄宗氣節功業著在信史

播揚於天下後世唐三百年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胡明仲謂姚非宋比可與宋齊名者公也由是以觀公又非但超出江南迺有唐一代第一流人物也然公聲名燁燁在人口耳非直以其相業在當時且甚有文名史稱其七歲知屬文張說謂其為後出詞人之冠又

與徐堅評其文如輕縑素練實濟
時用柳宗元亦謂其能以興兼
著述予生公六百餘年之後慕公
之為人童穉時嘗得韶郡所刻金
鑑錄讀之灼知其偽有志求公全
集刻梓以行世百來

京師游太學入官翰林每遇藏書家
輒訪求之竟不可得蓋餘二十年

矣歲己丑始得公曲江集於館閣
羣書中手自鈔錄僅成帙聞先妣
太宜人喪因携南歸期免喪後自
備梓刻之道韶適友人五羊涂君
暉倅郡偶語及之太守毘陵蘓君
鞞同知莆田方君新謂公此集乃
韶之文獻請留刻郡齋嗟乎公之
相業世孰不知其文則不盡知也

矧是集藏館閣中舉世無繇而見
苟非為鄉後進者表而出之天下
後世安知其終不泯泯也哉是以
不揆愚陋借書其首

成化九年龍集癸巳仲春初吉

翰林院侍

誦學士瓊臺丘濬敘

重刻曲江先生文集序

曲江張文獻公以直道相唐迄今
殆及千年士論翕然重公南紀之
有公猶之鶉首衡岳與天壤不朽
矣公有文集若干卷海內罕得見
之成化癸巳瓊山丘公始得於館
閣羣書中手自抄錄梓於韶韶之
有曲江文集瑯山之功也歲遠板

一 腐人家藏本軍存而贗刻金鑑錄
則市鬻而家有之予每撫之而興
一 慨焉歲癸未金縢如水王公以
侍御出僉粵憲備兵于韶甫下車即
一 詢是集久之得於人家已蠹蝕不
一 可讀公歎曰此一邦之文獻也弗
表章之後學何所興起且海內士
素慕公嘗以不獲見公之全文為

憾今刻而行焉可也乃謀諸太守
蔣公付邑令張君履祥董其後祥
為魯魚豕豕則教官何徠校之又
索諸其後人得公遺像二幅命工
肖厥卷首於是茲集煥然一新稱
全書矣此則如水王公之功也嗟
夫夷考公事高宗以開元二十一
年入相至二十四年而罷在相位

僅三年所耳中沮於林甫忠謀嘉
猷未盡施用而後世論開元賢相
每躋公於宗廣平之列而元之猶
有媿焉蓋勁氣直節垂照千古弥
久而彌光也士君子樹立在一時
而心術在萬世其耿耿朗朗使後
世仰之而無慙尚論之而無異議
此其為心必對天地質鬼神非

而已如此則不待功業文章而後
傳而功業文章亦且賴之以不朽
此詩人所以稱有斐而傳者歸之
盛德不能忘也公之以當之矣苟
徒以其文而已則如魯穆伯稱先
大夫臧文仲既後其言立謂之不
朽而孔子誅其心曰文仲其竊位
者歟苟如是則不如速朽之為愈也

己王公命予為序予陋安足以序
公文第自結髮已仰止于公至今
始得全集而讀之慶幸之私誠不
容已爰述表章之自且因是私告
吾鄉之後進讀公之文當觀公忠
孝大節而不徒以其文辭焉則王
公表章前達而興起後學之旨哉
萬曆甲申三月禋日

翰林院編脩大樓揚起元書

重刻曲江先生文集敘

夫文獻豈以文不朽哉管人之言
曰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甚矣其不
知言也夫惡知德與言非三耶仲
尼稱有德為有言而象易之黃裳
則曰文在中也暢於四肢發於事
業故夫六經之文有德之言也此
其所以與天地無終極而後世不

能違也如以言而已直刻雕藻纘
等耳安所不朽公七歲能屬文十
三則上書廣州牧燕文貞公時廢
頌誅其文敬禮之嘗與徐堅許如
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迨司納言中
書有所奏或不愜上意令易之輒
立就又嘗從上北狩對御撰文即
止慮十數餘並不具草是公之於

文何如矣顧此豈足以知公哉開
元末天子倦勤當是時林甫專恣
以善逢人主意而公立朝倣侃諤
諤不為脂史巧合取容一時即如
郤儂客之封計祿山之叛何其正
而固也雖其言終沮闕不聽其國
是之定先見之明屬公矣李旣畏
惡公多所排抑公益屢躓彌堅愈

挫不折揮涕孤憤忠馮可想往往
見於文詞是公之精誠所臣蘊為
文明發之事業蓋章章如是庶幾
乎立德立言者而豈徒以文哉公
有集秘不傳久之我

明正文莊公搜采餘二十年始得館
閣羣書中而手自抄錄成帙誠重
之矣韶先太守蕪韓始刻之郡齋

顧歲久木蠹字殘闕不可讀余不
佞奉

上命今臬韶陽祗肅謁公祠欲取舊
本更梓之而郡守蔣君曲江令張
君僉以為請已復請于

兩臺於是督工竣事余讀之公之
微文與指母論為詞人之冠諸所
詠託或以興以或以諷諫風裁節

槩廩焉如覲其人第所建白預密
務公皆削藁莫可見即金鑑一錄
尤槩公生平集亦不具載則是稿
所削不既多乎則斯集夫亦據大
鼎而竊寸鬻耳嗟夫公以經術輔
佐人主燁致太平即古今論唐賢
相何可多讓也何構讒中沮遂使
相業弗永國凌夷至天寶之亂大

臣以出處卜盛衰詎不信已厥後
玄宗思之沒世而曰不復聞忠謹
言遣使致祠下噫斯公之所為不
朽也乎雖然古今作者藏之名山
以俟知已乃公獨藏館閣斯已偉
矣而六百餘年文莊公始得之藉
第令公之文不足表見况不藏于
館閣不藏于館閣亦自不傳而非

操行純一必不足徵信于文莊以
至必傳于後如今無疑也然則繇
斯以譚公果以文不朽耶果不以
文不朽耶不以文不朽不以文
不朽是可以知公矣梓既成余順
不佞忘其鄙陋而僭為之序

萬曆十二年甲申春孟吉旦

賜進士第奉政大夫廣東提刑按察

司僉事奉

勅整飭南韶等處兵備前巡按直隸
監察御史豫章金谿王民順書

補刻曲江集序

蓋公仕司勳時燕國公稱爲後來詞人之冠明皇亦曰九齡文章朕日夜師之不得其一二真文章之元帥也是其文名固奕易當年矣不佞丁未猥以後進承乏公後不佞不喜得司勳喜

得公之司勲也勲署有書屋貯古今名集至充棟蓋凡官司勲必以四方名家文集一二部實其中余偶携公集因庾之書屋焉同寮取讀之謂輕縑素練固自不如且咲謂余望同官同事業將無同乎余謝綿力不能曩

為願追公祇有敬慕而已頃之荷聖天子予假歸里索公集板則脫漏漫滅者十一二嗟嗟公之文豈不爛然於唐自非丘公得之館閣楊公新之韶陽則委於烏有不朽朽矣昔蔡邕與五中郎將棠谿典輦正定六經文字邕

自冊于碑魏而後存止什一宋
黃伯思見尚書二百二十六字
董道見論語二百七十字其餘
不啻石火飛埃鱗有存者安在
其不朽哉寶重修補要在後人
耳我詔一代文獻無而獲有舊
而獲新者前後兩太史功也奈

何剗剗不三十年而陰陶不辨
首尾不續令讀者乙而中輟病
不得見完書也余甚憫之于是
覓公舊集友人家爲補刻焉然
則不佞此補敢曰全集抑亦集
所由全也不佞不文酷好文矧
公文章天地間有數者開南士

之天荒豈伊異人即後來蟬聯
台衮公寔前茅焉曲江固相鄉
哉余生相鄉不能爲相鄉重然
高山之仰人當不異我安知後
之人不有慕公而興起者而慕
公者文章云乎哉公蓋以節義
爲文章也當時楊國忠權傾天

下孰不爭趨而公迺比之向火
乞兒至雕盤鏤冰拒不敢獻此
其人真可寒奸雄之膽而壯義
士之顏也文章云乎哉邵康節
聞杜鵑鳴天津而知南人作相
天下多事卒之安石柄用熙寧
紛紛靡節之言何其驗若左券

補修曲江集序 四
迺公非南人耶節義如此文章
此如故曰江以南第一流人物也
地不人重而人地重曲江臨川
輕重所由豈不以人哉文莊在
孝廟時著述建監一世推雄如大
學衍義補一書垂百餘年談經
濟者疇能外爲石畫

今上有

詔重梓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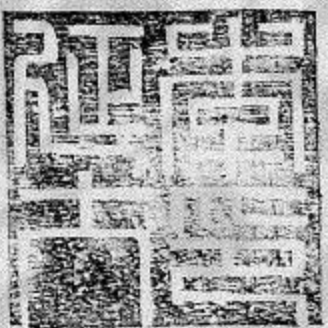
聖明銳意太平亦其文之足不朽
也人亦有言言不典謨不文玉
不璠璣不貴瓊臺固典謨之文
乎有如瓊臺其人焉庶幾無媿
曲江哉

萬曆四十一年歲在癸丑二月初

吉

吏部司勳郎叅知政事同里後學

四餘李廷大頓首拜書



浙江匠人黃幸刻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目錄

第一卷

頌贊賦

龍池聖德頌

開元紀功德頌

聖應圖贊

開元正曆握乾符頌

白羽扇賦

荔枝賦

第二卷

雜詩 樂章

南郊禮畢酬安

早渡蒲津關

皇帝幸晉陽宮

二湘南出雀鼠谷

次成集

過王濬墓

經孔子舊宅

經河上公廟

聖製賜諸州刺史以題座右

瑞雪

早發三鄉山行

溫泉歌

燭龍齋祭

喜雨

送十道使

次瓊岳

送李尚書入蜀

初出洛城

謁玄元皇帝

南郊樂章

龍池篇

大尉凱安之樂

燕國公赴朔方

早登太行山

登封禮畢酬宴

經華山

經函谷關

渡潼關

朝堂望南山

望秦始皇陵

賦芍藥

寓直夜聽蟬

從幸溫湯喜雪

秋夜望月

和秋夜望月

喜雨

折梅

直夜簡諸公

和裴侍中拜掃

哭李尚書

贈張丞相

酬宋使君

酬舍人見示

詠竹

小園夕霽

南亭宴集

答宗拾遺

贈兩省舊寮

答贈竹簪詩

答靳博士

酬宋使君

和幽庭春暄

贈韋明府

周判官政秘書

答綦毋學士

酬王六書懷

酬王六寒朝

酬王履震遊園林

謁司馬道士

春望書懷

登恨峴山

重陽登龍山

上巳登龍山

晚霽東閣

登南樓

登高安南樓

望西山

石頭驛樓

登荊州城望江

登荊州城樓

秋晚登樓

登臨沮樓

登古陽雲臺

登薛公逍遙臺

蔡起居郊館

同田公賦詩

尋幽屈處

遊石谿山

林亭詠

鵝舍南園畦

臨泛東湖

荊州懷始興林泉

高齋言懷

遊家園

郡內閑齋

晨出郡舍林下

司馬崔頌和

晨坐齋中

賦不顧秋蘭

城南隅山池

林亭寓言

舊居閑放

感寓

寄裴宣州

贈裴耀卿

酬裴耀卿

第三卷

雜詩

餞王尚書出邊

送趙都護

送使廣州

送姚評事入蜀

送竇校書

餞王司馬入計

東湖臨泛

餞梁明府

餞陳學士

通化門外送別

送楊道士

送李功曹

送趙少府

送李少府

送蘇主簿

送周判官

別鄉人南還

別孫侍郎

贈孫翊

江上遇疾風

初發江陵

自豫章南還

贈京邑親知

呈裴宣州

寄王震

懷趙二

南陽道中作

西江夜行

使還湘水

道中寄遠

湘中作

自湘水南行

南還湘水言懷
初入湘中有喜

商洛山行懷古
耒陽谿夜行

江上

自彭蠡湖入江

赴使瀧峽

湖口望廬山瀑布

彭蠡湖上

至玄武湖

入廬山望瀑布

次廬山

巡屬縣道中作

贈京都舊寮

贈王司馬

奉使南海

須陽峽

使至廣州

春江晚景

津亭曉望

曲江溪中

始興溪夜上赴嶺

藍田玉山南行

巡按自灘水南行

使還都湘東作

奉使離陽亭

望月遠懷

秋夕望月

詠懷

歸史

勅賜華王池宴

龍門旬宴

天津橋宴

上陽水閣旬宴

荆谷山集會

中玉園亭集宴

樂遊園宴

逍遙公舊居

玉泉山寺

再往玉泉山寺

樊妃塚

戲題春意

月夜聞鴈

晨起對雪

庭梅詠

照鏡見白髮

折楊柳

巫山高

剪綵

聽筆

賦得自君之出

荊州作二首

在郡秋懷二首

獨處見群鶴

爲罷守戀內職

初秋憶兩弟

見群鴈憶二弟

將還鄉示諸弟

叙懷二首

秋懷

雜詩五首

李尚書挽歌三首

蘇公挽歌三首

蘇氏挽歌三首

康司馬挽歌

題畫山水障

第四卷

勅書 制書

勅皇太子納妃

勅朝集使書

勅朝集使書

勅朝集使書

勅朝集使書

勅歲初處分

勅幸西京

勅令禮部掌貢人

勅置十道使

勅授十道使

勅處分舉人

勅停官祭贈太子

勅處分縣令書

勅處分縣內書

勅處分選人

勅議放私鑄錢

勅宴朔方將士

勅宴幽州老人

勅慮囚

勅擇日告廟

鑄田制

諸王實封制

貶韓明制

廢王皇后制

停燕國公中書令制

第五卷

勅書

勅薛泰書

勅王斛斯書

勅張待賓書

勅虞靈章書

勅張楚賓書

勅牛仙客書

勅北庭將士書

勅張待賓書

勅將上百姓書

勅金與光書

勅牛仙客書

勅蓋嘉運書

勅王斛斯書

勅張守珪書

勅張守珪書

勅王昱書

勅投降奚等書

勅張守珪書

勅張守珪書

勅契丹王據埒書

勅金興允書

勅契丹王據埒書

勅契丹涅禮書

勅李歸國書

勅李歸國書

勅烏知義書

勅涅禮書

勅張守珪書

勅張守珪

勅張守珪書

勅張守珪書

勅張守珪書

勅烏知義書

勅諸將士書

勅新羅王書

勅渤海王書

勅渤海王書

勅渤海王書

勅渤海王書

勅烏知義書

勅王忠嗣書

第六卷

勅董憲運書

勅當息羗書

勅許齊物書

勅陰承本書

勅王斛斯書

勅蓋嘉運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蓋嘉運書

勅蓋嘉運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蓋嘉運書

勅蓋嘉運書

勅李過折書

勅突厥苾伽可汗書

勅突厥可汗書

勅金城公主書

勅王昱書

勅突厥登利可汗書

勅突厥可汗書

勅突騎施比伽可汗書

勅突厥可汗書

勅突厥可汗書

勅突厥可汗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章仇兼瓊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吐蕃贊普書

第七卷

勅書 制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金城公主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金城公主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張待賓書

勅牛仙客書

勅張待賓書

勅護密國王書

勅識匿國王書

勅勃律國王書

勅諸國王書

勅罽賓國王書

勅日本國王書

勅西南蠻首領書

勅靜州首領書

勅姜豸歸義書

勅蠻首領書

勅安南首領書

南郊赦書

東封赦書

后土赦書

籍田赦書

第八卷

家狀

復中書侍郎表

進金鑑錄表

荊州謝上表

智叔表

冊皇太子表

進白鹿表

為王駿謝表

獻馬聖真圖表

為何給事謝表

論教皇太子狀

論內勸婦女狀

論東北軍狀

論晏薛王疾狀

論薛王薨狀

請冊注經狀

將士刊石紀功

傳授御注經狀

而幸政期請宣付史館狀

為寧王寫經狀

賀張待賓奏尅捷狀

賀北庭解圍狀

賀奚契丹離賀狀

賀誅奚賊狀

賀破突厥狀

賀東北累捷狀

賀突厥要重人死狀

賀突厥傷死狀

賀突厥亡徵狀

賀破賊狀

賀賊遁走狀

賀雪狀

賀侍講賜衣物狀

賀雨狀

賀晴狀

賀雨狀

賀雪狀

賀祈雨有應狀

賀太陽不虧狀

賀祥雲見狀

賀麥登狀

賀進古銅罍狀

第九卷

賀御製音義狀

賀論三教狀

賀御注經狀

賀皇太子製碑狀

賀昭陵徵應狀

賀上仙公主靈應狀

謝加章綬狀

謝集賢院學士狀

謝知制誥狀

謝兩弟移官狀

謝中書侍郎狀

謝賜麥麩狀

謝賜食狀

謝賜藥狀

謝賜尺詩狀

謝蒙太子書狀

謝兩弟授官狀

謝賜衣物狀

讓賜蕃口狀

觀御製喜雪狀

謝賜喜雪篇狀

讓賜宅狀

讓兩弟授官狀

謝赴祥除狀

進龍池頌狀

謝弟授官狀

第十卷

策書

應道侔伊呂舉對令策三道

上封事書

上姚令公書

姚令公答書

答嚴給事書

與李讓侍御書

奉勅送張說上賜燕序

第十一卷

雜著 墓誌

陪王司馬宴序

益州長史宴序

送高贊府序

登薛公逍遙臺序

間太庾嶺路序

餞宋司馬序

送王長史序

韋司馬別業集序

別常侍御序

獅子贊序

鷹鵠圖贊序

畫天尊像銘

兼公畫贊

宋使君寫真贊

惠莊太子冊文

祭舜廟

代祭故人文

祭李常侍文

祭洪州城隍文

王司馬祭妻父文

祭甄都督文

祭張燕公文

追贈祭文

張燕公墓誌銘

楊集墓誌銘

王府君墓誌銘

畢公墓誌銘

趙公墓誌銘

韋府君墓誌銘

第十二卷

碑銘

靳公道愛銘

忠憲公裴公碑銘

徐文公神道碑

牛公碑銘

竇府君墓碑銘

呂府君碑銘

李公碑銘

李府君碑銘

徐禪碣銘

辰州瀘溪令趙公碣銘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目錄終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玄宗贈司徒制

正大厦者柱石之力昌帝業者輔相之臣生則保其
雄名歿乃稱其盛德飭終未允於人望加贈實存乎
國章故中書令張九齡維嶽降神濟川作相開元之
際寅亮成功讜言定其社稷先覺合於著龜太懷賢
弼可謂大臣竹帛猶存樵蘓必禁爰從八命之秩更
進三台之位可贈司徒 建中元年

宋阜陵代唐玄宗贊曲江公張氏九齡

鹿入深宮花解愁牛豨高鼎鍊優休當時若聽履霜
語豈到峨眉山盡頭噫雖嘗因奏薦而問公風度蒙

大難而遣使祭饘不識噬臍禮意曲江何似荊州

淳熙拾叁年叁月巳酉朔

曲江小像一幅嘉靖甲辰夏岳購得之吉未豐同姓
人家以示知畫者謂爲吳道子真跡道子與公同時
像右傍有中書省印或公在中書時爲寫此像雖風
度凝遠而凜然巖峻有不可犯之色望之知爲正人
君子也上有宋阜陵題讚按宋錄唐名臣後惟狄梁
公段司農郭汾陽與公四家子孫當受官者持畫像
告勅玄宗御札請闕下爲左驗宣和中御札留秘府
像仍歸其家此其持請闕下受官經阜陵御覽而爲

之讚與史稱公弱體有醞籍玄宗每愛其風度岳往來曲江見畫像數本皆爲豐碩盛麗有富貴氣疑非當時真本及得此像然後知彼皆後人轉相模寫失其真也然公以開元貳拾壹年拾壹月再入中書貳拾肆年拾壹月罷政事其時主德寢荒小人朋比用事公侃侃諤諤事無細大必力爭聽從者十不能二三今觀此像義形於色若有不盡忠憤者玄宗以風度愛重公要爲不知公觀者亦尚有以識此也耶乙巳秋柒月旣望模一本遺守祠孫澤禧俾庋祠下并書其始末以告之遠從孫岳惟喬謹識

張荊州畫贊并序

中書令始興文獻公有唐鯁亮之臣也開元二十二年玄宗春秋高矣謂太平自致頗易天下綜覈稍怠推納浸廣若君子小人摩肩于朝直聲遂寢邪氣始勝中興之業衰焉公於是以身社稷自任抗危言而無所避秉大節而不可奪小必諫大必諍攀帝檻曆天階犯雷震之威不齊不止日月幾蝕卻爲分明虎而冠之不敢猛視群賢倚賴天下仰望凜凜乎千載之望矣不虞天將啓幽薊之禍伴姦臣乘釁以速致戎詐成讒勝聖不能保瓠我公袞寘于候服

身雖遠而諫愈切道既寒而誠彌堅憂而不怨終老南國於戲功業見乎變而其變有二在否則通在泰則窮開元初天子新出艱難久憤荒政樂與群下勵精致理於是乎有否極之變姚宋坐而乘之舉爲時要動中上急天光照身宇宙在手勢若舟楫相得當洪流而鼓迅風崇朝千里不足怪也開元末天子倦于勤而安其安高視穆清霈然大滿於是乎有泰極之變荊州起而扶之舉爲時害動拂上欲日與讒黨抗行于交戟之中勢若微陽戰陰衝密雲而吐丹氣欵耀而滅又何難乎所痛者逢一時事一聖踐其跡執其柄而有可有不可有成有不成以五差池草莽沈落光耀者復何言哉復何言哉曹谿沙門靈徹雖脫離世務而猶好正直構其圖像因以示余覩而感之仍作贊曰

唐有棟臣往矣其邈世傳遺像以覺後學德容恢異天骨峻擢波澄東溟日照泰嶽具瞻崇崇起敬起忠貌與神會凜然生風氣蘊逆鱗色形匪躬當時曲直如在胸中鯢鱗初脫激海以化羊角中類靡天而下無喜無愠亦如斯畫嗚呼爲臣傲爾夙夜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一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一

頌贊賦

龍池聖德頌并序

開元紀功德頌并序

聖應圖贊并序

開元正歷握乾符頌并序

白羽扇賦并序及御批

荔枝賦并序

龍池聖德頌

臣聞昔者玄德升聞皇天眷命元聖有作上帝何言

必見意於休徵不忘象於幽贊惟茲降鑿若曰專精
道周萬物者其神充功濟生人者其祥大粵若古始
肇有君臣巢燧之前疇冥無紀書契而後煥炳可觀
若乃鬼神睚眦品彙紛錯性命未正吉凶不定而太
昊氏將通其德則河爲之出圖人食未粒鳥獸是茹
時不畊稼器無耒耜而神農氏將教其本則天爲之
雨粟蚩尤不道炎帝不制銅鐵鑄兵豺狼橫厲而軒
轅氏將禁其暴則天爲之降玄女洪水方割下人昏
墊堯德莫能弭其災舜功不能除其害而夏后氏將
底其績則洛爲之出書自茲以還殆三千歲矣其間

水火更王雲物告符有若狼銜鈎魚躍舟素靈哭黃
星見豈不以湯德有慙武善未盡漢道旣雜魏方亦
偏唯以一至之應且爲興王之兆則未有錫真符聖
受明命遠與夫禹相續超與上皇比崇如我國家之
盛者焉洪惟龍池蓋天之所以祚聖即今上下屈之
舊真京師爽塏之所傍無竇澤中勿濫泉非常而靈
液涓流無幾而神池浸廣榮光休氣若煙若雲所未
嘗有則此之出清可以鑑而深不見底鱗介瑰詭於
物其中時莫知其所然日徒見其有異中宗採識者
之議壓玉氣而來遊聖上處或躍之時出飛龍而合

應臨淄始封也邸第在馬上黨歷試也靈符紹至天
其以是求命我唐圖象丁寧有所底止其若茲也夫
成數有時而否至理無代而亡固在乎大聖之生乘
運而作鼓天下之動安天下之危故將順成功自古
之啓佑也如彼克定多難自天之叶贊也如此初中
宗韋氏后黨窺隙大盜狃於得志群慝起而擅權若
綴旒然當此時也天與若不恥鬼謀或不協則我祖
宗之業無乃將墜而億兆之命亦猶倒懸聖上感之
提劍而起雷霆一奮秋沴以清內難旣衰外虞有謐
惟戴太上照臨萬邦贊天之爲與人更始系皇統維

乾綱决綻補壞蕩瑕滌穢而乃闕典咸備舊章悉舉
處窮盡達在困必通品物資以再生寰區爲之一變
然後返華僞於朴還澆漓於淳以大道爲原以至仁
爲根動推是心以禱於事人允德而興行神享誠而
介福故不在於刑罰不在於禱請大造裁成玄猷允
塞有如陽春播澤觸類皆滋太山起雲無遠不徧雖
昆虫草木與蠻貊要荒樂其所生安其所習在牛牟
而勿踐有干戈而載戢又况於衣冠華夏禮樂家邦
而不刑於斯頃不久於漸漬者也夫然何教非德何
化非經何能事之不舉何醇清之未極周溥洋溢於

穆緝熙至於太和莫不克若體侔天地之大事出皇王之表豈擎蹠曲拳盡禮極力將用彥聖不啻其口所能稱誦於吾君所可殆庶於至德且往者之有開也天感精以降聖聖敬命以奉天此誠有元則欽明文思及茲報本必嚴禋齋粟靈慶以屬之神化以答之與初相明其徵乃著絲綸先兆非篤信歟由是言之統天者人合符者聖而差德序命殊尤卓絕豈多乎哉至如古之興王必有所感五帝更尚五運旁通土者黃中之精於金爲玉水者善利之物於土爲配苟膺期而有來必合德而爲表是則然矣天其或者亦以阜育群化發揮茂祉始告以聖有明徵終成乎帝之神冊因其立象之本會以相乘之數則載代六百歷紀千年變而通之胡可量也宗子宗正卿褒信郡王璆等若干人伯父伯兄仲叔季弟聚族相與詣闕上言天意昭著固已久矣人事符合亦云至矣而一德是建太階旣平靈臺靈沼赫赫明明天之爲大雖莫能名皇王之錫豈無頌聲上初克讓抑而未許至於累請乃曰俞哉史臣不敢獻頌曰

茫茫元昊載凝載薄在帝廟徽繼天而作浩浩洪水包山襄陵亦命禹夏氏以興龍圖龜書二王是膺

湯武已下夫何足數

右元命

於鑠巨唐乘運而起續禹之遺系堯之紀五聖在天
丕命曾孫高視河洛同符混元亦有黃龍出於靈沼
明明穆穆天子之表

右聖德

倬彼東井昭章于天沉精降液下爲靈泉靈泉有泚
其深無底泌之洋洋其甘如醴清德之鑑柔道之體
洪源濟規實天之啓

右靈泉

濯濯靈泉洞冥皇祗滋液流衍化爲神池曰止曰行
惟聖之作匪鱣匪鮪惟龍之躍植物斯生動物斯樂
天眼有見曾是不涸

右神池

靈有休氣紛紛郁郁如山之包如雲之簇潛龍在下
瞻烏斯屋兆云其吉周爰咨詢旣執八我龜又叶我人
鑄錐舊京其命維新

右休氣

蜿蜿黃龍神池自出豈化恍惚噴雲沃日告帝之符
其儀孔吉或潛于泉或見于田與時順動亦應乎天

克配我皇無得稱焉

右黃龍

開元紀功德頌序

臣聞蠻夷猾夏唐虞已然天之所生類不可絕嘗有拓境者矣而固也爲患或有款塞者矣必也無親是以古之哲王審其若此則限以荒服斷非純臣不貢不王武功居後不庭不率文德是先三代所以直道自蠻所以向化迨乎春秋之衰諸侯以力征伐自出戎心大啓謀夏亂萃于盟偪好王綱弛而若綴天道厭而將革則有強能攘劫暴惡交侵雖雜霸之無成亦反經之所取其負力者乃塹山堙谷盡境而築于城其黷武者則輓粟飛芻窮兵以耗中國又失於下策而悔在來年彼王畧之不恢始千餘載矣夫有其虞而無豫思其患而不圖所謂能國將安貴聖物豈終否道非固窮鑑之者昊天救之者英主玄命陰騭昇付神武我太宗一戎衣而大定我皇帝再受命而太平不是古而務文不非今而忘戰以時變而消息元與天而合符日月之所照臨陰陽之所陶冶凡有在地莫不稟朔而東夏郡縣北際山戎先是四十年侵軼數百里自茲氣亦數以病告旣威讓之不恭且

力制之不可或朝或否爲虺爲蛇幽朔未遑以滅烽
邊城安得而弛柝曠日持久兵連禍率率由事邊是
無寧歲二十二年春乃命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中
丞幽州長史張守珪將中軍都督諸鎮雄名先路夷
裔生風載馳信臣繼發精卒戒嚴有赫張皇若神公
卿大夫未始測也將校部曲亦莫知也皇帝方日靖
以慮之乾綱以斷之初決策於九重已收功於萬里
矣二十二年冬十有二月中貴將命元戎受律三軍
疾雷於非時二庭喪膽於非意款遁則衆潰不保款
拒則兵鋒莫當因而僞略幸且紆柵遽圖反覆將肆

鳴張觀釁先人豈伊負我以間謀而情消乘猶榜而
計從或竒兵以嘗或厚利以啗無何變作果自族誅
兇元惡首地或神誘假天威而無前覆鳥巢而何有
於是諸部大駭率衆復歸責以不義之尤捨其不臣
之罪旣以卽序有威且懷載籍以來固未之見也昔
我睿祖取句麗於拾遺今茲聖謀易林胡於反掌獻
功有續後嗣無忘百王所廢之勳四夷未賓之俗自
我底定巍乎登皇其若此也於是彼節使與羣帥困
東師之凱旋離而族談合而公議以爲主上憫一隅
之苦垂不伐之畧以計易戰以信去兵神斷自天虜

平不日且軍未血刃敵免膏原密承無方之謀坐致
不陣之捷有征無戰即王者之師歟而不彰美於吾
君得無臣子之罪不表聖於帝載曷稱文武之時乃
率其屬至於固請帝三讓德而曰俞哉夫曲成萬類
者天爲而不有下濟兆庶者聖成而不居物無謝生
於天雖云至道人無歸功於聖何以最靈雖無已無
名所宜絕於言象而惟忠與義固不廢於頌述大雅
云徐方旣同天子之功又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其
此之謂也臣再拜頓首敢獻頌曰

赫赫天威兮被遐荒
蠢茲山戎兮不來王命南仲兮
整六師出幽陵兮輔九夷
鑿赤山兮蕩滄海兮無告
兮伐有罪徒不勤兮
非不殆虜虜震懼兮
兵氣倍昔負固兮
今安在魁自殲兮
齋旣平謀旣集兮
聖自明我不戰兮
獻戎捷俾厥後兮
揚大聲

聖應圖贊并序

臣聞啓聖者天也宜有以覺悟受命者聖也必有以
明徵故神不言而可知時將至而先兆當陛下龍潛
上黨也或託類於雲物或效靈於卜筮意者天之丁
寧垂象唯恐後時又以潞水之泓深山鹿之捷走馳
騎是獲羈流不濡非力所能以明或耀乾之上體時

在九四神道幽贊聖期密通自後而占何著明其若
此蓋天福海內地降聖跡以瑞非常之后以决如神
之策至于再三明必信耳有郡掾崔弼時其從行見
龍騎先馳謂河流可涉亦旣數步遽已滅頂不沉也
安足以驗飛無凡也於何以昭聖事來自久命常惟
新臣不勝至願謹爲聖圖遂獻贊曰
龍之或躡泉有可深神亦成象化爲背禽凌厲是獲
明命則恍如彼從掾焉能不沉

開元正曆握乾符頌并序

臣伏見景寅制書以開元曆握乾符書示天下幸甚
其沙門玄侶等所言蓋部著舊傳洛下閎改顯珎曆
推校最爲精密而曰後八百歲其曆差一日當有聖
人定之至于今曆果有差聖果有定誠非常之嘉應
曠代之靈符不可得而間也臣誠歡誠喜臣聞天道
先聖而啟期聖人後天而奉時不當乎天心不在曆
數不登乎聖道不合元符玄命定而王者應幽數起
而明者察故洛下閎極其數而知來著舊傳尚其占
而示後我皇帝無思而感自然玄同僧玄侶等幸會
而言豈云素慮非人事也非神道也天固已儲祥以
俟時積分以差日出入數代多曆年所疇人極力不

能課其祥上林雜候亦莫徵其失則明天意以俟聖
期期數未臻乃藏於密聖證將至如應如響彼幽深
之何有此會通之不謀所以下叶黃鐘上稽玄象以
和六氣以合三光復其見心間不容髮斗樞且運而
况於人時元氣已調而况於月令於戲天下之動日
用不知昆蟲草木生者自遂麟鳳龜龍靈者自瑞蠻
夷戎狄遠無不至山川鬼神幽罔不洎此聖人所以
定天下之象通天下之志天人之道備也昔者河出
圖洛出書自時厥後符命非一空文而無應其殆乎
人爲實錄而有徵焉用乎龍負則洛下閎者此其神

乎不然是何見之明也夫聖有時而不作物無聖
不觀仲尼感時於鳳鳥古人嘆壽於清河皆傷於不
達而恨於難見我后受成命重先乎文武累聖而無
窮殊祥而無數彼衰命之者曾不得而朝聞凡今之
人誠何幸而目覩由是觀之當其來運唐虞之臺可
封非其有時孔丘之徒不遇此千載之會也萬物豈
知其謝生於天乎兆人亦云忘力於帝乎微臣荷寵
靈揚休命則臣子之忠在於盡美而惟天之大終莫
能名不勝區區敢獻頌曰

於皇惟后受命于天時來于今兆是厥先既定乃日

允叶斯年赫赫光明應于上玄

白羽扇賦并序

開元二十四年夏盛暑奉勅使大將軍高力士賜宰
臣白羽扇某與焉竊有所感立獻賦曰

當時而用在物所長彼鴻鵠之弱羽出江湖之下方
安知煩暑可致清涼豈無紈素采畫文章復有修竹
剖析毫芒提携密邇搖動馨香惟衆珍之在御何短
翮之敢當而竊思於聖后且見持於未央伊管臯澤
乏時亦有雲霄之志苟效川之得所雖殺身之何忘
肅肅白羽穠如微風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

御批答

朕頃賜扇聊以條暑卿立賦之且見情素詞高理妙
朕詳之久矣然佳彼勁翮方資利用與夫弃捐篋中
義不當也

荔枝賦并序

南海邑出荔枝焉每至季夏其實乃熟狀甚瓌瑰味
精其滋百菓之中無一可比余往在西掖嘗盛稱之
諸公莫之知而固未之信唯舍人彭城劉侯弱年遷
累經于兩海一聞斯談倍復喜歡以為其旨之極也
又謂龍眼凡菓而與荔枝齊名魏文帝方引蒲桃及

龍眠相比是時二方不通傳聞之大謬也每相顧開
議欲爲賦述而世務卒卒此志莫就及理郡暇日追
叙徃心夫物以不知而輕味以無比而疑遠不可驗
終然求屈况士有未效之用而身在無譽之間苟無
深知與彼亦何以異也因道揚其實遂作此賦菓之
美者厥有荔枝雖受氣於震方實稟精於火離乃作
酸於此裔爰負陽以從宜蒙休和之所播涉寒暑而
匪虧下合園以擢本傍陰畝而抱規紫紋紺理黛葉
紺枝翁鬱而窳窳對環合而芬繩如蓋之張如帷之垂
雲煙沃若孔翠于斯靈根所盤不高不卑陋下澤之

泪如惡層崖之嶮巖被前志之或妄何側生之見疵
爾其勾芒在辰凱風入律肇允含滋芬敷謚溢綠穗
靡靡青英苾苾不豐其華但其其實如有意乎敲本
故微文而妙質蒂約房而攢萃皮龍鱗以駢比膚玉
英而含津色江萍以吐日朱苞剖明增出罔然數寸
猶不可死未玉齒而殆銷雖瓊漿而可軟彼衆味之
有五此其滋之不一伊醇淑之無準非精言之能悉
聞者徵而竦企見者訝而驚佗心志可以蠲忿口爽
可以忘疾且欲神於醴露何比較之湘橘援蒲桃之
見機亦古人之深疾若乃卑軒洞開嘉賓四會時當

煥煜客或煩憤而斯果在焉莫不心侈而體狀信雕
盤之仙液實玳筵之綺績有終食於累百愈益氣而
治內故無厭於所甘雖不貪而必愛沉美李而莫取
浮其瓜而自退豈一座之所榮冠四時之爲最夫其
貴可以薦宗廟其珍可以羞王公亭十里而莫致門
九重兮曷通山五嶺兮白雲江千里兮清楓何斯美
之獨遠嗟爾命之不工每被銷於凡口罕獲知於貴
躬柿可稱乎梁侯梨何幸乎張公亦因人之所遇孰
能辯乎其中哉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一終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二

雜詩·樂章

南郊禮畢酌宴

早渡蒲津關

皇帝幸晉陽宮

二相南出雀鼠谷

次成皋

過王濬墓

經孔子舊宅

經河上公廟

賜諸刺史題座右

瑞雪

早發三鄉山行

溫泉歌

燭龍齋祭

喜雨

送十道使

次瓊岳韻

送李尚書入蜀

初出洛城

謁玄元帝

南郊樂章

龍池篇

太尉凱安之樂

燕國公赴朔方

早登太行山

登封禮畢酺宴

經華山

經函谷關 渡潼關

朝堂望南山

望秦始陵 賦芍藥

寓直夜聽蟬

從幸溫湯喜雪

秋夜望月

和秋夜望月 喜雨

折梅

直夜簡諸公

和裴侍中拜掃

哭李尚書 贈張丞相

酬宋使君

酌舍人見示 詠竹

小園夕霽

南亭宴集 答宗拾遺

贈兩省舊寮

答贈竹簪詩

答靳博士

酬宋使君

和幽庭春暄

贈常明府

周判官改秘書

答基母學士

酬王六書懷

酌王六寒朝

酬王履震遊園林

謁司馬道士

春望書懷

登恨峴山

重陽登龍山

上巳登龍山

晚霽東閣

登南樓

登高安南樓

望西山

石頭驛樓

登荊州城望江

登荊州城樓

秋晚登樓

登臨沮樓

登古陽雲臺

登薛公道遙臺

蔡起居郊館

同田公賦詩

尋幽居處

遊石窟山

林亭詠

郡舍南園畦

臨泛東湖

荊州懷始興林泉

高齋言懷

遊家園

郡內閑齋

晨出郡舍林下

司馬崔頌和

晨坐齋中

賦不顧秋蘭

城南隅山池

林亭寓言

舊居閑放

感寓

寄裴宣州

贈裴耀卿

酬裴耀卿

奉和聖製南郊禮畢酬宴

配天昭聖業率土慶輝光春發三條路酣開百戲場
流恩均庶品縱觀聚康莊妙舞來平樂新聲出建章
分曹日抱載赴節鳳歸昌幸奏承雲樂同瞻湛露陽
氣和皆有感澤厚自無疆飽德君臣醉連歌奉栢梁

奉和聖製早渡蒲津關

魏武中流處，軒皇問道迴。
長堤春樹發，高掌曙雲開。
龍負王舟渡，人占僊氣來。
汀萍會日月，天仗役風雷。
東嶺重關盡，西馳萬國陪。
還聞股肱罷，元首詠康哉。

奉和聖製幸晉陽宮

隋季失天策，萬方罹凶殘。
皇祖補義旗，三靈皆復安。
聖期將申錫，王業成艱難。
盜移未改命，曆在終履端。
彼汾惟帝鄉，洪都信鬱盤。
一月朔巡狩，羣后陪清鑾。
霸迹在沛庭，舊儀覩漢宮。
唐風思何深，舜典敷更寬。
家蒙扮，猶復邑爭牛。
酒歡，緬惟剪商後，豈獨微雨歎。

三后既在天，萬年斯石刊。
尊祖實我皇，天文皆仰觀。

奉和聖製同二相南出雀鼠谷

設險諸侯地，永平聖主巡。
東君朝二月，南旆擁三辰。
寒出重關盡，年隨行漏新。
瑞雲叢捧日，芳樹曲迎春。
舞詠先馳道，恩華及從臣。
汾川花鳥意，併奉屬車塵。
奉和聖製次成阜先聖捨建德之所

天命誠有集，王業初惟艱。
剪商自文武，夷項在茲山。
地識斬蛇處，河臨飲馬關。
威加營運往，澤流今聖還。
尊祖頌先烈，嚴歌安用攀。
紹成即我后，封岱出天關。

奉和聖製過王濬墓

漢皇思鉅唐晉將在弘農入蜀舉長義昇平吳成大功
與渾雖不協歸浩實爲雄孤績淪千載死名感聖衷
萬乘渡荒隴一顧塵生風古節猶不棄今人爭效忠

奉和聖製經孔子舊宅

丘門大山下不見登封時徒有先王法今爲明主思
恩加萬乘幸禮致一牢祠舊宅千年外光華空在茲

奉和聖製經河上公廟

昔者河邊叟誰知隱與仙姓名終不識章句此空傳
跡爲坐忘晦言猶強著詮精靈竟何所祠宇獨依然
道在紆宸睠風行動睿篇從茲化天下清淨復何先

奉和聖製賜諸州刺史以題座右

聖人合天德洪覆在元元每歲春生念不以黃屋尊
興化俟群辟擇賢守列藩得人此爲盛咨岳今復存
降鑒引君道慈勲啟政門容光無不照有象必爲言
成憲知所奉致理歸其根肅肅稟玄猷煌煌戒朱軒
豈徒任遇重兼爾宴鋤繁戟門勵巨節持答明主恩

奉和聖製瑞雪篇

雜言

萬年春三朝日上御明臺旅庭實初瑞雪兮霏微俄
同雲兮象密此時發切陰風生先過金殿有餘清信
宿禪娟飛雪度能使玉人俱掩嫵皓皓樓前月初白

紛紛陌上塵皆素昨訝驕陽積數旬始知和氣待迎
新匪惟在人利曾是扶天意天意豈云遙雪下不崇
朝皇情說無數雪委方盈尺草樹紛早榮京坻宛光
積君恩誠謂何歲稔復人和預數斯箱慶應如此雪
多朝冕旒兮載悅想臺笠兮農節倚瑤琴兮或歌績
薰風兮瑞雪福浸昌應尤盛瑞雪年年常感聖願以
恒梁作長為柳花詠

奉和聖製早發三鄉山行 七言

羽衛森森西向秦山川歷歷在清晨
雲稍卷寒巖樹宿雨能銷御路塵
聖德由來合天道靈符即此應

時巡遺賢一一皆羈致猶欲高深訪隱淪

奉和聖製溫泉歌 雜言

有時神物符聖人去後湯還冷
來時樹亦春今茲十月自東歸
羽旆遙逾上翠微溫泉谷
葱葱佳氣色離宮奕奕斗光輝
臨潯川近天邑浴日溫泉復在茲
群仙洞府那欄尾吾君利物心
玄澤浸蒼黔漸清神湯無疾苦
薰職一曲感人深

奉和聖製燭龍齋祭 四言

上帝臨下鑒亦有光
孰云陰隲惟聖克彰
六月徂暑四郊信陽
我后其勤告于壇場
精意允溢群靈鼓舞

今朝雲霈然時雨雨我原田亦既有年燭龍煌煌
明宗報祀于以助之天人帝子聞詩有訓國風茲始

奉和聖製喜雨四言

艱我稼穡載育載亭如物應之曷聖與靈謂我何憑
惟德之馨誰云天遠以誠必至太清無雲義和頓轡
于斯蒸人瞻彼非覬陰冥條忽霈澤咸泊何以致之
我后之感無臯無隰黍稷黠黠無卉無木敷芬黠黠
黃龍勿來鳴鳥不思人和年豐皇心則怡豈與周宣
雲漢徒詩

奉和聖製送十道採訪使及朝集使

三年一上計萬國趨河洛課勗力已陳賞延恩復博
書衣深共理政瑟其咸若首路迴竹符分鑿楊木鐸
戒程有攸徃詔錢無淹泊昭晰勸責文獻勤在人瘼
持久望茲念克終勸所托行已當自強春耕庶秋穫

奉和聖製次瓊岳嶺

山祗亦望幸雲雨見靈心岳嶺逢朝霽關門解宿陰
咸京天上重清渭日遠臨我武因冬狩何言是即禽
奉和聖製送李尚書入蜀

眷言感忠義何有間山川狗節今如此離情空復然
皇心在勤恤德澤委昭宣周月成功後明年或勞還

奉和聖製初出洛城

東土淹龍駕西人望翠華山川抵詢物宮觀豈爲家
十月星迴斗千官日捧車洛陽無恙思巡幸更非賒
奉和聖製謁元台玉帝廟齋

興運昔有感建祠北山顛雲雷初締構日月今悠然
紫氣尚蒼鬱玄元如在瀉迨茲事追遠輪奐復增鮮
洞府香林處齋壇清漢迤吾君乃尊祖夙駕此留連
樂動人神會鍾成律度圓笙歌下鸞鶴芝木萃靈仙
曾是福黎庶豈唯味虛玄合賡歌徒有作微薄謝昭宣

南郊文武出入和之樂

四言樂章

祝史辭正人神慶叶福以德昭享以誠接六變云
百禮斯浹祀事孔明祚流萬葉

奉和聖製龍池篇

天啓神龍生碧泉泉水靈源浸迤延飛龍已向珠潭
出積水仍將銀漢連畔傍花柳看勝畫浦上樓臺問
是仙我后元符從此得方爲萬歲壽圖川

南郊太尉酌獻武舞作凱安之樂

樂章

馨香惟后德明命先天保肅祀崇聖靈陳信表皇道
玉戚初踊厲金鉞既詳好介福何穰穰精誠格穹昊
奉和聖製送尚書燕國公赴朔方

宗臣事有征廟筭在兵天勳三台座人當萬里城
朔南方偃革河陽變楊旌靈錫從仙禁光華出漢京
山川勤遠略原隰軫皇情爲奏薰琴唱仍題寶劔名
聞風六郡勇計日五戎平山自應應疾留侯功復成
歌鍾旋可望枕席豈難行四野何時入吾君憶履聲

奉和聖製途經華山

萬乘華山下千巖雲漢中靈居雖突密睿覽忽玄同
日月臨高掌神仙仰大風攢峰勢岌岌翊轡氣雄雄
揆物知幽贊銘勲表聖衷會應陪檢玉來此告成功

奉和聖製早登太行山率爾言志

孟月攝提貞乘時我后征晨嚴九折度暮戒六軍行
日御馳中道風塵卷太清戈鋌林表出組練雪間明
動植希皇豫高深奉睿情陪遊七聖列望幸百神迎
氣色煙猶喜恩光草尚榮恩果稱萬歲今此復同聲

奉和聖製登封禮畢洛城酺宴

大君畢能事端宸樂成功運與千齡合懽將萬國同
漢酺歌聖酒韶樂舞薰風河洛榮光遍雲煙喜氣通
春華頓覺早天澤倍加崇草木皆沾被猶言不在躬

奉和聖製經函谷關作

函谷雖云險黃河復已清聖心無所隔空此置閑城

奉和聖製渡瀟關口號

隱嶙故城壘荒涼空戍樓在德不在險方知三道休
奉和吏部崔尚書雨後大明朝堂望南山

迢遞終南頂朝朝閭闔前鳩來青綺外高在翠微先
雙鳳塞爲闕群龍儼若仙還知到玄浦更是謁甘泉
夜雨塵初滅秋空月正懸詭容紛入望霽色宛成妍
東極葦陰踐西彌嶠冢連奔峯出嶺外瀑水落雲邊
漢帝宮將苑商君陌與阡林間鋪近甸煙靄遮晴川
旣庶仁斯及分憂政已宣山公啓事罷吉甫頌聲傳
濟濟金門步洋洋玉樹徧徒歌雖有屬清越豈同年

和黃門盧監望秦如皇陵

秦帝始求仙驪山何遽卜十年旣無效茲地所宜復
徒役如雷奔玠怪亦雲蓄嶮首無寄命赭衣相馳逐
人怨神亦怒身死宗遂覆土崩失天下龍關入函谷
國爲項籍屠君同華元戮始拙旣由楚終焚乃因牧
上宰議楊賢中阿感桓速一聞過秦論載懷空杼軸
蘇侍郎紫微庭各賦一物得芍藥

仙禁生紅藥微芳不自持幸因清切地還遇艷陽時
名見桐君錄香聞鄭國詩孤根若可用非直愛華滋

和崔黃門寓直夜聽蟬之作

蟬嘶玉樹枝向夕惠風吹幸入連霄聽應綠飲露知
思深秋欲近聲靜夜則宜不是黃金飾清香徒爾爲
和姚令公從幸溫湯喜雪

萬乘飛黃馬千金狐白裘止逢銀燄積如向玉京遊
瑞色鋪馳道花文拂綵旒還聞吉甫頌不共郢歌儔
和秋夜望月憶韓席等諸侍郎因以投贈吏

部侍郎李林甫

秋天碧雲夜明月懸東方皓皓庭際色稍稍林下光
桂華澄遠近瑩絲散池塘鴻鳳飛難度關山曲易長
撥予秉孤直虛薄忝文章握鏡慙先照持衡愧後行

多才衆君子載筆又辭場作賦推潘岳題詩許謝康
當時陪宴語今夕恨相忘願欲接高論清晨朝建章
和吏部李侍郎見示秋夜望月憶諸侍郎之
什其卒章有前後行之戲因命僕繼作

清秋發高興涼月復闌霽青光逐露華滿情因水鏡搖
同持亦所見異路無相招美景向空盡歡言隨事銷
忽憶金華作誠如玉律調南宮尚爲後東觀何其蓋
名數雖云隔風期幸未遙今來重餘論懷此更終朝

和崔尚書書齋

積陽雖有晦經月未高炎上念火天重先祈雲漠迥

仁心及草木號令起風雷照爛陰霞止交紛瑞雨來
三辰破黍稷四達屏氛埃池沼因添蒲林芳爲洒開
聽中聲滴瀝空處影徘徊惠澤成豐歲昌言發上才
無論驗石鼓不是御雲臺直頌皇恩浹崇朝遍九垓

和王司馬折梅寄京邑昆弟

離別念同嬉方榮欲共持獨攀南國樹遙寄北風時
林倩迎春早花愁去日遲還聞折梅處更有棣華詩

和許給事直夜簡諸公

未央鐘漏晚仙宇謁沉沉武衛千廬合嚴扃萬戶深
左掖知天近南窓見月臨樹瑤金掌露凝寒從畫樓陰

他日聞更直中霄屈所欽聲華大國寶夙夜近臣心

逸興乘高閣雄飛在禁林寧思竊怍者情發爲知音

和裴侍中承恩拜節旌旋轡途中有懷寄州縣

官寮鄉園故親

嵩岳神惟降汾川出氣雄出才作霖雨繼代有清通
天下稱賢相朝端挹至公自家來佐國移孝入爲忠
霜露多前感丘園想舊風巡過昔北問俗到河東
便道恩華降還鄉禮教崇野樽延故老朝服見兒童

和姚令公哭李尚書

貴賤雖殊等平生竊下風雲泥勢已絕山海納還通

忽歎登龍者，將甲鶴同舉。詩猶可托，劔履獨成空。
疇昔嘗論體，興言每匪躬。人思崔琰議，朝掩祭遵公。
作善神何階，依仁命不融。天文靈北斗，人事罷南宮。
上宰旣傷舊，下流迷感衷。無恩報國士，徒欲問玄穹。
張丞相與余有孝廉校理之舊，又代余爲荊
州故有此贈襄州刺史宋鼎

漢上登飛憶荆南，歷舊居已嘗。館砌橘更覩，躍池魚
盛德繼微妙，深衷能卷舒。義申蓬閣際，情坦廟堂初。
絕冠文章美人懷，燮理絲皇爲。儻照亮，豈厭承明廬。

酬宋使君作

時來不自意，宿昔謬樞衡。翊聖負明主，妨賢媿友生。
罷歸猶右職，待罪尚南荆。政有留裳舊，風因繼組成。
高軒問疾苦，蒸庶荷仁明。衰廢時所薄，祗言僚故情。
酬通事舍人寓直見示篇中兼起居陸舍人

景獻

軒掖殊清秘，才華固在斯。興因膏澤洒，情與惠風吹。
所羨應人譽，何私恋我儀。同聲感喬木，比翼謝長離。
價以陸生減，賢歎鮑叔知。薄遊嘗獨愧，芳詠乃兼施。
此夜金閨籍，伊人瓊樹枝。飛鳴復何遠，相顧幸媿媿。

和黃門盧侍御詠竹

清切紫庭垂葢，黈防露枝色。無玄月變聲，有惠風吹
高節人相重，虛心世所知。鳳皇佳可食，一去一來儀。

和蘇侍郎小園夕宴寄諸弟

清風閭闔至，軒蓋承明歸。雲月愛秋景，林堂開夜扉。
何言蕪濟日，尚與宴私違。與屬蕪葢變，文因棠棣飛。
人倫用忠厚，帝德已光輝。贈弟今為貴，方知陸氏微。

和常尚書客梓州元南亭宴集

棠棣聞餘興，烏衣有舊遊。門前杜城陌，池上岷江流。
暇日嘗繁會，清風詠閒脩。始知西時歟，同氣此相求。
與袁補闕尋蔡拾遺會，此公出行後，蔡有五

韻詩見贈以此篇答焉

轍迹陳家巷，詩書孟子鄰。偶來乘興者，不值草玄人。
契是忘年合，情非累日申。聞君還薄暮，見眷及茲辰。
贈我如瓊玖，將何報所親。

酬趙二侍御使西軍贈兩省舊寮

石室先鳴者，金門待制同。操刀嘗顧割，持斧竟稱雄。
應敵兵初起，緣邊虜欲空。使車經隴月，征旆統河風。
忽枉兼金詎，非徒秣馬功。氣清蒲海內，聲滿栢臺中。
顧已塵華省，欣君震遠邦。明時獨匪報，嘗欲退微躬。

答陳拾遺贈竹筴

與君嘗此志因物復知心
遺我鍾龍節非無玳瑁簪
幽素宜相重雕章豈所任
爲君安首飾懷此代兼金
答太常靳博士見贈一絕

上苑春先入中園
花書韻唯餘幽徑草尚待日光催
酬宋使君見貽

陟隣初稟訓獻策幸逢時
朝列且云忝君恩復若茲
庭闈際海曲輶傳荷天慈
顧已歡烏鳥聞君泣素絲
才明應主召福善豈神欺
但願白心在終然涅不緇
武司功初有幽庭春暄見
詒夏首獲見以詩

報焉

芳月盡離居幽懷重起予
雖言春事晚尚想物華初
遲日曛方照高齋澹復虛
筭成林向密花落樹應踈
贈鯉情無問求鶯思有餘
暄妍不相待含歎欲焉如

贈澧陽常明府

君有百鍊刃堪斷七重犀
誰開太阿匣持割武城鷄
竟與尚書佩還應天子提
何時遇操宰當使玉如泥
酬周判官巡至始興會改
秘書少監見貽之作兼呈
耿廣州

惟昔遷樂土追今已重世
陰慶荷先德素風慙後裔
唯益梓桑豈冀稟山川
屬于時初自勉揆已無兼濟

瘠土資勞力良書欲蒙蔽一探石室文得擢金門第
既起南宮草復掌西掖制過舉及小人使蕃在中歲
亞司河海秩轉牧江湖滋勿謂符竹輕但覺涓塵細
一麾尚云忝十駕宜乖稅心息已如灰跡牽且爲贅
忽捧天書委將革海隅弊朝聞猶誠節夕飲蒙瘴癘
義疾耻無勇盜憎攻亦銳葵藿是傾心豺狼何返噬
履無耳所受勞賢而相曳攬轡但荒服猶坂便私第
嘉始獲申恩華復尤繼無庸我先舉同事君猶滯
當推奉使績且結拜親契更延懷安旨曾是慮危際
善謀雖若茲至理焉可替所仗有神道况承明主惠

在洪州答其蔡母學士

旬雨不愆期由來自若時爾無言郡政吾豈歎天欺
常念治塵益惟歡草樹滋課成非所擬人望在東菑
酬王六霽後書懷見示

雲雨俱行罷江天已洞開炎氛霽後滅邊緒望中來
作驥君垂耳爲魚我曝鳃更憐湘水賦還是洛陽才

酬王六寒朝見詒

賈生流寓日揚子寂寞時在物多相背唯君獨見思
漁爲江上曲雪作郢中詞忽任芝蘭詠長懷伐木詩

酬王履震遊園林見詒

宅生惟海縣素業守郊園中覽霸王說上激明主恩
一行罷蘭筵數載歷金門既負潘生拙俄從周任言
透迤戀軒陛蕭散及丘樊舊經稀人跡前池無水痕
併看芳樹老唯覺弊廬存自我棲幽谷逢君醫藥益
孟軻應有命賈誼得無冤江上傷行遠林門偶避喧
地偏人事絕時霖鳥聲繁獨善心俱閉窮居道共尊
樂因南澗藻夏豈北堂萱幽意如投漆新詩重贈軒
平生徇知己寤達與君論

登南岳事畢謁司馬道士

將命祈靈嶽廻策詣真士絕跡尋一徑異香聞數里

分庭八桂樹肅容西童子入室希把柶登床顧啓齒
誘我棄智訣迫茲長生理吸精反自然鍊藥求不死
斯言眇霄漢顧子嬰紛泮相去九牛毛慙嘆知何已

登樂遊春望書懷

城隅有樂遊表裏見皇州策馬晚長遠雲山亦悠悠
萬壑精光滿千門喜氣浮花間直城路草際曲江流
憑眺茲爲美離居方獨愁已驚玄髮換空度綠萸柔
奮翼龍中鳥歸心海上鷗既傷月逝且欲桑榆收
豹變焉能及鸞鳴非可求願言長徒所好初服返林丘

登襄陽峴山

昔年丞攀踐征馬復來通信老山川舊誰知歲月何
蜀相吟安在羊公碣已磨令圖猶照莫嘉會亦蹉跎
宛宛樊城岸悠悠漢水波逶迤春日遠感寄客情多
地本原林秀朝來煙景和同心不同賞留歎此巖阿

九月九日登龍山

郡庭常窘東涼野求昭曠楚客凜秋時桓公舊臺上
清明風日好歷落江山望極遠何蕭條中雷坐惆悵
東弥首闕西拒荆門壯夷險雖異時古今豈殊狀
先賢渺不接故老猶可訪投弔傷昔人揮斤感前匠
自爲木疎散未始忘幽尚際會非有欲往來是無妄
爲邦復多幸去國殊遷放且泛籬下菊還令郢中唱
灌園亦何爲於陵乃逃相

三月三日登龍山

伊川與霸津今日祓除人豈似龍山上還同湘水濱
衰顏憂更老淑景望非春襍飲豈吾事聊將偶俗塵

晚霽登王六東閣

試上江樓里初逢山雨時連空青嶂合向晚白雲生
彼美要殊觀蕭條見遠晴情來不可極日暮水流清

登郡城南樓

閑閣幸無事登樓聊未日雲霞下里開洲渚萬形出

澹澹澄江漫飛飛度鳥疾邑人半艦艦津樹多楓橘
感別時已屢憑眺情非一遠懷不我同孤與與誰悉
平生本單緒邂逅承優秋課黍爲邦寄多慙理人術
驚鈔雖自勉倉庫素非實陳力倘無效謝病從芝木

歲初巡屬縣登高安南樓言懷

山城太孤峻憑高結層軒江氣偏宜早林英燦已繁
餘滋含宿霽衆妍在朝暎拂衣釋簿領伏檻遺粉喧
深俯東溪溥遠延南山樊歸雲納前嶺去鳥投邊村
目盡有餘意心惻不可諉竭來彭蠡澤載經數淺原
春及怛生思時哉無與言不才叨過舉唯力酬明恩
美化猶寂蔑正節徒飛奔雖無立成效庶以去思論
行復狗狐迹亦云吾道存

登樓望西山

城樓枕南浦日夕顧西山宛宛鸞鶴處高高煙霧間
仙井今猶在洪崖久不還金編惟我授羽駕亦誰攀
簷際千峯遠雲中一鳥關縱觀窮水國遊思遍人寰
勿復塵埃事歸來且閉關

候使石頭驛樓

山檻憑高望川途沙北流遠林天翠合前浦日華浮
萬井緣津者千鈔咽渡頭漁商多未事耕稼少良疇

自守陳蕃舊嘗卷玉紫樓從然騁目處豈是獲心遊
向跡雖愚者求名亦盜名息陰芳木所空復越鄉憂

登荊州城樓

天宇何其曠江城坐自拘層樓百餘尺迢遞在西隅
暇日時登眺荒郊臨故都鬱鬱見陳迹寂寂想雄圖
古往山川在今來絕邑殊北疆雖入鄭東距豈防吳
幾代傳荆國當時敵陝鄂上流空有處中土復何虞
枕席夷三峽關梁豁五湖承平無異境守隘莫論夫
自罷金門籍來參竹使符端居向林藪微尚在桑榆
直似王陵蕙非如竇武思今茲對南浦乘馬與雙鳧

登荊州城望江

滔滔大江水天地相終始經閱幾世人復歎誰家子
東望何悠悠西來晝夜流歲月既如此爲心那不愁

秋晚登樓望兩江入始興郡路

潦收沙行出霜降天宇晶伏檻一長眺津途多望情
思來江山外白晝盡煙雲生滔滔不自辨役役且何成
我來颯衰鬢孰云飄華纓握馬苦蹇跼籠禽念遐征
歲陰向晚晚日夕空屏營物生貴得性身累猶近名
內顧覺今是追歡何時平

登臨沮樓

高深不可厭巡屬復不過本與衆山絕况茲韶景和
危樓入水倒飛檻向空摩雜樹綠青壁樛枝掛綠蘿
潭清能徹底魚樂好跳波有象言難具無端思轉多
同懷不在此孤賞欲如何

登古陽雲臺

庭樹日衰颯風霜未云已駕言遊楚憂思乘興求相似
楚國茲故都蘭臺有餘址傳聞襄王世仍立巫山祀
方此全盛時豈無嬋娟子色荒神女至魂蕩宮觀侈
蔓草今如積朝雲爲誰起

陪王司馬登薛公逍遙臺

常聞薛公淚非直雍門琴竄逐間遺跡悲涼見此心
府中因暇裕江山幸招尋人事已成古風流獨至今
閑情多感歎清景難登臨無復甘棠在空餘蔓草深
晴光送遠目勝氣入幽襟水去朝滄海春來換碧林
賦懷湘浦弔碑想漢川沉曾是陪遊日徒爲梁父吟
賀給事嘗請蔡起居郊館有詩因命同作
記言聞直史築室面層阿豈不承明入終云幽意多
沉寘高士致休澣故人過前嶺游氛城中林芳氣和
茲辰阻佳趣望美獨如何

常與大理丞裴公太府丞田公偶詣一所林

山陰見卷之三
詠其事
沼尤勝因金坐其次相得甚歡遂賦詩焉以

方駕與吾友同懷不異尋偶逢池竹處便會江湖心
夏近林方密春餘水更深清華兩輝映閑步亦窺臨
蘋藻復佳色鳧鷖亦好音韶芳媚洲渚蕙氣襲衣襟
蕭散皆爲樂徘徊徒所欽謂予成夙志歲晚共抽簪

書

與生公尋幽居處

書

同方久厭俗相與事遐討及此雲山去窅然巖徑好
疑入武陵源如逢漢陰老清諧欣有得幽閑歛盈抱
我本玉階侍偶訪金仙道茲焉求卜築所過皆神造

歲晚林始敷日晏崖方杲不種綠嶺竹豈植臨潭草
即途可淹留隨日成黼藻期爲靜者說曾是終焉保
今爲簡書畏祗令歸思浩

與生公遊石窟山

林秘孰云遠忘懷復爾同日尋高深意宛是神仙中
躋險遘靈室詭制非人功潛洞黝無底殊庭忽似夢
豈如武安鑿自若茅山通造物良有寄嬉遊迺愜衷
猶希宴玉液從此昇雲空咄咄共携手冷然且馭風

林亭詠

穿竹非求麗幽閑欲寄情偶懷因壞石真意在蓬瀛

苔益山文古池添竹氣清從茲果蕭散無事亦無營
郡舍南有園畦棧樹聊以永日

爲罷久無補越鄉空復深豈能秉素節安用叨華簪
却步園畦裏追吾野逸心形骸拘俗吏光景賴閑林
內訟誠知止外言猶匪怙成蹊謝李遜衛足感葵陰
榮達豈不備孤生非所任江城何寂歷秋樹亦蕭森
下有北流水上有南飛禽我願從歸翼無然坐自沉

臨泛東湖時任洪州

郡庭日休暇湖山邀勝踐樂職在中和靈心挹上善
乘流坐清曠舉目眺猶緬林與西山重雲因北風卷

晶明盡不逮陰影鏡無辨頭秀復芬敷秋光更遙衍
萬族紛可住一遊豈能展羈孤黍邇牧顧已非時選
良公世不容長孺心亦褊家世出纒繁常思退廢蹇
歲徂風露嚴日恐蘭若凋舊履不可得良會何其鮮
罷興還江城閉關聊自遣

始興南山下有林泉常卜居焉荊州卧病有
懷此地

出處各有在何者爲陸沉幸無逼賤事聊可祛迷襟
世路少夷坦孟門未嶮嶮多慙入火術常惕履冰心
十跌不自保萬金馬可尋行行念歸路眇眇惜光陰

浮生如過隙先達已吾箴敢忘丘山施亦云年病侵
力衰在所養時謝良不任但憶舊棲息願言遂窺臨
雲間目孤秀山下面清深羅鷲自爲怪風泉何必琴
歸此老吾是過當日千金

高齋閑望言懷

高齋復情景延眺屬清秋風物動歸思煙林生遠愁
紛吾自窮海薄宦此中州取路無高足隨波適下流
歲華空冉冉心曲且悠悠坐惜芳時宴胡然久滯留

與弟遊家園

定省榮君賜來歸是晝遊林鳥飛舊里園菓釀新秋

枝長南庭樹池靈北澗流星霜屢兩別蘭麝爲誰幽
善積家方慶息深國未酬棲棲將義動安得久情留

颺內閑齋

颺閣晝常掩庭蕪日復滋簷風落鳥毳恣葉掛蟲絲
拙病宦情少羈閑秋氣悲理人無異績爲颺但經時
唯有江湖意沉冥空在茲

晨出颺舍林下

晨興步比林肅敬一開襟復見林上月娟娟猶未沉
片雲自孤遠叢篠亦清深無事由來貴方知物外心

司馬崔頌和

優閑表政清林薄賞秋成江上懸曉月往來虧復盈
天雲抗直意郡閣晦高名坐嘯應無欲寧辜濟物情
晨坐齋中偶而成詠

寒露潔秋空遙山分在矚孤頂上脩聳微雲復相續
人茲賞地適鳥亦愛林旭結念憑幽遠撫躬局羈束
仰霄謝進翰臨路嗟疲足徂歲方睽携歸心亟躑躅
休閑償有素豈負南山曲

園中時蔬盡皆鋤理唯秋蘭數本委而不顧
彼雖一物有足悲者遂賦二章

傷藿已成歲園葵亦向陽蘭時獨不偶露節漸無方

肯異菁爲畜其非蔗有漿人多利一飽誰復惜馨香

又

幸得不鋤去孤苗守舊根無心羨肯蓄豈欲近名園
遇賞寧克佩爲生莫礙門幽林芳意在非是爲人論
城南喁山池春中山袁二公盛稱其美夏首
獲賞果會夙言故有此詠

憶昨聞佳境駕言尋昔蹤非唯初物變亦與舊遊睽
幽渚爲君說清晨即我携逢深獨睥睨歷險共攀躋
林笋苞青穉津楊委綠萸荷香初出浦草色復緣堤
樂處將鷗狎譚端用馬齊且言臨海郡兼話武陵溪

異壤風煙絕空山巖徑迷如何際朝野從此待金闈

林亭寓言

林居逢歲晏遇物使情多
蘅蒨不時與芬榮柰汝何
更憐籬下菊無如松上蕙
因依自有命非是隔陽和

南山下舊居閑放

祇役已云久乘閑返服初
塊然屏塵事幽獨坐林間
清曠前山遠紛喧此地踈
喬木凌青靄脩篁媚綠渠
耳和繡翼鳥目暢錦鱗魚
寂寞心還閉飄飄體自虛
興來命旨酒臨罷閱仙書
但樂多幽意寧知有毀譽
尚想爭名者誰云要路居
都忘下流歎傾奪竟何如

感遇一

蘭葉春葳蕤桂華秋皎潔
欣欣似生意自爾爲佳節
誰知林棲者聞風坐相悅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其二

幽林歸獨卧滯虛沈
孤清持此謝高鳥因之傳遠情
日夕懷空意人誰感至精
飛沉理自隔何所慰吾誠

其三

魚遊樂深池鳥棲欲高枝
蓬蒿蟬游羽薨薨亦何爲
有生豈不化所感奚若斯
地理日微滅吾心安得知
浩歎揚朱子徒然泣路岐

其四

孤鴻海上來池潢不敢顧側見雙翠鳥巢在三株樹
矯矯珎木巖得無金丸懼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惡
今我遊宜宜弋者何所慕

其五

吳越數千里夢寐今夕見形骸非我親衾枕即鄉縣
化蝶猶不識川魚安可羨海上有仙山歸期覺神變

其六

西口下山隱北風乘夕流燕雀感昏旦簷楹呼死儔
鴻鵠雖自遠哀音非所求貴人棄庇賤下士嘗殷憂

其七

衆情累外物怨已忘內脩感歎如此使我心悠悠
江南有丹橘經冬猶綠林豈伊地氣暖自有歲寒心
可以薦嘉客奈何阻重深運命推所遇循環不可尋
徒言樹桃李此木豈無陰

其八

永日徒憂臨風懷蹇脩美人何處所孤客空悠悠
青鳥跂不至朱鷺誰云浮夜分起躑躅時逝岳淹留

其九

抱影吟中夜誰聞此歎息美人遠異方庭樹含幽色

白雲愁不見滄海飛無翼鳳凰一朝來竹花斯可食

其十

漢上有游女求思安可得袖中一札書欲寄雙飛翼
冥冥愁不見耿耿徒絨憶紫蘭秀空蹊皓露奪幽色
馨香歲欲晚感歎情何極白雲在南山日暮長太息

其十一

我有異鄉憶宛在雲溶溶憑此目不覩要之心所鍾
但欲附高鳥安敢攀飛龍至精無感遇悲惋填心骨
歸來扣窳窳人願天豈從

其十二

閉門跡群化憑林結所思嘯歎寒木疇昔迺芳藜
朝陽鳳安在日暮蟬獨悲浩思極中夜深嗟欲待誰
所懷誠已矣既往不可追鼎食非吾事雲山嘗我期
胡越方杳杳車馬何遲遲天壤一何異幽嘿卧簾帷

當塗界寄裴宣州

故人宣城守亦在江南偏如何分虎竹相與間山川
章綬胡爲者形骸非自然含情津渡闊倚望風空延
遠近聞佳政平生仰大賢推心徒有鶴會面良無緣
日夕遵前渚江村投暮煙念行祇意默懷遠豈言宣
委曲風波事難爲尺素傳

敬酬當塗界留贈宜州刺史裴耀卿

茂生寔王佐仲舉信時英氣覩衝天發人將下榻迎
珪符肅有命江國遠徂征九派期方越千鈞或可輕
高帆出風迥孤嶼入雲平滿邁嗟于役離憂空自情
飭簪陪早歲接壤厠專城曠別心彌軫宏規義轉恒
徒然恨饑渴况乃諷瑤瓊

再酬使風見示刺史裴耀卿

茲地五湖隣艱哉萬里人驚颿翻是託危浪亦相因
宣室才華子金閨諷議臣承明有三入去去速歸輪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五終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



雜詩 口號

餞王尚書出邊

送趙都護

送使廣州

送姚評事入蜀

送竇校書

餞王司馬入計

東湖臨泛

餞梁明府

餞陳學士

通化門送別

送楊道士

送李功曹

送趙少府

送李少府

送蘇主簿

送周判官

別鄉人南還

別孫侍郎

贈孫翊

江上遇疾風



初蒞江陵

自豫章南還

贈京邑親知

呈裴宣州

寄王震

懷趙二

南陽道中作

西江夜行

使還湘水

道中寄遠

湘中作

自湘水南行

南還湘水言懷

初入湘中有喜

商洛山行懷古

耒陽谿夜行

江上

自彭蠡湖入江

赴使瀨峽

湖口望廬山瀑布

彭蠡湖上

至玄武湖

廬山事詩

次廬山

自屬縣道

贈京都舊寮

贈王司馬

奉使南海、滇陽峽

使至廣州

春江晚景

津亭晚望

曲江溪中

始興溪夜上赴嶺

藍田玉山南行

巡按自離水南行

使還都湘東作

旅宿淮陽亭

望月懷遠

秋夕望月

詠鸞

詠史

勅賜寧主池宴

龍門旬宴

天津橋宴

上賜水殿旬宴

荆谷山集會

申王園亭集宴

樂遊園宴

逍遙公舊居

玉泉山寺

再往玉泉山寺

樊妃塚

戲題春意

月夜聞鴈

晨起對雪

庭梅詠

照鏡見白髮

折楊柳

巫山高

剪綵

聽箏

賦得自君之出

荊州作二首

在郡秋懷二首

獨處見群鶴

為郡守戀內職

初秋憶兩弟

見群鴈憶二弟

將還鄉示諸弟

叙懷二首

詩秋懷

雜詩五首

李尚書挽歌三首

蘇公挽歌三首

蘇氏挽歌三首

康司馬挽歌

題畫山水障

錢王尚書出遣

漢相推人傑殷宗伐鬼方還聞出將重坐見即戎良
 上策應為豫中權且用光令中兵氣倍威懾虜魂亡
 樹比公孫火城如道濟長夏雲登隴首秋露怯遼陽
 武德舒宸睞文思餞樂章感恩身既許激節膽猶嘗
 祖帳傾朝列軍麾駐道傍詩人何所詠尚父欲鷹揚

送趙都護赴安西

將相有更踐簡心良獨難遠圖嘗畫地超拜乃登壇
戎即崑山序車同勅海軍義無中國費情必遠人安
他日文燕武而今東且寬自然來月窟何用刺樓蘭
南至三冬晚西馳萬里寒封侯自有處征馬去嘽嘽

送使廣州

家在湘源住君今海嶠行經過中正道相送倍爲情
心逐書郵去形隨世網嬰因聲謝遠別緣義不緣名
送姚評事入蜀各賦一物得卜肆

蜀巖化已久沉冥空所思嘗聞竇下處猶憶下簾時

驅傳應經此懷賢儻問之歸來誠往事歷歷偶心期
送竇校書見餞得雲中辨江樹

江水連天色天涯淨野氣微明岸傍樹凌亂渚前雲
舉棹影隨轉登艫意漸分渺茫從此去空復惜離群
餞王司馬入計同用洲字

元寮行上計舉餞出林丘忽望題輿遠空思解榻遊
別筵鋪柳岸征棹倚蘆洲獨歎江潮宗向北流
東湖臨泛餞王司馬

南土秋雖半東湖草木黃聊乘風日好來泛芰荷香
蘭棹每勞速菱歌不歇長忽懷京洛去難與共清光

錢清陰明府各操一物得荷葉

荷葉生幽清芳華信在茲
朝朝空此地采采欲因誰
但恐星霜改還將蒲柳衰
懷君美人別聊以贈心期

餞陳學士還江南同用報字

荷篠旋江澳
銜杯餞霸陵
別前林鳥息歸處海煙凝
風土鄉情接雲山客念憑
聖朝巖穴選應待鶴書徵
通化門外送別

屢別容華改長愁
意緒微義將私愛隔情與故人歸
薄宦無時賞勞生有事機
離魂今夕夢先繞舊林飛

送楊道士往天台

鬼谷還成道天台去學仙
行應松子化留與世人傳
此地煙波遠何時羽駕旋
當須一把袂城郭共依然

送楊府李功曹

平生屬良友結綬望光輝
何知人事拙相與宦情非
別路穿林盡征帆際海歸
居然已多意况復南鄉遠

送宛句趙少府

解巾行作吏樽酒謝離居
脩竹含清景華池碧若虛
地將幽興愜人與舊遊疎
林下紛相送多逢長者車

送常城李少府

送客南昌尉離亭西候春
野花看欲盡林鳥聽猶新

別酒青門路歸軒白馬津相知無遠近萬里尚爲鄰
送蕪主簿赴偃師

我與文雄別胡然邑吏歸賢人安下位鷺鳥欲早飛
激節輕華冕移官狗綵衣羨君行者樂從此拜庭闈

送廣州周判官

海郡雄蠻落津亭壯越臺城隅百雉映水曲萬家開
里樹枕御出時禽翡翠來觀風猶未盡早晚使車迴

別鄉人南還

橘柚南中暖桑榆北地陰何言榮落異因見別離心
吾亦江鄉子思歸夢寐深聞君去水宿結思渺雲林

牽綴從浮事遲迴謝所欽東南行舫遠秋浦念猿吟

郡江南上別孫侍郎

雲嶂天涯盡川途海縣窮何言此地僻忽與故人同
身負邦君弩情紆御史驄王程不我駐離思逐秋風

奉酬洪州江上見贈監察御史孫翊

受命讞封疆逢君牧豫章於焉審虞芮復爾共舟舫
悵別秋陰盡懷歸客思長江皋枉離贈持此慰他鄉

江上遇風疾

疾風江上起鼓怒揚煙埃白晝晦如夕洪濤鼓若雷
投林鳥鍛羽入浦魚曝腮尾飛屋且墜帆快檣已摧

不知天地氣何為此喧阗

初發江陵有懷

極望涔陽浦江天渺不分扁舟從此去鷗鳥自爲群
他日懷真賞中年負俗紛遠來果微尚倏尔會斯文
復想金閨籍何如夢渚雲我行多勝寄浩思獨氛氲
自豫章南還江上作

歸去南江水磷磷見底清
行逢空闊處聊洗滯留情
浦樹遙如待江鷗近若迎
津途別有趣况乃濯吾纓
道逢北使題贈京邑親知

征騾稍靡靡去國方遲遲
路遠南登岸情搖北上旗

故人憐別日旅鴈遂歸時
歲晏無芳草將何寄所思

江上使風呈裴宣州

江路與天連風帆何赫然
遙林浪出沒孤舫鳥懸翩
蕭自千鈞重澤思萬事捐
報恩非狗祿還逐賈人船

雜行

山氣朝來爽
漚自向清遠
心何處
悵開神此中行
叢桂林間待
群鷗水
上遊
徒然適
長韻幽獨
爲誰情

湘浦多

湘浦多
澤林青
冥
豈結陰
獨無
謝客
賞况復
賈生
心
草色雖云
變
天光
或
未
臨
江
澤
非
所
遇
爲
爾
白
頭
吟

南陽書中作

登郢屬歲暮及此轉所送復關東漢主遺此南都迹
佳氣藹然初霜圖紛在昔茲邦稱貴近與世嘗薰赫
遭遇感風雲變衰空草澤不識郗公柎猶傳陰石石
驅馬歷關國利榛翳阡陌事去物無象感來心不憚
懷古對窮秋興言傷遠客眇然遵岐路辛勤弊行役
雲馬號相呼林麇走自索顧憶徇書劍未嘗安枕席
豈暇暴突黔空持遼豕白迷復期非遠歸歟嘗農隙

西江夜行

遙夜人何在澄潭月裏行悠悠天宇曠切切故鄉情
外物寂無擾中流澹自清念歸林葉換愁坐露華生
猶有汀洲鶴宵分乍一鳴

使還湘水

歸舟宛何處正值楚江平
夕煙村宿朝綠浦樹行
干役已彌歲言旋今愜情
鄉郊尚千里流目夏雲生
初發道中寄遠

日夜鄉山遠秋風復此晴
舊聞胡馬思今聽楚猿悲
念別朝昏苦懷歸歲月遙
壯圖空不息常恐變如絲

湘中作

湘流繞南嶽絕目轉青青
曠野未能已瞻途屢所經

煙嶼宜春望，林猿莫夜聽。水路日多緒，抵舟天復冥。
浮沒從此去，嗟嗟勞我形。

自湘水南行

落日催行舫，遙通洲渚間。無不有物役，乘此更休閑。
暝色生前浦，清暉發近山。中流澹容與，唯愛鳥飛還。

南還湘水言懷

拙宦今何有，勞歌念不成。十年乖夙志，一別悔前行。
歸去田園老，僮來竹石輕。江川稻正熟，林裏桂初榮。
魚意思在藻，鹿心懷食苹。時哉苟不達，取樂遂吾情。

初入湘中有寄

征鞍窮郢路，歸棹入湘流。望焉唯貪疾，聞猿亦罷愁。
兩邊楓作岸，數處橘爲洲。却計從來憶，翻疑夢裏遊。

商洛山行懷古

園綺值秦末，嘉遁此山阿。陳迹向千古，荒途始一過。
碩人久淪謝，喬木自森羅。故事昔嘗覽，遺風今豈訛。
泌泉空活活，樵叟獨皤皤。是處清暉滿，從中幽興多。
長懷赤松意，復憶紫之歌。避世辭軒冕，逢時解薜蘿。
盛明今在運，吾道竟如何。

耒陽溪夜行

乘夕棹歸舟，緣源路轉幽。月明看嶺樹，風靜聽溪流。

嵐氣舫間入霜華衣上浮猿聲雖此夜不是別家愁

江上

長林何繚繞遠水復悠悠晝日餘無見爲心那不愁
憶將親愛別行爲主恩酬感敷空如此芳時屢已道

自彭蠡湖初入江

江岫殊空闊雲煙處處浮上來群噪鳥中去獨行舟
牢落誰相顧逶迤日自愁更將心問影于役復何求

赴使龍峽

谿路日幽深寒空入兩欽霜清百丈水風落萬重林
夕鳥聯歸翼秋猿斷去心別離多遠思况乃歲方陰

湖口望廬山瀑布水

萬丈洪泉落迢迢半紫芬奔飛下雜樹洒落出重雲
日照虹蜺似天清風雨聞廬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氳

彭蠡湖上汎

沿涉經大湖湖流多行泐泐晨趨北渚逗浦已西日
所適雖淹曠中流且閑逸瑰詭良復多感見乃非一
廬山直陽潯孤石當陰術一水雲際飛數峰湖心出
象類何夔紕刑言豈深悉且之皆自然高下無相恤

經江寧覽舊跡至玄武

南國更數世比湖方十洲天清華林苑日晏景陽樓

果下迴仙騎津傍駐綵旒鳶鷺喧鳳管荷芰闢龍舟
七子結詩賦千人和棹謳應言在鎬樂不讓橫汾秋
風倍因紆慢江山成易由駒王信不武孫叔是無謀
佳氣日將歇霸功誰與脩業田東海變糜鹿姑蘇遊
否運爭三國康時劣九州山雖幕府在館豈豫章留
水淀還相閱羨歌亦故道雄圖不足問唯想事風流
入廬山仰望瀑布水

絕頂有懸泉喧喧出煙杪不知幾時歲但見無昏曉
閃閃青崖落鮮鮮白日皎洒流濕行雲濺水鷲飛鳥
雷吼何瀆薄箭馳入窈窕昔聞山下蒙今乃林巒表

物情有詭激坤元曷紛矯默然置此去變死誰能了

出爲豫章郡途次廬山東巖下

茲山鎮何所乃在澄湖陰下有蛟螭伏上與虹蜺尋
靈仙未始曠窟宅何其深凌關出雲峙三官入煙沉
攀崖猶惜鏡種杏非舊林想像終古跡惆悵獨往心
紛吾嬰世網數載忝朝簪孤根自靡託量力况不任
多謝周身防常恐橫議侵豈匪鷓鴣列惕如泉壑臨
迨茲刺江郡來此滌塵襟有趣逢樵客忘懷狎野禽
棲閑義未果用拙歡在今願言答休命歸事丘中琴

巡屬縣道中作

春令夙所奉駕言遵此行途中却郡椽林下招村民
至邑無紛列來人但歡迎豈伊念邦政爾實在時清
短才濫符竹弱歲起柴荆再入江村道未懷山藪情
矧逢陽節獻默聽時琴鳴迹與素心別感從幽思盈
流芳日不待夙志蹇無成知命且何欲所圖唯退耕
華簪極身泰衰鬢慙木榮苟得不可遂吾其謝在嬰

南還以詩代書贈京都舊寮

薄宦晨昏闕遵尊義我取斯窮愁年貌改寂歷爾胡爲
不諂詞多忤無容禮益卑微生尚何有遠跡固其宜
思擾梁山山情遙越鳥枝故園從海上良友邈天涯

雲雨歎一別川原勞載馳上慙伯樂顧中負叔牙知
去國誠寥落經途笑險巖歲逢霜雪苦林屬蕙蘭萎
欲贈幽芳歇行非舊賞移一從閩作限兩見月成規
冉冉窮年蒿行行盡路岐征鞍稅北渚歸帆指南垂
樹晚猶葱蒨江寒尚渺瀰士風從楚別山水入湘竒
石瀨相奔觸煙林更蔽虧崖夾洞浦輕舸泛澄漪
松篠行曾傍禽魚動輒隨惜哉邊地隔不與故人窺
疇昔陪鴛鴦朝陽振羽儀來音雖寂寞接景每逶迤
朝罷冥塵事宿來話酒卮邀歡逐芳草結興選華池
及此風成歎何時露可披自憐無用者誰念有情離

望美音容闊懷賢夢想疲
困聲達霄漢持拙守東陂
初發道中贈王司馬兼寄諸公

昔歲嘗陳力中年退屏在承顏
方弄馬放性或觀魚曾是安疵拙
誠非議卷舒林園事益簡煙月賞
恒餘不意棲愚谷無階奉詔書
湛恩均大造弱植愧空虛
肅命趨仙闕僑裝撫傳車
念行開祖帳憐別降題輿
誰謂風斯許叨延禮數除
義沾投分末情及解携
初追餞扶江界光輝燭里閭
子雲應寂寞公緒爲吹噓
景物春來異音容日向踈
川原行稍穩鍾鼓聽猶徐
林隔王公輦雲迷班氏廬
戀親唯委咽思德更躊躇

徇義當由此懷安乃闕如
願酬明主惠行矣豈徒然

夏日奉使南海在道中作

緬然萬里路赫曦三伏時
飛走逃深林流爍恐生疵
行李豈無苦而我方自怡
肅事誠在公拜慶遂及私
展力慚淺效銜恩感深慈
且欲湯火蹈况無鬼神欺
朝發高山阿夕濟長江
湄秋瘴寧我毒夏水胡不夷
信知道存者但問心
所之呂梁有出入乃覺非虛詞

湏陽陝

行舟傍越岑窈窕越溪深
水閣先秋冷山晴當晝陰
重林間五色對壁聳千尋
惜此生遐遠誰知造化心

使至廣州

昔年嘗不調茲地亦遭廻本謂雙鳧少何知駟馬來
人非漢使橐郡是越王臺去去雖殊事山川長在哉
春江晚景

江林皆秀發雲日復相鮮征路那逢此春心益眇然
興來祇自得佳處莫能傳薄暮津亭下餘花滿客船

與王六履震廣州津亭曉望

明發臨前渚寒來望遠空水紋天上碧日氣海邊紅
景物紛爲異人情賴此同乘桴自有適非欲破長風
初發曲江谿中

溪流清且深松石復陰臨正爾可嘉處胡爲無賞心
我由不忍別物亦有緣侵自匪嘗行邁誰能知此音

自始興谿夜上赴嶺

嘗畜名山意茲爲世網牽征途屢及此初復已非然
日落青巖際谿行綠篠邊去舟乘月後歸鳥息人前
數曲迷幽嶂連圻觸澗泉深林風緒結遙夜客情懸
非梗胡爲泛無骨亦自煎不知于役者相樂在何年

奉使自藍田玉山南行

征驂入雲壑情始步金門通籍激軀幸歸途明主恩
匪唯狗行役葉得履履是節身云熾紛吾心所尊

海縣且悠緬山縣日峻本徒知惡習事未暇息陰論
曉武經陳迹衡湘指故園水閣南澗險煙望北林繁
遠靄千巖合幽聲百竊喧陰泉夏猶凍陽景晝方暉
懿此高深極徒令夢想存盛明期有報長徃復奚言

巡按自離水南行

理棹雖云遠飲水寧有惜况乃佳山川怡然傲潭石
竒峰岌前轉茂樹隈中積徠鳥聲自呼風泉氣相激
目因詭容逆心與清眸條紛吾謬執簡行郡將移檄
即事聊獨歡素懷豈燕遣悠悠詠靡監庶以窮日夕

使還都湘東作

蒼庚昨歸候陽鳥今去時感物遽如此勞生安可思
養真無上格圖進豈前期其節往來苦壯容離別衰
盛明非不遇弱操自云私孤棹清川渚征衣寒露滋
風朝津樹落日夕嶺徠悲牽役而無悔坐愁衽自怡
當須報恩已終尔讎塵縈

旅宿淮陽亭口

日暮荒亭上悠悠旅思多故鄉臨桂水今夜眇星河
暗苔下霜華發空亭鴈影過興來誰與晤勞者自爲歌

望月懷遠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
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

滅燭憐光滿披衣覺露滋不堪盈手贈還寢夢佳期

秋夕望月

清迥江城月流光萬里同所思如夢裏相望在庭中
皎潔青苔露蕭條黃葉風含情不得語頻使桂華空

詠鷺

海燕何微眇乘春亦輕來豈知泥滓賤祇見玉堂開
繡戶時雙入華軒日幾迴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

詠史

大德始無頗中智是所是居然已不一况乃務相詭
小道致泥難巧言因事毀穰侯或見遲蘇生得陰揣

輕既長沙傳重亦邊郡徙勢傾不幸然跡在胡寧
滄溟所爲大江漢日來委澧水雖復清魚鱉豈游此
賢哉有小白讎中有管氏若人不世生悠悠多如彼

勅賜寧王池宴

賢王有池館明主賜表遊淑氣林間發恩光水上浮
徒叅和鼎地終謝巨川舟皇澤空如此輕生莫可酬

龍門旬宴得月字韻

恩華遠芳歲形勝蕪湖月中席傍魚潭前山倚龍闕
花迎彩妓至鳥避仙舟發宴行良在茲再來情不歇

天津橋東旬宴得歌字韻

清洛象天河東流形勝多朝來逸宴喜春盡却妍和
泉鮪歡時耀林鷺醉後歌賜恩頗若此爲樂柰人何
上賜水牕旬宴得移字韻

河漢非應到汀洲忽在斯仍逢帝樂下如逐海槎窺
春賞時將換皇恩歲不移今朝遊宴所莫比天泉池
故刑部李尚書荆谷山集會

嘗聞繼老聃身退道迷躑結宇倚青壁躑泉噴碧潭
苔石隨人古煙花寄酒酣山光紛向夕歸興杜城南
三月三日申王園亭宴集

稽亭追往事睢苑勝前聞飛閣凌芳樹華池落綵雲

藉草人留酌銜花鳥赴群向來同賞處惟恨碧林曠

恩賜樂遊園宴

寶筵延厚命供帳序群公形勝宜春接威儀建禮同
晞陽人似露解愠物從風朝慶千齡始年華二月中
輝光遍草木和氣發絲桐歲歲爲無事寧知樂九功

驪山下逍遙公舊居遊集

君子體清尚歸處有蕪資雖然經濟日無忘幽棲時
卜居舊何所休幹嘗來茲岑岑幽人至高深獲我思
松澗聆遺風蘭林覽餘滋往事誠已矣道存猶可追
遺子後黃金作歌先紫芝明德有自來奕世皆秉彝

豈與磻溪老嘸起周大師我心希碩人逮此問元龜
怛悵旣懷遠沉吟亦省私已云龍祿過况在華髮衰
軒蓋有迷復丘壑無磷緇感物重所懷何但止足斯

祠紫蓋山經玉泉山寺

指塗躋楚望策明望荆岑稍稍松篁入冷冷澗谷深
觀竒逐幽狀歷險志嘸嶮上界投佛影中天賜梵音
梵音懺在昔禮足誓來今靈異若有對聖先其可尋
高星聞逝者遠俗是初心薜剝經行處猿啼燕坐林
歸真已寂滅留迹豈埋沉法地自茲廣何云千萬金

冬中至玉泉山寺 廟窮陰永閉崖谷無景及

仲春行縣復往焉故有此作

靈境信幽絕芳時重喧妍再來及茲勝一遇非無緣
萬木柔可結千花敷欲然松間鳴好鳥林下流清泉
石壁間精舍金光照法筵真空本自寂假有聊相宣
復此灰心者仍追棄頂禪簡書雖有畏身世亦俱捐

鄆城西北有大古塚數十觀其封域多是楚

時諸王而年代久遠不復可識唯直西有

樊妃冢因後人爲植松栢故行路盡知之

蘋藻生南澗蕙蘭秀中林嘉名有所在芳氣無幽深
楚子初逞志樊妃嘗獻箴能令更擇士非直罷從禽

舊國皆湮滅先王亦莫尋唯傳賢媛隴猶結後人心
牢落山川意蕭疎松栢陰破墻時直上荒徑或斜侵
惠問終不絕風流獨至今千秋春思窈窕黃鳥復哀音

戲題春意

一作江南守江林三四春相鳴不及鳥相樂喜關人
日守朱絲直年催華髮新淮陽祇有卧持此度芳辰

同綦毋學士月夜聞馬

棲宿豈無意飛飛更遠尋長途未及伴中夜有遺音
月思關山路風號流水琴空聲兩相應幽感一何深
避繳歸南浦離群叫北林聯翩俱不定憐爾越鄉心

立春日晨起對積雪

忽對林亭雪瑤華處處開人平迎氣始昨夜伴春迴
玉潤窓前竹花繁院裏梅東郊齋祭所應見五神來

庭梅詠

芳意何能早孤榮亦自危更憐花帶弱不受歲寒移
朝雪那相妬陰風已屢吹馨香雖尚爾飄蕩復誰知
照鏡見白髮

宿昔青雲志嗟怊白髮年誰知明鏡裏形影自相憐

折楊柳

織織折楊柳持此寄情人一枝何足貴情是故園春

遲景那能久流芳不及新更悲正成客客看老邊塵

巫山高

巫山與天近煙景嘗青焚此中妙玉夢喜得神女靈
神女去已久雲雨空冥冥唯有巴猿嘯哀音不可聽

剪綵

姹女矜容色為花不讓春既爭芳意早誰得物華真

葉雀姿蓬綠枝從嫩綠新自然無復態長在麗陽人

雜事

端居正無緒那復發秦華緞得新絲意氣然想舊情

感揚恩欲絕掩抑態還生昔是深難斷恨人心自不平

賦得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不復理殘機思君如滿月夜夜滅清輝

荊州作二首

先達志其大求意不約文士伸在知己已况仕於君
微誠夙所尚細故不足云時來忽易失事往良難分
顧念凡近姿焉欲殊常勲亦以行則是豈必素有聞
千慮且猶跌萬緒何其紛進士苟非黨免相安得群
衆口金可鑠孤心絲其焚意忠仗朋信語勇同敗軍
古劍徒有氣幽蘭祇自薰高秋向所乘於義如浮雲

其二

千載一遭遇往賢所至難問余奚爲者無階忽上樽
明聖不世出翼亮非苟安崇高自有配孤陋何足干
遇恩一時來竊位三歲寒誰謂誠不盡知窮力亦殫
雖致負乘寇初無被術鑽浩蕩出江湖翻覆如波瀾
心傷不林樹自念獨飛翰狗義在匹夫報恩猶一殮
况乃山海澤效無毫髮端內訟已慙沮積毀今摧殘
胡爲復陽息傷鳥畏虎彈

在郡秋懷二首

秋風入前林蕭颺鳴高枝寂寞遊子思寤歎何人知
臣成名不立志存歲已馳五十而無聞古人深所疵

平生去外飾直道如不羈未得操割效忽復寒暑移
物情自古然身退毀亦隨悠悠滄江渚望望白雲涯
路下霜且降澤中草離披蘭艾若不分安用馨香爲

其二

庭蕪生白露歲候感遐心策蹇慙遠途巢枝思故林
小人恐致寇終日如臨深魚鳥好自逸池籠安所欽
掛冠東都門採蕨南山岑議道誠愧昔覽分還悵今
魚鱉憂成老空爾白頭吟

郡府中每晨輒見群鶴東飛至暮又行列
而返啖啖雲路其和樂焉予愧獨處江城

常目送此意有所羨遂賦以詩

雲間有數鶴撫翼意無遺曉日東田去霄煙北渚歸
謹呼良有遠羅列好相依遠集長江靜高翔衆鳥稀
豈煩仙子馭何畏野人機却念乘軒者拘留不得飛
忝官二十年盡在內職及爲郡嘗積戀因賦

詩鳥

江流去朝宗晝夜茲不舍仲尼在川上子牟存闕下
聖達有由然孰是無心者一羆苟能化百城豈云寡
愛禮誰爲羊憲王吾猶馬感初時不載思奮翼無假
閑宇嘗自閑沉心何用駕攬衣步前庭登陴臨曠野

白水生迢遞清風寄滿洒言采芳澤願終朝不盈把

初秋憶金均兩弟

江渚秋風至他鄉離別心孤雲愁自遠一葉感何深
憂喜嘗同域飛鳴忽異林青山西北望堪作白頭吟

二弟宰邑南海見群鴈南飛因成詠以寄

鴻鴈自北來嗷嗷度煙景嘗懷稻梁惠豈憚江山永
小大每相從羽毛當自整雙鳧侶晨泛獨鶴叅霄警
爲我更南飛因書至梅嶺

將發還鄉示諸弟

歲陽亦頽止林意日蕭槭云胡當此時緬邁復爲客

至愛孰能捨名義來相迫負德良不貲輸誠靡所惜
一木逢厦構織塵願山益無力主君恩宜利客卿壁
去去榮歸養憮然歎行役

叙懷二首

弱歲讀詳史抗迹追古人被禍有懷玉佩印從負薪
志合豈兄弟道行無賤貧孤根亦何賴感激此爲鄰

其二

晚節從卑秩岐路良非一既聞持兩端復見挾三術
木瓜誠有報玉楮論無實已矣直躬者平生壯圖失
去去勿重陳歸來如芝水

秋懷

感惜芳時換誰知客鳥懸憶隨鴻向暖愁學馬思邊
留滯機還息紛拏網自牽東南起歸望何處是紅天

雜詩五首

孤桐亦胡爲百尺傍無枝疎陰不自覆情幹欲何施
高岡地復迥弱植風屢吹危鳥已招噪鳳凰安得知

其二

羅葛必有託風霜不能落暗在蘭州蕙甘從蕨與菜
運命雖爲宰寒暑自運薄悠悠天地間委順無不樂

其三

良辰不可遇，心賞更難逢。終日塊然坐，有時勞者歌。
庭前攬芳蕙，江上託微波。路遠無能達，憂情空復多。

其四

湘水弔靈妃，班竹爲情緒。溪水訪遊女，解佩無誰與。
同心不可見，異路空延佇。浦上青楓林，津傍白沙渚。
行吟至落日，坐望祇愁予。神物亦豈孤，佳期竟何許。

其五

木直發自寇，石堅亦他攻。何言爲用薄，而與火膏同。
物累有固然，誰能取徑通。纖纖良田草，靡靡唯從風。
日夜沐甘澤，春秋等芳叢。生性苟不天，香臭誰爲中。

道家貴至柔，儒生何固窮。終始行一意，無乃過愚公。

故刑部李尚書挽歌詞三首

仙宗出趙北，相業起山東。明德嘗爲禮，嘉謀屢作忠。
論經白虎殿，獻賦甘泉宮。與善今何在，蒼生望已空。

其二

宿昔三台踐，榮華駟馬歸。印從青瑣拜，翰入紫宸揮。
題劔恩方重，藏舟事已非。龍門不可望，感激涕沾衣。

其三

永歎常山寶，沉埋京兆阡。同盟會五月，華表記千年。
渺漫野中草，微茫空裏煙。共悲人事絕，唯對杜陵田。

故徐州刺史贈吏部侍郎蘇公挽歌詞三首
韋玄方繼相荀爽復齊名在貴燕天爵能賢出世卿
學聞金馬詔神見玉人情藏壑今如此爲山遂不成

其二

相如只謝病子敬忽云亡豈悟瑤臺雪分雕玉樹行
清規留草議故事在封章本謂山公啓而今歿始揚

其三

返葬長安陌秋風蕭鼓悲奈何相送者不是平生時
寒影催年急哀歌助晚遲寧知建煥罷丹旆向京師

故滎陽君蘇氏挽歌詞三首

門緒公侯列嬪風詩禮行於羅方有寄桃李忽無成
劍去雙龍別雛哀九鳳鳴何言嶧山樹還似半心生

其二

永嘆芳魂斷行看草露滋二宗榮盛日千古別離時
竟罷生芻贈空留畫扇悲客車候曉發何歲是歸期

其三

編服紛相送玄扃翳不開更悲泉火滅徒見柳車迴
舊室容衣莫新堂拱樹栽唯應月照簾潘岳此時哀

眉州康司馬挽歌詞

家受專門學人稱入室賢劉楨徒有氣管輅獨無年

謫去長沙國竟歸京兆
阨從來阨中劍埋歿
戩衝天

題畫山水障

心累猶不盡果爲物外
牽偶因耳目好復假丹青
妍嘗抱野鶴意而迫區中
綠塵事固已矣秉意終不遷
良工造我曠妙墨揮巖泉
變化合羣有高深侔自然
置陳北堂上做像南山前
靜無戶連出行已茲地偏
蒼草憂可樹合歡忿亦觸
所因本微物况乃憑幽筌
言象會自泯意色聊自宣
對翫有佳趣使我心眇綿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三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四

勅書 制書

勅皇太子納妃

勅朝集使書

勅朝集使書

勅朝集使書

勅朝集使書

勅歲初處分

勅令禮部掌貢人

勅幸西京

勅置十道使

勅授十道使

勅處分舉人

勅停官祭贈太子

勅處分縣令書

勅處分縣令書

勅處分選人

勅議放私鑄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TAIWAN, R.O.C.

勅宴朔方將士

勅宴幽州老人

勅慮囚 勅擇日告廟

籍田制

諸王實封制

貶韓朝宗制

廢王皇后制

停燕國公中書令制

勅皇太子納妃

勅禮有謹於初義亦重其本凡是媿媁且猶正於人倫况在元良更將承於宗祀皇太子鴻儲副是屬仁孝自然爰從吉辰式備嘉禮上事下繼君子重之言告言歸朕豈無慰非獨在予之慶宜申與衆之澤應天下囚徒死罪特宜免死配流嶺南遠處流罪降至

徒徒已下罪並宜釋放其造偽不首勿合知情受僞人等罪雖徒流仍便隸爲百姓至彼勿許東西諸道征行人家及鰥寡惻獨委州縣長官檢校矜恤免科使安其業中間有不支濟者量事賑給仍量助其營種長安萬年兩縣百姓及今月當上曠騎衛士雜匠掌閑幕士駕士工人樂人供膳主膳官馬主食弓等並免其家今年地稅三衛細引飛騎萬騎監門長上及禮生有職掌者各減一年勞在京文武官九品已上見在京外官因公使及當上在京新除五品已上外官未辭并致仕官朝朔望者各賜勳一轉東宮官

九品已上諸司緣禮會祗供官等更加勲一轉五禮
使兵部尚書兼中書令蕭嵩特封徐國公禮會使貢
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休特與三品妃禮會
使少府監馮紹正賜紫金魚袋諸副使及判官更加
勲一轉禮官領者夾侍官及孔目官使與主旌節等
選日優與處分仗內馬家內侍省給使教坊音聲人
緣太子禮會祗供者各賜勲一轉皇太子舅尚輦奉
御趙迥進特與三品仍改三品官前右武衛騎曹趙
迥進特與五品仍改與五品官皇太子侍讀侍書等
各加一階皇太子諭德潘蕭特與五品太子妃凡滿
事舍人薛愿特與五品仍改與五品官凡吏部常選
特與五品仍與六品官今日應預會官等各節級給
賜物即宜領取宴慰者所以宣其情頒錫者所以
其意公卿百辟庶知朕心

勅處分十道朝集使

勅朝集使等崇奉已承天守文繼位布一心於兆庶
明四目於萬方恒恐道或未周物不遂性旁求俊乂
共理黎元于茲群辟遠來我副凡今政要略有四端
衣食本於桑耨禮義興於學校流亡出於不足爭訟
由於無狀故先至務其三時將以厚生也脩其五教

齊民要術也。有國有家，同知此識，不患不知，患在不
行。長吏之職，政教廢移，在官當先為國理人，冬
揚其職，不為月餘，干進苟利，其身澆俗，不可不革。三
風不可不長，近令刺史在任，四考方遷，實欲始終其
情，黜陟斯繫，必若縣得良宰，萬戶息有州，有賢牧，千
里解帶，不政不遷，行之則是，皆能勵節，朕復何有。巨
如浮逃客戶，所在安輯，征鎮人家，每事憂恤，倉儲唯
實賦役，唯均鰥寡，撫存盜賊，禁止郵驛，無與茲訛，不
生念茲八事，朕常屢想，嗟爾庶尹，可不用心，卿等還
州，通相勸勉，遵此王度，恤彼下人，敬順天常，無違月
令，夫星列躔次，土分區域，休咎之徵，惟人所感，善必
知，至惡亦有由，每至歲成，當加賞罰，宜知朕意，並即
好去。

勅處分十道朝集使

勅朕臨御天下二十餘載，每念至理實仗群賢，何嘗
不敷求循良，共底于道，集旃熊軾，光寵有加，其靈鳳
凰寂寥無紀，豈朕之不德感致止然，為庶尹所能已
極於此，是用寤寐增歎，殷勤永懷，更為後圖，或未晚
也。且一郡之政，繫一己之能，泉源既清，蓬蔕自直，為
長吏者可不勉之。卿等至州，通想尉誨，以副共理之

意用尤分憂之委且如江左爰及山南歲小不登人已菜色皆由好逐朝夕之利而無水旱之備卒遇凶年莫非艱食此則政乖慮始人無勸分欲免流庸不可得也夫氓者實也豈能自謀政者正也當矯其弊所由長吏可不勉歟相其物土之宜務以耕桑之本時無妨奪吏不侵漁既富而教奚畏不理至若征鎮役重孤弱命窮將須哀矜以遂仁恕其餘常科所禁自可舉而行之豈煩縷說方振綱領乃者庚子制書已明理要徐思其意勿謂空言若風教未弘議能蓋闕竟入朝計冀幸遷除勿曰不知將自誣也方牧叅佐各宜思之朕所仰賢能不惜官秩惟聲實是與惟履行是憑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爲宰百里豈有限也何在汲汲不安於理郡哉誠須勵精以俟後命並即好去

勅處分朝集使

勅朕受命于人義兼君父恩豈可封之地無忘終食之間自有舊邦義將二絕而刑政或弊風俗尚澆行所望而未至顧本懷而自失雖朕之不德在予之過有歸而卿等共理思之之誠豈到至如典州當侯伯之尊宰邑敬子男之寵好進之輩且不務於政成欲

達之心獨未思於義政朕所以數戒勅以見意增祿
秩以勸能何嘗有人貪濁自者不昇理道循良者不
用若聲績未著黎庶未康牧守未朝而似遷丞佐踰
年而競入此獨爲人之資也爾豈是責成之意耶以
故一切還州將矯其弊弊等至彼明諭朕意知不以
中外爲隔唯以億兆爲憂頃以天下浮逃先有處分
所在括附便入差科輒相容隱亦令糾告如聞長吏
不甚存心致令流庸更滋前弊未革自行此法卽有
姦生逃者租庸類多乾沒長吏明察豈其然乎此色
每年別須申省比類多少以爲殿最又獄訟所寄人

命是懸近恐妨農特原輕繫俾加闊實乃多幽枉都
邑尚爾郡縣可知各以貶官用懲主吏自今以後天
下繫囚等應申覆知證在遠而就中稍重者不得過
十日次不得過五日其餘輕科量宜決遣不得因此
復加楚毒且外臺者長吏主之至如禮義不興耕桑
不勸孤寡不恤徭役不均不肅吏人不清盜賊不懲
侵暴不糾姦訛有一於此是誥之過其遊僧幻者誑
誘愚人窮其根萌特須禁絕諸軍征鎮每遣優矜如
聞比來未免辛苦特宜撫恤使得安存今農扈戒期
耕夫在野事非急切不得追呼卿等至州一一宣示

當遣察問勿不用心即宜好去

勅處分十道朝集使

勅十道及朝集使等信實以勸能刑罰以懲惡謂之二柄所以一人朕念黎元比遭水旱而賦役不等浮情相仍且無緝率並用凋弊所以慎擇長吏兼命使臣寵數所加亦云不薄智能自效豈是末圖政之殊尤未用虛佇且郡縣所理黎庶是切善爲政者防於未然均其有無省其徭役事事有豫早爲之所雖遭歲惡固亦人安况在豐年不能招緝遂使戶多虛掛人苦均攤務欲削除更成詭故已逃者未必爲削

爲姦者因此使除一姑其端豈勝其弊向若州有明牧縣有良宰而精心治理豈若是乎卿等至州將朕此意優柔慰勉各令用心招撫流庸補綴居業使免助逃之費是爲救弊之先此不存心更知何理且刺史縣令專任不輕自責有非違將何率勵至如親識遊客憑恃威權囑託下案搖動獄訟或差遣不當致令損失或處分有乖便至煩擾兼有不肅諸吏唯只自謹一身姦豪盜賊無所畏懼是虛荷榮寵徒增祿秩此而可容孰爲尸曠並委諸道條察具狀奏聞今其澤以時農桑爲重不急之務亦已勒停宜更申明勿

妨春事諸處百姓貧窶者多雖有隴畝或無牛力勸
率相助令其有秋所繫囚徒速令決斷無令寃滯致
有妨奪鰥寡憚獨征鎮之家倍須撫存勿有科喚朕
有所懸爵秩惟待賢能若政舉一州惠施一縣使者
廉問必以狀聞既能副於朕懷亦當待以不次誠可
復也豈食言哉並即好去

勅歲初處分

勅天地以大德生群有聖人以大寶守萬物古者受
命之君謂之承天之序明有所代夫豈徒然道若無
欽崇命不求保帝實臨汝人曷戴君朕所以每期庶

乎合於仁覆之意也夫交義神農黃帝堯舜或誅而
不怒或教而不誅彼亦何爲獨臻于此朕自有天下
二紀及茲雖未能畫衣以禁亦未嘗刑人於市而政
猶踳駁俗尚澆醜當是爲理之心未返於本耳凡人
豈不仁於父母兄弟不歆於飲食衣服乎而卒被無
孝友之名不溫飽之困其故何哉蓋未聞義方不識
羞道或任小智而爲詐或見小利而苟得致遠則窮
繼之以暴已而身受戮誅家不相保愚妄之徒類多
自陷誦獄之弊恒由此作吁可悲乎亦在教之不明
也蓋刑罰者不獲已而用之天下黔黎皆朕赤子以

誠告示其或之歸何必用威然後致理先務仁恕寧
不懷之且五常循行豈須深識六親和睦何生之寧
自宜勉之以副所望刑措不用道在于茲今獻歲之
吉迎氣伊始敬順天常無違月令所田長吏可舉舊
章諸有嫗伏孕育之物蠢動生植之類慎無殺伐致
令大傷九土異宜三農在候聚衆興役妨時害功特
宜禁止以助春事至若家有征鎮人或狐悻物向陽
和此獨憂悴良可閔也亦宜所由隨事憂恤蓋不體
仁無以為長不知道無以用心故道者衆妙之門而
心者萬事之統得其要會義可以兼濟於人失其指

歸生不能自全於已故我玄元皇帝著道德經五千
文明乎真宗致於妙用而有位者未之講習不務清
淨欲令所為之政教何從而致于太和者耶百辟卿
士各須詳讀勉存進道之誠更圖前席之議至如計
校小利綜緝煩文邀名直行去道彌遠遠天和氣生
人怨心朕甚厭之所不取也各勵精一共興玄化俾
蒼生登於仁壽天下還於淳朴豈遠乎哉行之可至
其老子道德經宜令士庶家藏一本仍勸習讀使知
指要每年貢舉人量減尚書論語一兩道策隸數加
老子策俾敦崇道本附益化潭朕推誠與人有此教

誠必驗行事豈垂空言今之此勅亦宜家置一本每
須三省以識朕懷

勅令禮部掌貢人

勅每歲舉人求士之本專典其事寧不重歟頃年已
來惟考功郎所職掌位輕事重名實不倫欲盡委長
官又詮選猥積且六官之列體國是同况宗伯掌禮
宜主賓薦自今已後每諸色舉人及齋郎等簡試並
於禮部集既衆務煩雜仍委侍郎專知

勅奉西京

勅朕所時邁皆順物情向屬閑輔無年遽爾東幸固
非爲已將以息人今百歲既成庶務皆省而五陵所
奉誠在京師安可更稽周南有闕時薦宜以來年正
月七日取南路幸西京所司准武應緣行幸所須務
從節減所由明爲條例勿使勞煩

勅置十道使

勅歲比不登人或流亡言念黃雀朕用疚懷而牧宰
是寄惠養猶鉄黎元爲本賦歛未均當守息之良所
於邑且十連爲率六察分條周漢以還事有因革帝
王之制義在隨時其天下諸道宜依舊逐要使置使
令採訪處置若牧宰無政不能綱理吏人有犯所在

侵漁及物土異宜人情不便差科賦稅量事取安朕
所責成貴在簡要其餘常務不可妄干其使宜令中
書明下即簡擇奏聞朕將親覽焉

勅授十道使

勅言念蒼生心必遍於天下自古良牧循猶潤於京
師所以歷選列城聿求連率豈徒判察將委緝寧朝
散大夫檢校御史中丞關內道宣慰賑給使上柱國
盧絢等任寄已深聲實蕪茂咸貫通於理道益純固
於公心或華髮不衰或白圭無玷可以範儀郡國康
濟黎元開歲已來數州失稔頗致流亡能勿殷懷吏

又不畏不仁人或不安不便誠須矯過必在仗賢而
前此使車不無啟鑿事皆掣肘務欲總權小有舉於
毫髮大莫振於綱領本不條察却用煩苛未言所期
豈云自弊今既各膺重寄凡謂通才以蠲疾苦之原
當叶大中之義若令行一道利及萬人庶所設官以
待能者朝之優秩必歸令舉言可復也宜副朕懷可
依前件

勅廣分舉人

勅求賢濟理詢事考言務取由業以觀深識頃年策
試頗成弊風所問既不切於時宜所對亦何關於政

事徒微憊僻見才明以此擇賢良未得所制等各
膺推薦副廉虛求宜其悉心各盡所見勿復仍舊空
載游詞各宜就食食訖就試

勅停官祭贈太子

勅諸贈太子頃年官爲立廟并致享祀雖欲歸厚而
情且未安丞嘗之時子孫不預若專令官祭是以冢
間親遂此爲常豈云教孝其諸贈太子有後者但宜
爲致廟各令子孫自主祭其祭置及官悉停若無
宜令依舊

勅處分縣令

勅諸縣令等自古致理其在命官今之所以莫如
宰朕每屬意尤重此官有善者雖遠必升無能者從
近而廢固已惟取才實非務官資事亦坦然天下所
見而浮競之輩未識朕懷仰其宰邑便爲棄地或以
煩碎而不專意或以僻遠而不畏法浸染成俗妨奪
爲常嗷嗷下人於何計命朕所以寢興軫念思有以
濟之故令吏曹精選才幹等各省推擇用簡朕心
若能理化有成聲實相副必有超擢終不食言如其
謂人不知惟利是視自速負敗兩喪身名智者所圖
應不至是各宜勉勵以副勳

勅處分縣令

勅新除河南府密縣令張稷等令長之任黎庶尤切
比嘗選衆未盡得人然而勇進之流乃非其好矯弊
之政豈無所革今既各膺獎用當盡良能期月有成
聲能若著所列清要惟待賢才既爾有聞不患無位
各宜勉勵以副朕心

勅處分選人

勅朕憫茲下人不怠降寐庶乎富教寄在牧宰所以
推擇才能親加考覈卿等久膺時用副朕虛求亦既
得人佇聞佳政若能銳精爲理聲績有稱即當待以
不次信斯言之可復如其政不能舉行且有遺豈獨
敗于厥躬必將坐於舉主此亦明約不得不然各宜
勉之以成名節今賜卿少物各宜領取並於朝堂坐
食食訖好去

勅議放私鑄錢

勅布帛不可以尺寸爲交易救粟不可以抄勺貿有
無故古之爲錢將以通貨幣蓋人所作非天實生頃
者耕織爲資乃稍賤而傷本磨鑄之物却以少而致
貴頃雖官鑄所入魚幾約工計本勞費又多公私之
間給用不贍求言其弊豈無變通往者漢文之時已

有放鑄之令雖見非於買鑄亦無廢於賢君况古往
今來時異事變反經之義安有定耶終然固拘必無
足用且欲不禁私鑄其理如何公卿百僚詳議可否
朕將親覽擇善而從

勅處分宴朔方將士

勅朔方軍節度大使兵部尚書信安郡王禘總戎朔
陞經畧萬里賦車籍馬精卒銳兵自其有虞莫不素
練而醜虜背誕偏師致誅謀若有神取如俯拾雖廟
畧之云遠亦將士之力焉威武載揚頑凶且備狂寇
覆巢以奔比群師掉鞅而來歸因其凱旋聊加宴樂

各宜坐食相與盡歡其軍將已下宜賞別有嚴分信
安郡王禘與一子官

勅宴幽州老人

勅幽州老人師知禮等比者林胡黠覆荐歲不寧戎
馬之鄉良亦艱苦而賊虜自叛天實誘之主將致誅
畧無遺噍青除邊患且減征徭卿等忠義因心遠來
陳賀深所嘉尚宜坐食各有賜物食訖領取

勅慮囚

勅時向炎蒸八戒寬繫世忘仁恕固滌滌審其京獄
城見禁囚宜令中書門下及留守檢覆訖徒已下罪

各委所由長官處情狀量決罰便放死罪已下通降
一等有情狀難容合決格杖者決訖准例處分天下
諸州亦並准此

勅擇日告廟

勅邊境爲患莫甚於扞胡朝廷是虞幾煩於將帥重
徒屢出芻粟載勞使燕趙黎氓畧無寧歲而山戎種
落常爲匪人近有野心窮而歸我曾是懷附每所撫
柔而不變梟音輒爲獸搏幽州節度使副大使張守
珪等乘間電發表裏奮討積年逋誅一朝翦滅則東
北之侵使以廓清河朔之人差寬征戍此皆上憑九
廟之略下伏群帥之功今其凱旋敢不以獻宜擇吉
日告九廟所司准式

籍田之制

門下染盛所以奉神祗耕籍所以助人力既義率于
下而敬在其中是爲先農存諸大典故周宣不復於
古而魏公致諫漢文能脩其政而班史美談朕自御
極以來動咨故實惟是千畝未修三推要神田人降
災移歲庸不在此良以愾然今星紀既周土膏將動
去農祥而不日考帝籍之以時朕其親耕以實神愿
宜令禮官博七詳擇典故有司速即施行

諸王齊封制

門下先王之制封建有等諸侯所食征賦以歸河西節度大使原州都督慶王渾河東節度大使原牧棣王治河北節度大使幽州大都督鄂王洎等性皆中和行無外飾教以詩禮能漸義方雖已列於封圻竟未疇於井賦頃以孝友之習且在深宮服用之間亦從御府既申開國之典宜崇書社之數可各食實封二千戶主者施行

貶韓朝宗洪州刺史制

門下所遣使臣將惟人愆類亦論旨則於悉心而或或相蒙賞或失善以此致理未嘗聞之朝請大夫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判襄州刺史山南道採訪處置等使上柱國長山縣開國伯韓朝宗亟登清要爰委條察宜恭爾職以副朕懷而乃私其所親請以爲邑未盈三載已至兩遷既殊德舉自速官謗及令按事果驗非才傷敗實多驕誣斯甚舉不爲黨豈其然歟事咨於周則異於是不能自律何以正人仍期後效且示輕貶可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守洪州刺史散官勳封如故馳驛赴任雖知人則哲在予之責已深而事上竭誠爲臣之節當勸其有賞罰不正枉直

失措陷於阿比墮我綱目有一於此誰其捨諸凡今
刺舉宜以爲戒主者施行

廢王皇后制

門下朕承五聖之緒爲萬國之君敢以私愛而廢至
公內顧而忘鴻業皇后王氏天命不祐華而不實居
上畜虎狼之心御下甚鷹鷂之跡造起獄訟朋扇朝
廷見無將之端有可諱之惡焉得敬承宗廟毋儀天
下可廢爲庶人就別院安置刑于家室有愧昔王爲
國大計蓋非獲已布告天下咸使知聞

停燕國中書令制

門下中書令燕國公張說往屬艱難輸誠於時及
茲輔相潤色於告成而不察細微之人頗乖周慎之
旨朕畧小存大念舊錄功且法不欲屈宜罷中樞之
任義亦有在更崇端揆之策尚書右丞相仍將國
史於宅脩撰主者施行

吳州開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四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丞相山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五

勅書

勅薛恭書

勅王斛斯書

勅張待賓書

勅虞靈章書

勅張楚賓書

勅牛仙客書

勅北庭將士書

勅張待賓書

勅將士百姓書

勅金興光書

勅牛仙客書

勅蓋嘉運書

勅王斛斯書

勅張守珪書

勅張守珪書

勅王昱書

勅投降奚等書

勅契丹王據埒書

勅張守珪書

勅金興光書

勅涅禮書

勅李歸國書

勅李歸國書

勅烏知義書

勅涅禮書

勅張守珪書

勅張守珪書

勅張守珪書

勅張守珪書

勅張守珪書

勅烏知義書

勅諸將士書

勅新羅王書

勅渤海王書

勅渤海王書

勅渤海王書

勅渤海王書

勅烏知義書

勅土忠嗣書

勅薛泰書

勅薛泰朕撫育降奚毋事過厚衣食供給數年于茲而禽獸無知不懷恩信相率種落一時放亡此於國家譬猶蚊虻耳無所憚惜惟惡惡心總是亂階私相招誘若不撲滅何以示威卿可率所統與紀思誨王忠嗣等計會進討卿既久在邊鎮深練兵權進退動靜惟變所適敬測預料齋出臨師會任審量不可輕舉氣候漸暖卿及將士已下並得如宜遣書指不多

及

勅安西節度王元帥書

勅安西副大都護王元帥使人恭趨壁近至省表具之前已勅卿嚴加部勒近得奉請皆依處置卿當此信任必用盡誠蕃鎮之處且無西顧頃者劉渙囚悖遂起姦謀朕以備荒比加隱忍而惡跡轉露人神不容忠義之徒復知密害自開伏法自取誅夷狂愚至深亦何足道卿與彼地近想備知之突騎施比來不窺隙會須審察至竟如何蕃中人來未可輕信但當撫養士卒而臨事制宜必先保全以此爲上其初已

熱卿及將士已下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得卿表一一具知劉渙凶狂自取誅滅遠近聞者莫不慶快卿誠深疾惡初屢表聞邊事動靜皆爾用意即朕無憂也夏初漸熱卿及將士官寮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清夷軍使虞靈章書

勅清夷軍使虞靈章窮寇傷殘寄命無所猶以遺噍敢犯塞垣卿義勇過人臨難無苟親當矢石逐此犬羊略有梟巢足申威武邊寄盡節朕甚嘉之仍聞鋒

鏞既交在卿亦有所損神道助順應不爲災今將藥物可以時將療所有將士用命即具狀以聞其不幸陣亡固將深悼惜亦宜追錄當有加贈夏末甚熱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伊吾軍使張楚賓書

勅伊州刺史伊吾軍使張楚賓近得卿表知沙陀入界此爲劉渙凶逆處置狂踈遂令此蕃暨有遷轉今劉渙伏法遠近知之計沙陀部落當自歸本處卿可具宣朝旨以慰其心無與蓋嘉運相知取其穩便豐草美水皆在北庭計必思歸從其所欲也卿可量事

安慰仍勿催迫處置了日具以狀聞夏中盛熱卿及將士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河西節度使牛仙客書

勅河西節度使牛仙客邊事煩總苦已勞神若不纖悉安得條理頃聞訓練士馬蓄積軍儲資用有餘動不無備是卿忠烈更勸經略事事如此朕復何憂摩管之間想皆得所卿近有奏請並已處分夏末甚熱卿及將士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將士已下書

勅北庭將士翰海軍使蓋嘉運已下遊胡忿戾乘此

猖狂驅率匪人圍犯邊鎮皆如素慮不出下策卿等
雖在絕境且據堅城將士一心莫非勇義觀釁而動
取亂在茲宜臨事籌之無失此便但蘇祿本以姦詐
誑誘群胡無德在人何能有國今乃驅烏合之衆作
不義之舉師曲在老族滅其時卿可因其不固之心
乘其已疲之衆倚揃歸路剪滅逋醜此亦天與豈直
人謀仍熟料之取萬全也國之重賞惟待奇功豈在
言之自良圖耳比秋氣已冷卿及將士百姓並平安
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及官吏百姓已下不虞狂賊擁
衆多時彼州軍人素乏器械聞其悉力能不懸心卿
等堅守孤城敵此凶寇亦既久拒終然萬全斯乃義
可感幽鬼神相助妖不勝德氛得自銷來無所能去
無所得犬羊之衆道路望見其於破傷亦云甚矣向
使甲戈有預士卒且強躡彼歸途可無噍類即令所
司支料以備後來其有功之人各且據寔以時叙定
當有酌賞其龍泉寺小堡被其殘破雖已收拾猶慮
損傷各宜宣慰令得存活秋氣已冷卿及寮吏百姓
已下並平安好今賜卿衣一副至宜領取遣書指不

多及

勅北庭將士百姓等書

勅北庭將士部落及百姓等忠義所成在臣子而固然凶惡必誅雖鬼神而亦爾逆賊劉渙不意令氣有此狂愚忽於夷塗坐生逆節姦謀雖起狡數自窮誘人不從欺天斯甚由是忠義奮發凶醜就擒雖則奴庸何足比數然於荒徼亦云除惡皆是卿等同心盡力向國輸忠能協人鬼之謀不貽戎狄之笑朕每以嘉歎無忘於心所云有功皆已優賞懲惡勸善實在于茲夏中甚熱卿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新羅王金興光書

勅新羅王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大都督雞林州諸軍事上柱國金興光賀正使金碣丹等至兼得所進物省表具之海路艱阻朝賀不闕歲益忠謹日以嗟稱所謂君子爲邦動必由禮頃者渤海棘鞬不識恩信負恃荒遠且爾逆誅卿嫉惡之情常以奮厲故去年遣中使伺行成與金思蘭同往欲以叶謀比聞此賊困窮偷生毒曲唯以抄竊作梗道路艱當隨近伺隙掩襲取之奇功若有功成重賞更何所愛適欲多有寄附實慮此誠抄奪不可不防豈貧窮寇待蕩滅

之後終無所惜一昨念志廉等到緣事緒未及還期
忽嬰瘵疾遽令救療而無效連逝相次數人言念殊
鄉載深軫悼想卿聞此良以增懷然死者生之常固
其命也固當理遣無以累情初秋尚熱卿及首領百
姓已下並平安好今有荅信物及別寄少信物並付
金信忠往至宜領取遺書指不多及

勅河西節度使牛仙客書

勅河西節度使牛仙客戎狄無義禽獸不若但當以
兵威取此豈可人道論之突騎施頃者通和朕每撫
之如子行李來往不隔歲時賜與優餽非直君長而

窺我邊隙圖陷延川關侯介所以見誅天下孰云不
當不思已過仍敢我讐率其犬羊犯我城堡是其送
死之日可謂天心之時若不因其自來乘危決策一
失此便後悔何追宜密令安西徵蕃漢兵一萬人仍
使人星夜備糧與大食計會取葉護救達等路入碎
葉令王爾新自領精騎取其家口河西節度內發蕃
漢二萬人取瓜州地高麗伯曠路西入仍委卿簡擇
驍將統率仍先與吐蕃等計會日齊入此已勅朔
方軍西受降城定遠城及靈州兼求大家子弟并豐
安新泉等軍共徵二萬於瓜州北庭招託就中簡擇

驍健五千人先入直赴北庭從瓜州宜給一月熟糧
若至此庭糧貯可支五半年已上凡此諸道徵發並限
十二月上旬齊集西邊等州一時計議時不可失兵
貴從權破虜賊胡必在此舉卿可火急支計無失便
宜今故使內侍程元宗催遣兵馬一一口具秋氣漸
冷卿及將士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瀚海軍使蓋嘉運書

勅瀚海軍使北庭都護蓋嘉運及將吏軍士百姓已
下蘇祿反虜敢為寇讐犯我邊城初聞蟻附投兵死
地果自冰銷朕始料之一不差也近得卿表知其狼

狽而賊既不利衆必携離犯順違天招殲破國將在此
舉已見其微卿等以守孤城赤心遑微言念於此
嗟尚久之初無重圍益有勞苦將士已下並得如宜
又卿表所云示護被殺事勢合爾殆非妄傳何若安
西出兵乘虛討賊碎葉連颯皆可戍擒應為懸軍未
能越境遠慮滿刃莫不謀效今賊雖請和恃我張勢
以防大食之下以鎮維層之心豈是真情此其姦數
卿可與王斛斯計實伺其動靜因利乘便取亂侮亡
不以此時知時伺日備慮功立事重賞高班信若四
時固必然也近者所有最功之皆委卿甄錄各據實

狀具以名聞初冬漸寒鄉及將變軍士百姓並平安
好遺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言

勅王斛斯得卿表知諸將接戰亦有克捷是卿指麾
獲此凶醜蘇祿肯德致茲寇警自斃犬羊之群我無
毫釐之失聞其狼狽疲羸滿道乘此剪撲勢若摧枯
張義之等雖各行誅徇恨其少古之善用兵者不必
在衆能制敵者曾在出奇狂賊此來真亦送死衆既
不整心且非一白四維之虜分持久氣衰向有奇決破之
必矣且如所奏非是申威其將士立功擒殺有狀各

據實聞奏當加優賞頃來諸軍奏請所患在於不實
將既虛敘人則妄求如此相蒙自然撓法朕以信示
下以賞勸勞豈於其間亦容有詭故委鄉在遠所寄
則深必取誠實勿令致此冬初已冷卿等及將士已
下並平安好遺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兼御史中丞張守珪漁陽平盧
東北重鎮匈奴斷臂山戎扼喉節制之權莫不在此
朕所以雅仗才識誠思遠圖旣膺此舉當成本志今
奚賊殘破固不足言契丹餘孽猶具爲梗將遂掃蕩

懸賞須明至如寇抄之來邊境常事者非大敵不勞
我師頃者偏小邀功或亦附益其事言而不賞示信
何歸賞而有虛叙勞何勸遠使貪嗜小利之輩不思
剪滅大舉之策則深謀重賞更待何人而革弊成功
當在卿爾其有賊非大下因有擒馘灼然殊效者可
量事奏聞其餘微勞並任軍中賞賜莫能自勉令有
後圖若信其苟爲終若成事而綱紀不立夷狄笑人
以卿之明固在目擊也秋氣已冷卿及將吏已下並
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書

勅張守珪安祿山兩蕃自昔並相相依奚既破馮殆
無遺噍契丹孤弱何能自全惟以聞突厥徵求欲有逃
避傳者縱其未實此虜終已合然籍卿運籌徐以計
取兕祿山義勇武用絕人謀帥得贊裨將復爾以討
殘叢勢若摧枯仗順而行何敵之有今者又云遇賊
略有交夷乘其數窮日向殲盡其灼然有功效者可
具以狀聞會取實勞以當優賞趙堪云卿見部勒欲
以師行其貴從權以時經畧在卿臨事一以委之效
命輸忠成名立事居今慕古千載一時衛霍之儔獨
何人也邊事煩劇烈乃爲勞冬初薄寒卿及祿山并

諸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劔南節度使王昱書

勅劔南節度副大使兼採訪使益州長史攝御史中丞王昱蠻夷相攻中國大利自古如此卿所知之然吐蕃請和近與結約郡蠻翻附彼將有詞卿可審籌其宜就中處置使蠻落不失望吐蕃又無憾詞柔遠懷來在矧良算所請入奏豈欲固違屬諸蠻初降正有邊要馳傳以入不日遄歸來去不遑殆爲勞力卿當此重寄每竭公忠言念遠情當亦想見義非獲已來歲何遲冬初薄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長降奚等書

勅新來投降奚等汝本小番不自存立頃年依我稍得安全而常持兩端邊即皆叛忘恩負義豈是人心今者聞汝復歸亦應知過仍緣因感未免嫌疑汝若誠能洗心永以寄命便令處置汝等當須一一聽從即捨往愆更來效官賞諸事皆如舊日各宜自勉勿不知恩比嚴寒汝等即落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契丹王橈埒可突干等書

勅契丹王橈埒及衙官可突干蜀活剌史爵捷等順

道則吉惟智能圖逆節即凶豈愚所覺卿頃年背誕寔養禍胎今而知之亦猶未晚因是轉灾為福因敗而成去百死之危保萬全之計則替者之去何其悖也今茲復來又何智也皆是卿素有籌略本於忠誠率先種人拔於死地自爾之後更有何優朕於諸蕃未嘗負約况於卿等更有舊恩聞卿此來豁然慰意一則兵勒都息二則君臣如初百姓之間不失耜種豐草美水畜牧隨之更無外虞且知上策人生自奉誰不求安保此永年一無他慮在卿所見何假朕言部落初歸應須安置可與守珪審定務依蕃部所欲想其沃饒之所適彼寒暑之便無令下人有所不愜也冬未寒甚卿與衙官軍吏刺史已下及部落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兼御史大夫張守珪近有降人云虜騎東下其數稍衆固宜有以待之仍聞兩蕃亦有應接當是妄語終須審觀若尔無他便可信任也至於兵馬權略決在一時卿自審量不可懸料然虜騎馳突雜與爭鋒會是乘其氣衰然後邀擊一戰取滅或在此舉頃者涅禮自擅雖以義責而未有名位

恐其不安卿可宣示朝旨使知無他也并便處置訖
奏聞朕當卽有處分比秋熟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
好今令趙惠琮往一一口具遺書指不多及

勅新羅都護金興光書

勅鷄林州大都督新羅王金興光賀正謝恩兩使繼
至再省來表申具雅懷卿位摠一方道踰萬里託誠
見於章奏執禮存乎使臣雖隔滄溟亦如面會卿旣
能副朕虛已朕亦保卿一心言念懇誠每以嗟尚况
文章禮樂粲然可觀德義替裙浸以成倍自非才包
時傑志合本朝豈得物土異宜而風流一變乃此卿

於魯衛豈復同於蕃荆朕之此懷想所知也賀正使
金義質及祖榮相次來逝念其遠勞情以傷憫雖有
寵賜猶不能忘想卿乍聞當甚軫悼近又得思蘭表
稱知卿欲於洪江置戍旣當渤海衝要又與祿山相
望仍有遠圖固是長策且曩爾渤海久已逝誅重勞
師徒未能撲滅卿每疾惡深用嘉之警寇安邊有何
不可處置訖因使以賜卿有少物答卿厚意至宜領
取春暮已暄卿及將士下並平安好遺書指不多
及

勅契丹都督禮書

勅契丹都督光祿氏者屈六十四國惡無心憂矜百姓
背叛於我終日自防丁此不得辨訟牛馬不得生養
及依附突厥而課稅人多部落呼嗟卿所見也李過
折因衆人之忿誅頑凶之徒諸酋豪相率歸我已
令隨事賞賜亦云且得李過折封王豈直賞功而
已亦爲百姓衆意賴其讜存不知近日已來若爲非
理亦聞殺害無罪捧打又多衆情不安遂致非命然
卿彼之蕃法多無義於君長自昔如此朕亦知之然
是卿蕃王有惡徑殺爲此王者不亦難乎但恐卿今
爲王後人亦常不自保護願作玉卿雖蕃人是當上
豪傑亦須防慮後事豈取快志目前過折既亡卿初
知都督百姓諸處分復得安寧以否張守珪先往彼
亦即令便就處置卿應有官賞卽有處分夏中甚熱
卿及首領百姓並平安好今賜卿錦衣一副並細腰
帶七事至宜領取書

勅奚都督李歸國書

勅李歸國近待守珪表稱奚倚官釋雲輒構異謀携
間部落兼藏突厥仍款圖卿知卿忠義一心糾邀無
隱臨危制變果獲罪人此雖天誘其衷亦是卿誠效
克著聞已誅剪是自滅亡朕於諸蕃令養過厚未預

人類亦合知恩但百姓無識易為驚擾安危動靜處
之在人以卿才能自應率伏念加威惠勿使猜嫌既
去亂羣當已寧貼所設官賞惟待有功苟能盡節何
憂不賞各宜勉勵以副朕懷秋涼卿及衙官已下並
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奚都督李歸國書

勅奚都督右金吾衛大將軍歸誠王李歸國朕比聞
突厥欲滅卿西蕃先勅守珪嚴為防護今聞涅禮已
破凶徒仍慮其收合餘燼復來掩襲卿可與涅禮相
為腹背但突厥不盡後患終深卿可伺其歸師乘其
喪氣與諸將計會遂要追襲時不可失宜自思
深極冷卿及衙官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
及

勅平盧使烏知義書

勅烏知義兩蕃既已歸我突厥仍敢犯邊此其不順
誠可殘滅遂聞契丹及奚守并力合謀同破凶醜卿
亦繼進相與成功此之一捷使其喪氣然關防因歐
誘備羸師兵家之難慎在終始卿是宿將當自明之
若見可則行務須盡敵固在臨事難用速言必圖萬
全不可輕舉已勅守珪卿計會可須觀象裁之秋

涼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松模都督遺書

勅松模都督右金吾衛大將軍溫禮得張守珪表知卿等破賊且突厥此來勦其心毒害又甚輕敵人事之與神道可得不在傷殘卿之忠誠加以義勇以順討逆自然必勝朕所懸爵秩惟賞有功况卿赤心復加戍捷然狂賊自遠投於死地今其傷敗必更有謀可須防之重不可失焉知義在彼宜與臨事籌之若須邀截亦與之計會秋氣漸冷卿及衙官首領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幽州長史兼御史大夫張守珪北虜猖狂勞師遠襲朕已成料知其難得卿上言果如前策然契丹恃我其心不携以逸待勞取之必也既有尅捷當更防之困獸猶鬪窮寇勿過喪敗之餘其氣不振乘此不取後悔難追熟料萬全然可邀擊蕃漢相雜使其背背辨此亦便不可失時不再來臨事指麾在卿審斷也事今若此得算已多勿復忽忽致難於末路卿比赤疾今復何憂且善將瘡不得自勤秋涼卿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趙堪至一一具之以國
家之威武取悉亡之殘孽太山壓卵豈其難乎頃者
緣卿大朝曾制夏嗣二虜乘隙相繼叛亡裨將無謀
輕兵遣襲遂有輸失挫我銳氣此故猶細彼禍更深
卿可秣馬訓兵候時而動草衰木落其則不遠近者
所徵萬人不日即令進發大集之後諸道齊驅最爾
凶徒何足殲盡平虛信息日夕往來數與籌宜首尾
相應令彼醜虜飛走無歸事有預圖臨時合變想卿
所悉不煩具言所有奏請並已處分訖夏末極熱卿
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張奉高下叛奚自取殲
滅此等惡積天將絕種故遽誘其眾叛亡相繼及師
徒追下皆就誅夷一二年間凶黨必盡亦由卿指揮
得所動不失宜明於兵權暗合神道故能致此也安
祿山楊景暉取雪前車亦云致命鋒鏑之下各致損
傷言念忠誠豈忘收喪已期有慶分訖將士陣亡各
須弔祭應合幽歸靈廟就聞聚兵饋糧義不可久秋
深木落規畧是時不有善勢何以除惡永久為患將

若之何委卿良圖用兵遣甲從軍少馬已勒朔方想卿早知之宜差人受請秋高漸冷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頃者慰撫降虜每事優給而終不知恩惟圖反噬名雖人類實甚豺狼今所叛亡何苦如此近者聞其家累多並爲我所得惟有丁壯挺身走險樹木既闌弓矢亦全以窮寇失家之心乘深林必死之地若肯此輕進豈云料敵安祿山勇而無謀遂至失利衣甲資盜挫我軍威論其輕敵

合加重罪然即初聞勇鬪亦有誅殺又寇戎未滅軍令從權故不以一敗弃之將欲收其後效也不行薄責又無所懲宜且停舊官令白衣將領卿更審量本狀亦任隨事處之所將陣亡之人及戰傷之者並收瘞救療弔死問生冠帶之來豈其獲已言念於此良深嗟悼卿等各秉忠義武過方隅躬冒險難寧不知此無以小失重氣數且激厲以保功名平盧軍儲取能支久著誠以聚食費耗又多早宜處置使得所也今將金帛藥料等物分贖將士并教令巡問春後漸熱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昨史恩明往已有處分趙堪造至委曲知之安祿山等輕我兵威曾不審料致令損失宜其就誅卿既行軍於法合爾然此賊初叛勢尚未合乘其虛弱正可追擒直爲林間山深恃不存之地萬一獸駭致損更多以此思之固須且守伺其有隙乘便剪除如此等宜應是長策且戰者凶事有勝有負無以避遁遂至蒼黃使我驍雄小有奪氣負罪者既其即戮用命者亦宜并獎彼之小醜何足可除所有奏人即當處分平盧以北動靜須知得其委曲隨事防備委卿在遠一一必由但量宜行之奏未晚也

勅平盧使烏知義書

勅平盧使烏知義委卿重鎮安輯兩蕃動靜須知節制斯在而二虜將叛來往有謀曾不是思信其至此又委安祿山輕突挫我軍威不嚴其約是事無豫一朝損失雖悔何追但以卿忠勤復是耆舊雖有過失一切不論實欲盡卿所長收其後效固須易慮以補前闕此賊既叛意其却攻每事須防無失便也一一並趙堪口具夏初漸熱卿及將士宜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

勅平盧諸將士書

勅平盧諸軍鎮將士已下兩蕃殘賊餘類遺存朕嘗懷撫柔其其遷善而數年之內謀叛相仍信是梟鴟固非人也頃者所以列置軍鎮通為唇齒所虞在此豈欲勞人卿等委身邊疆為國展效遇其及噬得不討除近日安祿山無謀率爾輕敵馳突不顧遂損師徒擇將非良傷人已甚事雖既往義實疚懷允在平盧其陣亡之人並委張守珪差人弔祭並勘實鄉貫具以狀聞爾彼傷魂常有贈飾與言悼惜又不能忘

然此賊比來削翦已甚接繩繫頸人有其心安祿山之誅緣輕敵太過勿因此畏懼致失後圖立功成名榮貴斯在各宜勉勵共除凶惡夏初漸熱卿等並平安好遺書指不多及

勅新羅王金興光書

勅雞林州大都督新羅王金興光比歲使來朝貢相繼雖隔滄海無異諸華禮樂衣冠亦在此矣昔是卿率心忠義能此恭勤朕每慕之常優等數想卿在遠應體至懷頃者彼處使來系有物故水工不習食飲異宜奄忽為疾遂至夭殺言近逝者此其命乎想卿

乍聞應以傷悼所以未奏皆依來請夏初漸熱卿及吏人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勅忽汗州刺史渤海王大武藝卿於昆弟之間自相忿鬪門墜窮而歸我安得不容然處之西隣為卿之故亦云不失類謂得所何則卿地雖海曲常習華風至如兄友弟悌豈待訓習骨肉情深自所不忍門藝縱有過惡亦合容其改脩卿遂請取東歸擬肆屠戮朕教天下以孝友豈復忍聞此事誠惜卿名行豈是保護逃亡卿不知國恩遂爾背德卿所恃者遠非

能有他朕比年含容優恤中土所未命將事亦有時卿能悔過愉誠轉禍為福言詞順意尚執迷請殺門藝然後歸國是何言也觀卿衰狀亦有忠誠可熟思之不容易爾今使內使往宣諭朕意一一並口具述使人李蓋彥朕亦親有處分皆所知之秋冷卿及衙官首領百姓平安好并遣雀尋挹同往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勅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大武藝不識逆順之端不知存亡之兆而能有國者未之聞也卿往年背德已

為禍階近能悔過不失臣節迷復非遠善又何加朕
記人之長忘人之短况此歸伏載用嘉歎永祚東土
不亦宜乎所令大戊慶等入朝並已處分各加官賞
想具知之所請替人亦令還彼又近得卿表云突厥
遣使求合擬打兩蕃及契丹今既內屬而突厥私
恨欲讐此蕃卿但不從何妨有使擬行執縛義所不
然此是人情况為君道然則知卿忠赤動必以聞未
保此誠慶流未已春晚卿及衙官百姓並平安好遣
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勅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大武藝多蒙固所送水手
及承前沒落人等來表卿輸誠無所不盡長能保此
永作邊捍自求多福無以加也漸冷卿及衙官百姓
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勅忽汗州刺史渤海郡王大武藝卿往者誤計幾於
禍成而失道未遙聞義能從行其智也朕弃人之過
收物之誠表卿洗心良以慰意計卿既盡誠節永固
東蕃子孫百代復何憂也近使至具知欵曲兼請宿
衛及替亦已依行大明雅等先犯國章竄逐南鄙亦

皆捨罪仍放歸蕃卿可知之皆朕意也夏初漸熱卿及首領百姓等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平盧使烏知義書

勅平盧節度營州都督烏知義突厥去歲東侵已大不利志在報復行必再來契丹及奚一心歸我不有將護豈云王畧頃有沒蕃人出云其見擬東行蕃漢諸軍須有嚴備遠加斥候動靜須知縱有兇徒亦即無慮委卿在遠實謂得人朕固無憂一任量事渤海黑水近復歸國亦委卿節度想所知之春初尚寒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今令白真陁羅往亦賜卿衣

一副並宜領取遣書指不多及

勅河東節度副使王忠嗣

勅河東節度副使兼代州都督王忠嗣及諸將士等大叔承慶至知卿遠經賊境晝夜勤勞雖不遇凶徒亦備盡誠效頃屬時暑士馬遠來行李之間固應疲頓諸軍將等各須撫養令其寧息行迴之人當有宴勞宜令大同軍即辨宴設及時慰勉夏中極熱卿及將士已下並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五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六

勅書

勅董徽運書

勅當自心美書

勅許齊物書

勅陰承本書

勅王斛斯書

勅姜聖嘉運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姜聖嘉運書

勅蓋嘉運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書



勅蓋嘉運書

勅蓋嘉運書

勅李過折書

勅突厥苾伽可汗書

勅突厥可汗書

勅金城公主書

勅王昱書

勅突厥登利可汗書

勅突厥可汗書

勅突騎施毗伽可汗書

勅突厥可汗書

勅突厥可汗書

勅章快兼璽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常州別駕董徵運書

勅常州別駕董徵運書

勅常州別駕董徵運省所奏王昱及嚴正誨表具知所緣卿父往在常州連年縱酒既加風疾行事乖踈董念封經使具論王昱始奏停癢皆憑實狀不是冤誣後自病亡豈可怨訴所言不直欲信無憑卿父襲冠帶復拘法式寧不知此猶且有詞至於卿身合承刺史比來未受亦則有由聞卿少年未閑撫字舉州之衆文籍緩懷若蕃部不安豈虛此位卿若能自勵從此改脩父亡子及終不失舊卿表云部落據險幾許無知亦慮惡人因此扇誘幸無他故勿取破亡今故令內使往問部落及百姓等此事虛實還口具名

狀聞北極暄卿及部落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當息羗首領書

勅當息柘靜維翼等諸州首領百姓等前者令王承訓往宣問事止當州比其却來云諸州亦有所望州縣一也恩豈不均卿等祖父已來為國守境皆盡忠赤防捍外蕃朝廷嘉之官賞相繼近者處置未當又得卿表所論朕皆依行想皆遂願今聞吐蕃屯結近在安戎比來通和未有深隙計其不合為寇未知何故起兵卿彼臨邊各須伺候慮有侵軼損我屋人若

預圖之保無憂也其董懲董嘉宗已有處分訖其董念雙羗羗嘉弄等亦即續有處分必須嚴勅蕃部豫備惡人寇讐縱來計無所得我之深策豈不在茲卿等榮賞勿憂不遂今故令王承訓重宣往意比已熱首領百姓等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嵩州都督許齊物書

勅許齊物近者投降吐蕃云蕃兵已向南出益井比已勅達奚守珪蒙歸義訖卿可嚴備勿失事宜應須防守並委量事處分仍遠著斥候知其有無有則從權無則仍舊慎勿生事騷擾邊人秋中漸涼及吏人

巴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隴右節度陰承本書

勅隴右節度使陰承本使人范正顏至省表具之朕於吐蕃恩信不失彼心有異操持兩端陰結突騎施密相來往事既醜露却以怨尤乃去姚雋用兵取其城堡畧觀此意必欲爲惡必不得先舉但須嚴備遠加斥候察其動靜若形兆已見馳狀以聞諸處軍城數加戒勒若不稱職速須改換今年交兵新到隴右未經戎事大須訓習在彼處置委卿裁之雖有邊虞固無憂也秋初尚熱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

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督護王斛斯及將士等突騎施譯凶暴侵我西陲卿等懸軍過此狂賊爰自去夏以之于今攻戰相仍念甚勤苦近者聞在撥換兵少願多朕每憂之慮遭吞噬又聞兵勢漸合將士同心父子之軍亦不在衆犬羊之類復何能爲屢有殺獲固其宜也卿等各負忠勇爲國忘身鋒鏑之間瘡痍未免或致物故深用哀傷朱仁惠竟致淪亡良可悼惜具有褒贈以慰營魂福流子孫良亦在

此其有類常矢石每戰有功義可成名勇能抗敵或
能出奇以挫凶威並具狀以聞即有優拔自餘戰士
盡力邊荒計其積勞又在絕遠至於行賞豈比尋常
勲樹功名即有官爵且北山雲間虜衆又疲歸途既
難必有携貳張義之將兵若至河西北庭兵又大集
滅胡之舉亦在今時可臨事圖之無失便也一勞未
逸豈不在茲所奏縱賓軌魏塞等官及前年第一立
功入官並依所請訖告身即差使頒送初春尚寒卿
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經略使蓋嘉運書

勅蓋嘉運等安西去年屢有攻戰醜虜肆惡懸軍可
憂卿深識事宜以時救援先聲既振後殿載揚凶黨
聞之卷甲而遁使我邊鎮且得休息然此賊為患勢
未必已可數與王斛斯計會每事先防彼將自勞衆
則離貳我因其隙從此可圖善熟籌之勿失便也春
晚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等狂賊
經冬犯邊為梗將士守備不釋戈甲言念勤苦良深
嗟嘆既負忠義為國盡誠懦夫所難志士所重感激

增氣視死如歸古人之言今知之矣又聞此賊尋亦退散攻圍既解且得休息朕雖在九重心懸萬里念慮之至想所知之近既加兵惟憂糧貯諸處屯種今復何如逆賊有謀還慮殘暴必須善守無令損失若諸城有糧兵復足用忿戾之虜行應再來勞衆離心豈能無隙乘此一舉蕩滅有期宜善撫我人以待其弊小捷小獲何用此為春晚極暄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今賜卿衣一副至宜領取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得卿表并大食東面將軍呼邏散訶密表具知卿使張舒耀計會兵馬迴此雖遠蕃亦是強國觀其意理似存信義若四月出兵是實卿彼已合知之還須量宜與其相應使知此者計會不是空言且突騎施負恩為天所棄訶密若能助國破此寇雙言錄其遠勞即合優賞但未知事實不可虛行卿可觀察蕃情頗有定否即須隨事慰接令彼知之若舒耀等虛有報章未得要領豈徒不實當有所懲絕域行人不容易也今秋此賊形候如何善須防之勿使侵軼特暑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及將士已下朕雖居九重不忘征戍况強寇壓境侵軼是虞言念勤勞良所嘆憐卿等各懷忠義不憚荒遐以此彌年是見誠節去歲因有狂賊在彼屢有戰亡昨得表言對之愴惻然卿狀但言都數其中不列姓名已令勘責可速以實報朕當錄其死義贈以官榮使異域之功存亡受賞近日狂虜形候如何屯收是時尤須備預更資一熟亦復何憂兼聞吐蕃與此賊計會應是要路斥候須明事必預知動即無患耳夏晚毒熱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書指不多及

勅西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吐蕃與我盟約歃血未乾已生異心遂結凶黨而甘言緩我欲待合謀連衡若成西鎮何有卿能先覺有以待之觀釁而行適是軍法且屯苗既能踐衆軍人亦被拘囚如李混之所言不反何謂然則此蕃姦計頗亦陰深外示存約內實伺便事儻不濟即云無負卿還須知其變詐隨事交當使其退得以此爲詞進不得成其凶計如此設拒乃爲上善若事已侵軼兵見交鋒即當率勵驍雄盡敵乃已秋冷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交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卿在西鎮軍務煩勞皆能用心處置不失
頃與突騎進攻歷涉三年降虜生俘所獲過當懸
軍能爾朕甚嘉之有官已有賞勞在卿固合優獎今
授卿重職兼彼領護且復襲進終為後圖吐蕃此來
意不徒爾所有計校前已畧言先覺預防無能為也
萬里之外三軍之宜一以委卿勿失權斷秋後漸冷
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經略使蓋嘉運書

勅蓋嘉運卿久在邊鎮庶事用心又去年出兵肯遠
入賊諸下皆賞卿豈無功言念忠勤不忘褒擢今授
卿雄要仍兼舊官宜知朕心當重寄也突騎施雖請
和好其意不真近勅彼軍與天山計會當審觀事勢
遠着候人若有形勢事變先據如無應會不可虛勞
勢在臨時固難遙斷秋後漸冷卿及將士已下並平
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使蓋嘉運書

勅渤海軍使北庭都護蓋嘉運突騎施凶逆犯我邊
陲自夏已來圍逼跡勒頗得王斛斯表見屯逼城張
義之等入據此城屢與之鬪將士效節逆虜破傷已

不敢攻圍而頓兵不去但邊城糧少或爲其所知持
久則難不可不早爲計也卿可簡練驍武揚聲大入
仍有所保據以防不虞用解邊城之圍以挫逆賊之
勢臨機遣使委卿裁之仍與王斛斯審壽形勢取
全也今故令內謁者監王尚客往一一口具冬中甚
冷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四鎮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及將士
已下萬里懸軍屬此狂寇屢有攻戰能挫凶威遠聞
義勇孰不增氣卿等激厲將士爲國盡誠決命寇讐

成名當代奇功壯節何謝古人矢石之間見危致
良深嗟嘆重其忠烈又聞朱惠中箭今復何似善須
救療使得不死前令具奏陣亡將士欲加褒贈卿宜
識此意卽以實聞近日與賊交鋒臨陣殺敵事須優
賞亦卽奏來所云賊等請和仍尚頓兵北嶺此虜姦
詐首尾百端外示求和內將誘我卿所防慮皆中其
心然則蓋嘉運北庭亦深入頗有所獲想彼知之
虜庭乍聞當合驚駭若以分兵守境諸處防虞烏合
之胡豈堪勞役必將自棄勢亦不久蕪祿儻或覺此
革心請和亦復置立以時開納仍與嘉運計會必取

良圖近所加兵且慮其用臨事制變豈待言之今將
緋紫袍各二十領若有殊功應須速賞並委卿量事
賜之冬中極寒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
多及

勅四鎮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蘇祿忘
我大惠敢作寇讐屢犯邊城將肆其惡雖禽獸是似
而天地不容卿等義心固所發憤朕已勅河西節度
使牛仙客令河西於諸軍州及在近諸軍簡練驍健
五千人并十八年應替兵募五千四百八十人即相

續發遣卿可與蓋嘉運計曾取彼道便隨事進討使
此賊救首救尾形勢分離本既烏合勞則自潰若以
計取可不戰而擒若守而不攻益爲後患卿彼諸將
皆是舊人旣諳山川又能料敵兼與北庭并力事亦
可圖無爲端然連年受弊其所緣邊鎮要切並委卿臨
事籌之可與蓋嘉運審量勿爲彼此之計也所緣兵
募行賜則令所由委遣已別勅牛仙客訖四鎮蕃漢
健兒並委卿隨所召募可得幾許仍具數奏聞史震
襲父可汗即令彼招輯兼與卿計會並臨事處置無
失所宜冬中甚寒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累得卿表知賊等肆惡終冬不去又聞將士與鬪數有殺傷諸胡携離將自此始朕比爲料亦以爲然卿受寄遠方悉心奉國撫巡將士皆得輸誠萬夫一心以少擊衆雖有狂寇固無遠憂朕所懸官爵惟賞忠義苟能盡節亦豈忘功卿可慰勉將士知朕此意若有殊效即具狀以聞且蘇祿凶徒本是鴛合今其師老必有怨嗟至如骨咄王子來投已是其效何國胡不受處分亦是明徵其下離心已至於此

可令間諜更誘其餘此賊敗亡將從內潰且四錄遠皆是孤軍卒欲益兵頗難救急近已勅牛仙客日送五千人其餘驍勇亦即繼發并勅北庭計會卿可與蓋嘉運相知張皇國威誠在此舉俾賊醜虜今也其時勉樹邊勲以成不朽冬中甚寒卿及將士比並如何遣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都護蓋嘉運書

勅北庭都護蓋嘉運近得卿表知舊疾發動請入都就醫欲遂來表慮有邊要萬一失便雖悔何追且蘇祿猖狂方擬肆惡邊城經冬不去西州近復燒屯亦

有殺傷想所聞也此賊諸頭抄掠虜衆已疲亦無能
爲正可取便至如西州近者有賊其數無多烽候若
明密與兩軍作号首尾邀擊立可誅剪何爲當軍自
守信賊公行來有損傷去無關鍵豈是邊鎮之意也
且西庭雖無節度受委固是一家有賊共除有患相
救萬里之外何待奏聞自此之後必須用意今遣醫
人將藥往可善自將療春初餘寒卿及將士並平安
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瀚海軍使蓋嘉運書

勅瀚海軍使北庭都護蓋嘉運及將士已下蘇祿爰
自今夏連犯西陲犬羊之羣屯結不散誠欲出其不
意乘虛以入凶黨聞此必自解圍卿誠朕心有符成
料比王尚客至聞已出師窮冬絕漠荷戈冒險又聞
有所擒獲張我國威言念忠誠良深賞歎在此行也
四鎮狂虜必應袖退彼既有效應合叙勞兼云擒獲
人當優賞宜具實狀一一以聞然此賊爲惡勢將未
已若困窮蹙實則不知安西近亦加兵卿彼士馬自
足可與王斛斯計議遂要圖之春初餘寒卿及將士
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書

勅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等卿比在蕃中已知才
畧一此行事十倍所聞既立殊勳又廣忠節何其壯
也可突于狡羊擬人面獸心事其若長不忠不義
處其難無信無恩專持兩端隨事向背而屈列愚
蔽與之同惡卿比觀變實為遠圖誅元凶而存一番
行權宜而合正道所全者大所慮實深今諸部帖然
皆卿之力也且頃者携叛又甚崎嶇羊馬不保於孳
生田疇不安於耕種寄命山谷併力干戈摠由頑凶
致此勞苦向若無卿此舉信彼所行以疲弊之殘人
當驍雄之巨衆彼則朝夕奔命此方歲月攻守而衆
寡不敵殲滅有期賴卿先見之明遽為轉禍之計以
救萬人之命以成萬代之名豈獨大功真為上智今
將疇其井賦異姓封王以旌厥庸且有後命在彼初
有變故乍應驚擾百姓既知想當安帖卿可與張守
珪量事處置務逐便宜今既一家愛同赤子惟其所
欲隨事撫存春初尚寒卿及衙官刺史縣令并百姓
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苾伽可汗書

勅突厥苾伽可汗比數有信知彼平安良足慰也自
為父子情與年深中間往來親緣義合雖云異域何

殊一家邊境之人更無他慮甚善甚善此是兒可汗
能爲承順副朕之所親厚人間恩好無以過之長保
此心終享福祿子孫萬代豈獨在今比秋氣漸冷卿
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兒登里突厥可汗天不福善禍終彼國必伽可汗
傾逝聞以惻然自二十年間結爲父子及此痛悼何
異所生又聞可汗繼立蕃落並得寧靜良深悲慰且
知無他朕與可汗先人情重骨肉亦旣與朕爲子可
汗即合爲孫以孫比兒似疎少許今脩先父之業伏

繼徃時之好此情更重只可從親若以爲孫漸成疎
遠故欲可汗今者還且爲兒義結旣深當熟思此意
人情終始固亦可知葬事所須並依來請即與弔祭
使將徃必令及期言念宿昔深懷感愴春初猶冷可
汗及平章事與首領部落並得如宜遣書指不多及

勅金城公主書

勅金城公主異域有懷連年不捨骨肉在愛固是難
忘彼使近來且知安善又聞贊普情義是事叶和亦
當善執柔謙永以爲好前後所請諸物其中色種不
違仍別有條錄可依領也春晚極暄想念如宜諸下

並平安好今令內常侍竇元禮往遺書指不多及

勅劔南節度王昱書

勅劔南節度使益州長史王昱近得卿表知蒙歸義等效命出力自討西蠻彼持兩端宜其殘破苟非生事定是輸忠亦卿等指麾更張遠略諸部所請朝貢及蒙歸義等立功並委卿料若合行賞豈在不來時尚炎蒸路且脩阻郵傳之弊公私可知亦云重勞非是有惜想卿臨事思其所宜緣蠻落初寧當須計議若欲入奏亦任暫來春晚極暄卿比如宜遺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登利可汗書

勅突厥登利可汗日月流邁將逼葬期崩慕之心何可堪處朕以父子之義情與年深及聞宅兆良以追悼前哥利施頡斤至所請葬料事事不違所以然者將答忠孝故長紀之數禮物有加道之所存地亦何遠今又遣使叔金吾大將軍佺持節弔祭兼營護葬事佺宗室之長信行所推欲達其情必重其使以將厚意更敦前約且以爲保忠信者可以示子孫息兵革者可以勸疆場故遣建碑立廟貽範紀功因命史官正辭朕亦親爲篆寫以固終始想體至懷春初尚

寒可汗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兒突厥可汗朕與先可汗結爲父子及兒紹續情義日深至於國計亦欲無別兒去年冬討雖有先言然兩蕃旣歸國家亦即不合侵伐朕旣與兒無間終不以此爲懷契丹及奚諸蕃窮者土地不足以放牧羊馬不足以貪求遠勞師徒兼冒鋒敵勝不爲武不勝亦危以此言之當務其大者突騎施本非貴種出自異姓惟在姦數誑誘群胡十數年間又承國家庇廕因其荒遠遂得苟存近日已來敢茲背德又知兒

意亦欲破之前與先可汗舉哀其使不肯就哭當時辭拒彼使其知兒若搃兵西行朕即出師相應安西瀚海近已加兵欲以滅之復何難也儻事捷之日羊馬土地搃以與兒子女王帛別有優賞信是長策可熟思之與兒情親故言及此耳今有少信物至宜領取春初尚寒兒及平章事首領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騎施毗伽可汗書

勅突騎施毗伽可汗天地有正位鬼神有正主敢此違犯必有禍殃不信朕言但試看取可汗雖爲君長

實_六在幽荒陰陽之氣偏僻如此縱欲自大其如天何
往年可汗初有冊立以我國家常爲勢援諸蕃聞此
不敢動搖是我有大意於可汗行陰德於彼國自爾
以後二十餘年情義相親結爲父子可汗身自不覺
豈不知彼之大援而戎俗少義見利生心故闕俟斤
入朝行至北庭有隙因此計議即起異心何羯達所
言即是彼人自告蹤跡已露然始行誅邊頭事宜未
是全失朕以擅殺彼使兼爲罪責北庭破劉渙之家
仍傳首於彼可汗縱有怨望亦合且有奏論朕若不
依舉兵未晚而乃揔無來狀卽起凶謀侵我西州犯

我四鎮連年累月馬死人亡於群胡已聞怨嗟於國
家豈能大損中間使哥德都聃及安胡數半泥臨河
來此求和朕亦信受故遣使相逐且宣往意其後審
觀形勢全是詐欺故密勅半道令迴豈是元心有負
自爾之後侵犯不絕可汗有何兵衆遂此憑陵諸國
聞此豈不得計約算已西諸國未敵我一兩大州可
汗亦應先知何煩遂爾爲惡况安西北庭將士皆是
鐵石爲心可汗其諳不煩更道此則承前輕舉彼自
無義却以我爲失無乃重其過乎可汗向若有禮以
理論奏爾俟斤下羊馬數雖稍多欲爲補荅亦何足

難惟費一州庸調酬還則已大多而乃無義為讎暴
我邊鎮孤城小堡倉卒見危大率而言其數非少彼
若計索馬價我亦須得此物忝是有識之類可不自
解思量又可汗正為寇敗闕伊難如從我界過葱嶺
捕獲并物奏來所有蕃書具言物數朕皆送還贖普
其中一物不留可汗亦以此為詞謂言朕留此物且
蕃中貧薄所見不廣銀瓶香子將作琢竒黑毬赤縻
亦為好物我中國雖在貧下固不以此為貴可汗宜
識此意勿妄生詞且關伊難如越界可汗復邊頭作
梗如此不捉更捉何人遠是邊軍明其用命觀可汗
求和之意此未有真心只擬誘引國家乘便取利如
此等事何用為之我國守信如天終不欺物謂天無
信物自無知然於四時終不差也可汗若遂能為惡
朕當別有處分三二年内試看若為必其自省前非
更思恩舊朕即棄捨大過父子如初可汗更有何憂
百姓皆得安樂一任可汗自料朕亦不復多言一一
在使者口具秋中漸冷可汗及公主衙官並平安好
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兒可汗比來和市常有有限約承前馬數不過數千

去歲以兒初立欲相優賞特勤欲各前至納馬倍多故總與留着已給物市買中間蘇農賀勒兼領堅昆馬來朕以一年再市舊無此法哥解骨支去日丁寧示意又移健達于後到亦以理報知不遣重來須存信約遂乃不依處分驅馬直來無禮無信是何道理朕緣兒義重深為含容論其無知豈能不恠計兒忠孝必無非理未委此等何故而然念其遠來積路艱苦勒令却退去似不相親今覩都賜蘇農賀勒下及昆堅使下總二萬疋絹任其市場想兒知之其馬今並勒令却去至彼之日以理告示也夏未甚熱兒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兒突厥可汗道路既遠使命復稀近日已來音信斷絕朕每多懸念想所知之與兒情義既深庶事無間父子之國直往直來何異一家真無別也蘇農賀勒處刺達干等去歲將馬其數倍多又有諸蕃馬來亦是兒所發遣往者先可汗在日每年納馬不過三四千匹馬旣無多物亦易辦此度所納前後一萬四千緣兒初立可汗朕又約為父子恩義相及不可却廻所以總留計物五十萬匹兼屬國家大禮並放天

卜租庸用度無窮非特和市緣此馬價通谷稍遲處
利達干未還不是故為留滯念悉此意當復寬心今
見續續市場不久望了即當發遣迴日非賒在此還
如當家去住亦何異也此後將馬來納必不可多還
如先可汗時約有定准來使交易發遣易為事須久
長不是限隔今故令趙惠琮往并有少信物別具委
曲至宜領秋秋氣漸冷兒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
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突厥兒可汗內侍趙惠琮從波還一一口莫深意

遠懷兒表中猶言前年退馬多兼云糴農賀處糴連
干二年在內與兒更無間外庶事一家所以趙惠琮
去時皆以實報今者來報尚未體悉且去年所將馬
來前後數倍常歲至於好惡未必皆以兒知其中老
弱病患及軀格全小不堪駕馭如何總留所以略簡
多少仍是十退一二是在於兒處大為存情何故米章
尚嫌多退必若留售惡馬亦恐諸蕃笑人兒既君長
北番復與朕為父子須存分義使遠近知之勿信下
人專由利動蘇農賀處羅達干等續續市買甚有次
第雖校遲少許物並好於往時不久當迴亦勿恠也

所欲遣使來者既爲父子之國來往乃是尋常須知平安復申朝覲佇聞來使用慰朕心冬中極寒兒及平章事並平安好所有委曲皆使至口具遺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緣國家先代公主既足舅甥以今日公主即爲子婿如是重姻何待結約遇事足以相信隨情是以相親不知彼心復同以否近得四鎮節度使表云彼使人與突騎施交通但蘇祿小蕃負恩逆命贊普並既是親好即合同嫉頑凶何爲却與惡人密

相往來又將器物交通賂遺邊鎮守捉防遏是當使潛行一皆驚覺夜中格拒人或死傷比及審知亦不揔損所送金銀諸物及偷盜人等並休悉諾教藏却將還彼既與贊普親厚豈復以此猜疑自欲坦懷略無所隱縱通異域何慮異心又西南諸蠻元是異類或叛或附恍惚無常往年被略彼蕃率種歸我緣李知古處置失所又即翻然改圖彼此之間有何定分而彼有來者乃云此先舉兵以蠻爲詞未知孰是今既無外當以此思之緣彼州鐵柱前書具報一言不信朕豈厚誣更以相仍便非義也鐵柱書唐九徵

所作百姓咸知何不審之徒勞往復至於邊將在遠
下人邀功變好爲惡誠亦在此非獨相規亦當自誠
如此覺察更有何憂萬事之間一無所限隔所以細
故無不盡言想所知之體至懷也晚春極暄贊普及
平章事首領並平安好有少信物別具委曲遣書指
不多及

勅磧西支度等使章仇兼瓊書

勅磧西支度營田等使兼知長行事殿中御史章仇
兼瓊近聞卿手足風緩頗有所廢而不敢言病竭心
自公良用嗟稱有古人之節西庭旣無節度緩急不
相爲憂緒御使車兼有提振不獨長行轉運營田而
已事務方劇氣候又偏將祿之間自須得所今遣醫
人將藥就彼看療可與之商量隨病所宜冬寒卿比
平安遣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吐蕃贊普近實元禮在事具前書贊普後來
亦知彼意朕推心天下皆合太和况於彼蕃復是親
姪仍加結勳盟誓再三以至道言之此亦仁義不薄
也而贊普且猶未信復是何心君長大蕃固不容易
所云去年七月雋州將兵抄掠兼有詿誘雋州之外

尚隔諸蠻既背吐蕃自行寇抄掠而乃推托於我何
爲遙信虛詞且西南羣蠻別是一物旣不定於我亦
不專於吐蕃去即不追來亦不拒乃是兩界所有只
合任其所歸自數十年來或叛或附皆所親見豈假
縷言往者此蠻皆恩侵我邊鄙昆明即雋州之故縣
鹽井乃昆明之本城今復舊疆何廢脩築而云除却
是何道理且邊境備守彼此常事今旣和好何有嫌
疑至如西自葱嶺已來沿邊諸處或地勢是要或水
土是好彼有城鎮亦皆內侵朕旣不解廣求更以自
益緣已和好不可細論且公豐山築城改城置鎮皆
入漢界何曾以此爲言而彼即生詞未知何意邊城
委任當擇忠良無信小人令得間構夏中已執贊普
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自與彼蕃連姻亦已數代又與贊普結
約于今五年入使往還未嘗有間朕以兩國通好百
姓獲安子孫已來坐受其福疆場之事幸且無憂此
雖境上有兵固是存而不用在彼邊事與此何殊近
得來章又論蠻中地界所有本末前書具言贊普不
體朕懷乃更傍引遠事若論蠻不屬漢豈復定屬吐

蕃耶彼不得所即棄此不待所即肯去如此常事
何乃固執復於國家何有朕重利之至如彼中鐵柱
州圖地記是唐九徵所記之地誠有故事朕豈妄言
所脩城壁亦依故地若不復舊豈爲通和蠻中抄掠
彼人勘問亦有此事緣其初附漢人未行亦有姚雋
邊人姦險求利或入蠻同盜亦不可知旣與替普重
親朕又君臨大國正欲混同六合豈復侵取一隅再
三已論何乃不信顧斯薄德良用咨嗟且如小勃律
國歸朝即是國家百姓前遭彼侵伐乃是違約之萌
朕以結信旣深不顧其小中間遣使曾不形言替普

何獨相尤而不思已惡之事所存旣大當共成之近
聞莽布支西行復有何故若與突騎施相合謀我積
西未必有成何須同惡若爾者欲先爲惡乃以南蠻
爲詞今料此情亦已有備近令勒兵數萬繼赴安西
儻有所傷慎勿爲恠也朕心無所負事欲論平但國
家之所守者信鬼神之所助者順未有背道求福違
約能昌何況兵衆不可當而又天道所不假以此求
濟不亦難乎遠道所傳多應不實亦計替普不合異
圖故令人審看定何緣也待潘息迴日更別具委曲
今附少物具如別數爲路遠不得多附春首尚寒替

普及公主比如宜也平章事並平安好今使內常侍
寶元禮遣書指不多及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六 終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七

勅書 制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金城公主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金城公主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張待賓書

勅牛仙客書

勅張待賓書

勅護密國王書

勅護密國王書

勅識匿國王書

勅勃律國王書

勅諸國王書

勅罽賓國王書

勅日本國王書

勅西南蠻首領書

勅靜州首領書

勅蒙歸義書

勅蠻首領書

勅安南首領書

南郊赦書

東封赦書

后土赦書

籍田赦書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得七月一日信所言陰承本奏請不擬與彼和將兵馬大入者至如和與不和事皆由朕自斷何人輒敢奏聞何兵即敢擅入所結親好不是近年文成公主已來亦重疊矣中間或絕或繼終是善

好存焉惟道此有謬臣不知彼事造其須自覺豈可推過至如兵馬邊備彼與此同既見彼處加兵豈此總無備矣疑自彼起不可相尤近日築城不出疆界邊頭有要隨事脩營何所致疑以此爲語如彼頻歲亦築數城若不惡心何故嚴備因是邊境常事不足爲言忽此相尤深所未達彼蕃必其自守此兵終不妄行所立盟約更知何用鬼神知意不必多言秋氣已冷贊普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此使前至之日具知彼意寶元禮中間

所去亦已備論且親以舅甥之國申以婚姻之好義非不重心豈合疑頃歲以來加之盟約此又不信其如之何至如境上蠻夷元是衆物來不可拒委不可追前書已言想所知也而每來信使皆以爲詞或去越界築城或稱將兵抄掠且蠻旣背彼伊自築城城在蠻中人即隨地所以侵竊亦是群蠻皆在荒遐豈關處分而歸過於我無乃甚乎邊境小人不識大體此旣未免彼亦有之間構旣行猜嫌互起朕近已知此贅普亦須察之勿取浮言虧我大信以絕兩國之好甚善甚善所有諸事皆具前書公主所請與人官及內人品第即當續有處分春晚漸熱贅普及平音事並平安好今有少物別具委曲至宜領取遣書指不多及

勅金城公主書

勅金城公主歲月流易忽復經年言念遠情何能已已比者通好信使數來知彼所宜善足爲慰國家大計以義斷恩離別嬰心固當自抑仍口須和順使歡好如初所請授官及內人品第旣久在彼誠亦可矜即當續有處分宗玄禮衰疾近不能起賈昆之緣此未得獨行待其稍瘳亦即遣去今有少信物至宜領

取春晚公主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朕與彼國既是舊親近年已來又加盟約如此結固仍有猜嫌明知異域之心亦難可保此者所有信使惟知怨此相違自料國家何負於彼至於突騎施最爾醜虜頃年待我為援幸至今日而敢辜恩朕未即誅之待其惡積贊普越界與其婚姻前者以意向道即云尋已告絕朕亦委信以為必然今乃定婚如初惡黨可見又奔布支西出朕具知之令實元禮往彼問以何故又道別緣他事為此追還其

人贊普將兵西向擬行攻取前後詐妄言與事違驗在目前得不得嘆恨夫人之所以為貴者以其有信有禮國之所以能強亦云惟信與義若言不可信義不可親雖在匹夫尚多耻愧何況君長能無情乎彼突厥范人面獸心偏僻荒遠見利則背與親實難贊普背朕密恩共彼相厚應非長策可熟思之又比來觀彼事意有殊往日惟任計數以此為能今與突騎施和親密相結託陰有贊助而傍作好人如此潛謀亦非遠計所欲為患不過邊庭且邊鄙之於中國如毫毛之在身耳以彼戎狄侵我毫毛雖實無多何須有楨

朕所以殷勤和好欲靜邊人君國之心不能忘也亦與替普累代舊親幸無大故不宜輕絕今邊鎮兵馬不可不防被亦有之與此無別既不先舉自足知心從前所言豈有虛也秋晚稍冷替普及平章事首領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金城公主書

勅金城公主 敕有來使聞彼安寧差慰遙心想所知也柔順之道既以夙成終始用心貴於無失惟此而已餘不足言所附物並依領具有還荅并更附少信物別有委曲至宜領取秋冷念比何似遣書指不多及

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吐蕃贊普比亦覺彼事勢有異略加防備仍未益兵今得安西表來莽布支率衆已到今見侵軼軍鎮并踐暴屯苗先知彼有異謀猶未自將至此者且莽布支西出朕先知之前今問其行由得報自緣別事今乃爲賊負心如何安西諸軍去此萬里倉卒遇敵何暇奏裁既彼交侵必應拒鬪倘有傷損可無相尤軍城鎮守之人不可束手就死事由彼起深所咨嗟且累代舊親復新有盟約彼既欺負天地違犯

鬼神如此用心更知何道一往邊頭所備只緣慮有非常今果如言防乃不錯突騎施異方禽獸不可以大道論之贊普與其越境相親只慮野心難得但試相結又後如何於朕已然義則合絕但爲誓約在近親好又深彼雖背恩豈我尤效先今莽問欲盡舊情必定爲惡別爲之所一昨遣內常侍劉思賢送公主封物并每年國信物見已臨路適會表來思賢此行量其在道遲緩今故令劉思賢判官劉明子先行具宣往意秋冷贊普公主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勅天山軍使西州刺史張待賓吐蕃背約入我西鎮觀其動衆是不徒然必與突騎施連謀表裏相應或恐賊心多計諸處散下鐵關干術四鎮咽喉倘爲賊所守事乃交切已勅蓋嘉運與卿計會簡練驍雄於要處兵以爲聲援仍遠令探候知其有無自外臨時皆卿量事秋冷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河西節度副大使牛仙客書

勅河西節度副大使太僕卿攝御史大夫牛仙客突

騎施連歲犯邊凶惡如此若不威服祇長寇讎自夏
及今歲不散踈勒雖解邊城見侵雖無如我何亦
爲邊所患終須有計以挫凶謀卿可於河西諸軍州
揀練驍雄五千人卽赴安西受王斛斯分部朕當發
遣十八年安西應替五千四百八十人與彼相續足
得成師若無斲勞何從息甲且此賊狂悖不論信義
直肆凶毒其意已然不此加兵以圖撲滅使其驕暴
豈有寧時已勅蓋嘉運與王斛斯審量事宜臨時爲
計旣爲卿探訪所管亦宜隨要指麾無有別勅發三
萬人此但聲援而已可大張威勢遠使震懾又恐安

西資用之乏卿可於涼州將二十萬段物往安西

隨事支擬及克宴陽朕則續支送涼州云

勅天仙軍使張待賓書

勅天仙軍使張待賓近知賊下燒此安然即去竟無
片候來不預知如此防邊無乃踈闊此一分頭控
計其數不至多向若烽鋪稍明復與北庭計會相
來擊賊可無遺且邊鎮統軍俱受朝委共防邊害
異一家況在絕漠尤宜相援已勅蓋嘉運訖可與之
籌宜凶黨復來固須有預冬中甚寒卿及將士並
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護密國王書

勅護密國王真擅朕知卿忠赤能保國境所以前加禮命用叶蕃情卿感此殊恩盡力外禦聞有凶寇能伸遠績以義動衆雖弱必強豈獨人心亦有神助其用嘉歎不可忘也冬末甚寒卿及將士比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護密國王書

勅護密國王真擅朕聞積惡自取滅亡想所知之不復煩述卿此者雖受冊立緣此未得還蕃彼既伏辜固無隔闕卿宜揚國命慰撫遠人保我西陲長守誠節突騎施凶逆慮其肆掠卿宜善計勿令不覺其來已西商胡比遭殺劫掠道路遂斷遠近呼嗟卿宜還國必須防禁蕃中事意遠路難聞可量彼權宜便與王解斯計會夏末甚熱卿及首領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護密國王書

勅護密國王真擅朕聞積惡自取滅亡想所知之不復煩述卿此者雖受冊立緣此未得還蕃彼既伏辜固無隔闕卿宜揚國命慰撫遠人保我西陲長守誠節突騎施凶逆慮其肆掠卿宜善計勿令不覺其來已西商胡比遭殺劫掠道路遂斷遠近呼嗟卿宜還國必須防禁蕃中事意遠路難聞可量彼權宜便與王解斯計會夏末甚熱卿及首領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今授卿將軍賜物二百疋錦袍金鈿帶七事已下節
級者有衣物各宜領取莫末甚熟卿及百姓並平安
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教律國書

勅教律國王蘇波謹忙得玉解斯義卿所與斛斯書
知卿忠赤輸誠國家外賊相誘執志無二又聞被賊
侵寇類亦環虞能自支持且得退散并有殺獲朕用
嘉之卿兄蘇來兮及首領已下各見與官賞具如別
勅今賜物三百疋銀盃銀盤各一衣一副并金鈿
帶七事並宜領取莫中甚熟卿及首領並平安好遣

書指不多及

勅諸國王葉護城使等書

勅諸國王葉護城使等突騎施不道連年作寇使我
邊鎮常以爲虞諸處攻圍所在堅守能伺其隙各有
誅夷比卿等赤誠臨事效節使妖不勝德氛祲自消
遙料凶謀還慮再下且賊衆息合疲於重來勞則心
離久必有隙卿等常須有預以逸待之一二年間奇
功可立富貴之舉彼賊是資忠烈之懷此心可度今
各賜卿衣一副聊慰勤誠所有勲勞已令叙定當續
有處分想亦知之春暄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

勅罽賓國王書

勅罽賓國王得四鎮節度使王斛斯所翻卿表具知好意然事在絕域不可預圖卿若誠心任彼量度事遂之日必有重賞朕每於遠國未常有所食言想亦知之勿致疑也秋初尚熱卿及首領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日本國王書

勅日本國王王明樂美御德彼禮義之國神靈所扶滄溟往來未常爲患不知去歲何負幽明并乖真人

廣成等入朝東歸初出江口雲霧斗暗所向迷方俄遭惡風諸船飄蕩其後一船在越州界即真人廣成尋已發歸計當至國一船飄入南海即朝臣名代艱虞備至性命僅存名代未發之間又得廣州表奏朝臣廣成等飄至林邑國既在異國言語不通並被劫掠或殺或賣言念災患所不忍聞然則林邑諸國比常朝貢朕已勅安南都護令宣勅告示見在者令其送來待至之日當存撫發遣又一船不知所在永用疚懷或已達彼蕃有來人可具奏此等災變良不可測卿等忠信則爾何負神明而使彼行人罹其凶害

想卿聞此當用驚嗟然天壤悠悠各有命也中冬甚寒卿及百姓並平安好今朝臣名代還一一口具遣書指不多及

勅西南蠻大首領蒙歸義書

勅西南蠻大帥特進蒙歸義及諸酋首領等卿近在邊境不比諸蕃率種歸誠累代如此况卿等更效忠赤朕甚知之頃者諸酋之中或有携貳相率自討惡黨悉除即日蕃中應且安帖然則地臨外境亦須有預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卿等思之豈虛語也所有蕃中事意使者具知之比秋涼卿及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拓靜州首領書

勅拓靜等州部落昨王承訓去緣當州百姓有相扇動故令宣旨告示彼人如卿拓靜等州種落各異本自寧帖何復爲言此者探訪使處置或未得所朕既知之已有處分卿等祖父忠赤輸誠國家既是子孫久襲冠帶各先業足得坦然何所憂虞而云驚懼宜各遞相告語勿使更然夏中已熱首領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西南蠻大首領蒙歸義書

勅蒙歸義吐蕃於蠻擬行報復又雋州鹽井本屬國
家中間被其內侵近日始復收得卿彼蕃落亦應共
知吐蕃惟利是貪穀論鹽井比有信使頻以爲詞今
知其將兵擬侵蠻落無擬取鹽井事似不虛國家與
之通和未常有惡今旣如此不可不防卿即與達奚
守珪部落團練候其有動方可出兵必無事蹤亦不
得先舉雋州相去道里稍遙若有驚急復須爲援並
委卿與達奚守珪計會無失事宜卿於國盡誠在邊
爲捍委寄得所朕復何憂秋中漸涼卿及首領百姓
並平安好今故令內給事王承訓往一一口具遺書
指不多及

勅蠻首領鐸羅望書

勅故姚州管内大酋長那傍時嫡孫將軍鐸羅望卿
之先祖輸忠奉國遽聞祖逝深愴于懷言念邊人必
籍撫綏又遣蕃界兼濟鎮遏卿宜繼承先業以副朕
心故遣宿衛首領王白于姚州都督達奚守珪計會
就彼吊尉便授卿襲浪寧州刺史并賜綾彩三百疋
至宜領取秋中已涼卿及首領已下並平安好遺書
指不多及

勅安南首領爨仁哲書

勅安南首領歸州刺史爨仁哲潘州刺史潘明威獠
子首領阿迪和蠻大鬼主孟谷悞姚州首領左威衛
將軍爨彥徵將軍昆州刺史爨嗣紹黎州刺史爨曾
戎州首領右監門衛大將軍南州刺史爨歸王南寧
州司馬威州刺史都大鬼主爨崇道昇麻縣令孟耽
卿等雖在僻遠各有部落俱屬國家並識王化比者
時有背叛似是生梗及其審察亦有事由或都府不
平處置有失或朋讐相嫌經營損害既無控告自不
安寧兵戈相防亦不足深恠也然則旣漸風化亦當
頗革蠻俗行須陳請何不奏聞蕃中事宜可具言也
不多及

制書

南鄭嚴書

門下朕獲三靈于今一紀聽政中昃每不敢康觀
書一夜將求諸道而頃年已來每思至理或遠人勿
率或嗣歲不登淳朴未還楊厲斯在爲人上而慙德
奉天明以畏威故祝史正辭必期於陳信郊丘備禮
將俟於昇平今宗廟降靈克開厥後乾坤交泰保合

太和麟鳳龜龍玄符黃瑞之祉蠻夷戎狄梯山航海
之琛莫不日月以聞道路相屬顧惟不德當茲休運
欽若昭報疇咨故實所以今年獻春恭祠后土季秋
吉日追崇九廟秣必先於曾經稽肆類於虞典爰因
長至欽謁上玄告受命之元符昭嚴配之成績大典
云備至誠克展諸侯駿奔來於穆之相百神受職率
咸秩之文六變已陳三獻斯畢蓋春秋之大事莫先
乎祀王者之盛禮莫重於郊柴燎克終感慶罔極豈
予一人之福亦爾萬邦之賴宜因咸和之際俾承厚
下之澤可大赦天下嗚呼君臣一體休戚共焉朕欽
承天命躬傳大寶蓋憑累祖餘業得一之符亦由群
公舊勳不二之力永言繫賴其敢忘之自武德已來
實封功臣知政宰輔有身無人故而亡官實封子孫
淪屈者所由勸責具狀以聞存者可籌其官榮逝者
當錄其胤嗣使幽明同慶知有令辰

東封敕書

門下朕聞黃監唯后后克奉天既合德以受命亦推
功而復繼履初作者七十二君道洽時至符出
皆用事于介丘作中於上帝人神之望蓋有以塞之
皇王之序固可得而言之朕接統千載承先五葉惟

祖宗之德在人惟天地之靈作主往有內難幽贊而
集大勳間無外虞守成而續舊服未嘗不乾乾終日
思與公卿大夫上下叶心聿求至理引我烈聖其庶
乎馨香今九有大寧群氓樂蒸時必敬禮而不奪物
亦順成而無天懋建皇極幸致大和聚乃幽遐率由
咸被戎狄不軌唯文告而來庭鱗鳳已臻將覺悟而
在藪以故凡百執事亟言大封頌惟不德初欲勿議
伏以先聖儲祉與天同功荷傳符以在今敢侑神而
無報大節斯在朕何讓焉遂奉遵高祖太宗之業憲
章乾符之典時邁東土柴告岱宗精意上達彤嚮來

應信宿行事雲物呈祥登降之禮斯垂嚴配之誠獲
展百神群望莫不懷柔四方諸侯莫不來慶斯事天
下之介福邦家之耿光也無窮之休祉豈獨在予非
常之惠澤宜其逮下可大赦天下朕躬陟天門宿齋
日觀時屬嚴冬雪候初夜風寒朕因露立祈恩誓欲
代人當咎俯仰之際頓首霜飈無獻之儀變同詔景
誠荷上天垂祐亦賴靈山吐祥詩云地德不報宜封
太山神爲天齊王禮秩加三公一等宜令所管崇飾
祠廟環山十里禁其採樵給近山二十戶後以奉神
祠率土之內賜酺七日至於村坊宴樂不得聚飲煩

勞其節文有未逮及者所司比類奏聞其封祀有數處行事者從一處叙赦書日行五百里主者施行

后土赦書

門下昔者巡狩所至柴瘞斯者蓋取誠享以遵告類朕恭承祖宗之烈獲主神祇之祀夙夜祇畏不敢荒寧故勒兵朔陲先展義於汾社廻旆惟上遂有事於郊壇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則漢氏祈穀未始正名周禮降神乃爲徼福而已朕以天命之重予道爲先惟茲精神在乎敦孝庶蒙福於四海斯永康於兆人是以率由舊章敬恭明祀嚴祀之誠旣展奠獻之禮又終且春秋之議大事若禘禘祭之福庶品維祺豈獨在予而共有斯慶可大赦天下

藉田赦書

門下昔者受命爲君體元立極未有不謹於禮而能見教於人朕其庶乎有慙作者方冊存而可舉舊章絕而復尋自古所行無一而廢將以上乞靈於宗社下蒙福於黎元朕茲精誠天官降監今嗣歲初吉農事將起禮有先於耕籍義緣夫於桑盛是所嚴祇敢不敬事故躬載耒耜親率公卿以先萬姓遂終千畝謂敦本之爲小何布澤之更深宜有順於發生俾無

備於行惠可大赦天下宗廟致享務在豐潔禮經沿革必本人情遵豆之薦或未能備物服制之紀或有所未通宜令禮官學士詳議具奏朕自臨天下二紀于茲不敢荒寧日加兢業而災沓未弭黎人未康若有由而然則在予之責有能直言極諫者具以狀聞每渴賢良無忘鑿窳頃雖虛佇未副旁求其才有王霸之畧學究天人之際智勇堪將帥之選政能當牧宰之舉者五品已上清官將軍都督刺史各舉一人孝悌力田鄉閭推拙者本州長官勘實有才堪應務者各以名聞致仕官久歷清資始終稱著年漸衰邁惟有可矜量與改職依前致仕宗子中有才行著聞凡尚沉屈者委宗正勘實奏聞唐元兩營立功官任折衝並改與郎將郎將改與中郎其亡官失爵量加叙叙五岳四瀆名山大川及自古聖帝明王忠臣良相益令所在長官以禮致祭赦書有所夫該者所司比類奏聞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敢以赦前事相言告者以其罪罪之都城內賜酺三日希告遐邇咸使知聞

市原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八

表狀

復中書侍郎表

進奉鏡錄表

荊州謝上表

賀赦表

冊皇太子表

進白鹿表

爲王峻謝表

獻寫聖真圖表

爲何給事進表

論教皇太子狀

論內勸婦女狀

論東北軍狀

論憂薛王疾狀

論薛王薨狀

請御注經狀

將士刊石紀功

傳授御注經狀

西幸政期請付史記狀

為寧王寫經狀

賀張待賓奏討捷狀

賀北庭解圍狀

賀奚英丹離貳狀

賀誅奚賊狀

賀破突厥狀

賀東北累捷狀

賀突厥要重人死狀

賀突厥傷死狀

賀突厥二徵狀

賀破賊狀

賀賊遁走狀

賀雪狀

賀待講賜衣物狀

賀雨狀

賀晴狀

賀雨狀

賀雪狀

賀祈雨有應狀

賀太陽不虧狀

賀祥雲見狀

賀麥登狀

賀進古銅器狀

讓起復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表 并御批

草土臣言伏奉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制復臣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者外沮公望內奪私情餘生力微哀怖

殞絕臣誠哀誠懼死罪死罪臣伏以宰相所職贊理

庶事陶冶太和以遂萬物苟非所任有受其殃臣實

卑人本無大用况在艱疚觸緒長迷矧以素所不堪

加之荒塞而軍國事重翼亮誠難臣獨何人謬居此

地退省所有負敗將及雖願感恩何何祇命其於塵
玷聖鑑汚辱台衡於國非急於禮虛廢臣比年限役
多闕晨昏疚疚之際遽幸救藥凶諱之日遠隔追攀
而星霜未周冠冕載道是以庭闈昔絕几筵今阻凡
曰名教實所深哀伏惟眷情有以永錫况質言非讓
悲歎不文祈天之心惟聖所體實與哀素有次喪紀
獲終俯鑒荒迷乞遂情禮臣無任感絕哀迫之至謹
詣朝堂奉表陳乞以聞臣誠哀誠懼頓首頓首死罪
死罪謹言開元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草土臣張
九齡上表

御批

卿去歲禮闈權受樞密實關政本將倚為相頃來升
用是會宿心雖屬家艱已踰年序未有至孝誰能盡
忠若墨線之義不行蒼生之望安在謂此情難奪豈
成命可移比日行在竹卿仗轡今既至止無勞固辭
朕以非常用賢曷云常禮哀訴即宜斷表今日便上

千秋節金鏡錄表

臣九言伏見千秋節日王公已下悉以金寶鏡進
獻貴尚之尤也臣愚以謂明鏡所以鑑形者也有
妍則見之於外往事所以鑑心者也有善惡則省

之於內故皇帝鏡銘云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又古人云前事之不遠後事之元龜元龜亦猶鏡也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聖德之至動與天合本已全於道體固不做於事鑑然覆載廣大無所不包聖道中虛有來皆應臣敢緣此義謹於生辰節上事鑑十章分爲五卷名曰千秋金鏡錄雖聞見褊淺所擇不深至於區區效愚其庶乎萬一不勝悃欵之至謹言

荊州謝上表

臣九齡言伏奉四月十四日制授臣荊州大都督府長史聞命皇怖魂膽飛越即日戒路星夜輶馳屬道所使多驛馬先少以今日八日至州禮上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不即飲氣取死豈敢輒惜餘命伏念心無黨惡死則似同以此偷生猶希聖察臣往年按察嶺表便道赴使訪聞周子諒久經推覆遙即奏充判官尋屬臣改官使亦有替其後信安郡王禕奏將朔方驅使便請授官臣以其嶺外勤勞因而奏乞事不敢隱未止涉私然進用非人誠宜得罪但臣特蒙拔擢出自宸衷陛下所用隱微惟臣而已伏思報效竊恃聖恩每於事端無所防避智識雖淺

罄竭則深微誠區區義有所在豈復與此私協以負
累聖鑒臣雖至頑至愚不至於此皇天后土照臣血
誠夙夜煩寃欲辨無路臣聞物有窮者必訴於昊天
人有痛者必呼於父母臣今孤苦不乞哀於聖君豈
蒙惡聲遂銜寃以沒代臣受性愚鈍闇於知人稟命
舛剝與此凶會誠合自死以謝天威所以側息苟存
者臣爲聖朝所用旣極榮寵而一朝至此恐玷明時
在臣微生有若螻蟻身名俱滅誠不足言今釁咎則
然恩禮猶重面日有覲夙夜唯憂戴盆望天豈期上
達又未能宣布聖澤少荅殊私踴躍兢皇動失次第
無任荷懼兢悚之至謹附河西經略判官所部朝義
郎法曹參軍蘇銳奉表陳謝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賀赦表

臣言伏奉今月八日制恩春郊展禮惟新布澤臣聞
古之王政雖在方冊將崇舊典必俟聖君伏惟開元
神武皇帝陛下德合天明道高帝載以爲春者發生
之氣氣者含育之本事乃重於歲始禮故親於東郊
振絕代之綱作名王之法布澤行慶昭德順時以合
陰陽之和以乘天地之正凡在品彙莫不昭蘇臣待

罪荆南亦濫承恩賜臣無任欣慶荷之至謹因所部送永王俸料官當湯縣主簿陳瑋奉表陳賀以聞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慶冊皇太子表

臣言伏奉今月二日制冊立皇太子者伏以皇太子天實生德睿智夙備爰以吉辰光膺盛典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建儲固本體天合聖萬方之心永貞是屬一人之慶大賚斯在臣待罪荆南不獲稱慶闕庭欣躍之誠實百常品無任悚踊慶躍之至謹遣所部宣義郎行枝江縣尉揚崇仙奉表陳賀以聞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洪州進符

臣聞聖法天則至理誠於元氣天表聖則嘉瑞託乎群生將以幽贊全玉澤覺悟生靈知至德之所感如虛響之必應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道字神化體合乾行品物所資太和罔不叶圖謀所載殊祥罔不臻故郡國上言日月相繼臣所部豫章縣某月某日獲白鹿一休氣所集靈質自呈欲效符社易爲馴狎臣謹按瑞應圖云王者明惠及下則白鹿見又按孝經援神契云王者德至鳥獸則白鹿見蓋鹿者仙壽之

物實爲禎之表雖時穡稔固不假於羽毛而天
意人事誠收伸於耳目臣下勝感慶之至謹詣某所
奉瑞麇表進以聞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謹言

爲兵部尚書王燮謝平章事表

臣言伏奉今月二十九日制授臣兵部尚書同中書
門下三品殊常寵靈妄集疲朽承恩竊喜任重惟憂
臣誠歡誠恐伏以虛受之難魯史以量其力蒲盈之
過夏載誅其招損臣階緣試吏際會登朝遂得入拜
尚書比天之喉舌出典方鎮爲王之爪牙雖忠烈之

誠心知所勸而績田之美歲久無聞今陛下不以不
能爲光爲寵寘之南面堂之上參以軍國之謀實恐萬
足不任鷦翼爲刺退失微臣之守上累陛下之明是
以求夕九飛終朝三省泉谷爲懼氷炭在懷道雖願
於將行位固慙於去幸得臣已有別狀具所讓人猶蒙
曲私未寢嚴命方欲俯僂恭命對揚休光磨鉛效於
一割策蹇同於十駕臣誠懼塵台席謬齒國華將何
以允荅鴻私弼諧大化拜命祗惕罔知所爲臣不勝
荷懼之至謹奉表謝以聞臣誠惶誠恐謹言

爲信安王獻聖真圖表

臣言臣一昨扈從西狩岐陽時以有年事因農隙整
六軍之衆脩大田之恆戍卒是訓威武載揚屬草淺
獸肥霜清氣殺詔虞八以即鹿命荊州而起烏陛下
親御弧矢紆駕林衡名耳不合圍取其背者雖有逸群
之狡走險之捷而飛其以騁轡縈紉如組綠沉緞鏘宛
轉若神必命中於前世初皆應絃而絕倒其餘變態不
測神妙無窮非臣瞽言所能模狀旣而備獻禽之禮
虔薦寢之誠教人以孝自天作則此外效獲畢賜懿
親兼禁羽騎無犯宿來是行也典禮斯備仁恩允洽
三令惟肅七德以宣魏武何階亦紀功於猛獸周文

左擬將比義於非熊臣忝籍宗枝幸陪鑿鑿親觀神
武冠絕古今以爲載之空言不若圖之繪事向所述
至今皆寫真雖天顏不違而丹青莫擬徒極愚思庶
好萬一謙一一陳伏深戰汗臣誠惶誠恐謹言

爲何給事進亡父所著書表

臣言臣父某官某_子往歷樞近志勤忠益至於霸王
大畧軍國要務事關興替言涉箴規因著十篇名曰
帝圖秘錄將欲獻納纔加撰次尋屬臣私門殃譽夙
遘閔凶手澤所存心瞿不忍遂未奏御猶在緘滕二
紀及茲遺言將墜_此愚臣不克負荷不揚休烈俾亡

父之業聖代莫傳漢悉披垣若真水谷伏惟陛下聽政中是觀書乙夜心上皇而合道恨古人於同時而臣亡父所論君臣之際必欲驗之行事非真垂於空文誠宜上感宸衷而沒代而匡輔下藏秘府因聖君以發明竟未上聞人增悲懼臣不勝感惕之至謹繕寫封進以聞謹言

論教皇太子狀

右臣伏以皇太子是天下之本爲國之貳今則睿質漸長猶在深宮所與近習者未必皆正人端士安於逸樂久則性成是以古者明王恐其若此雖在赤子

先之以教必使耆儒碩德爲之師保故大戴禮云周成王在襁褓之中太公爲之太師教之順也周公爲之大傅傳其德義召公爲之大保保其身體是故成王能聖周道用康秦始皇使趙高傳其太子胡亥因教之以獄所習者非辨勸人則夷人之三族也胡亥即位秦氏以下則明人之性情莫不由習若近正人聞正事雖欲爲惡固已不忍若親近細人不聞教諭縱欲行善猶未知所適此必也胡越之少生則聲同長則語異蓋習者天賦習者所習習於胡則胡習於越則越故知成於所習習不可不慎臣伏願詳擇典

故徵用名賢執經勸學朝夕從事俾皇太子得於所習天下幸甚謹奉狀以聞謹啓

論內勘別宅婦女事狀

右件婦女事緣卑職綏兩縣檢括有所阿容即顯宣什憲司糾摘其罪今便收補入內別加推逐道路有云何急於此若在外勘當慮以相寬其餘法獄豈皆應就內始可以杜其請託方益威嚴便是法不肅而吏不懼其弊尤重於別宅者也昔漢丞相府尚不按吏誠以務在尊崇體不可失况天子中禁而有此名丞尉極微所緣至小固不足以應黜聖聽雖在內審外議切切未爲得所即有聞知不敢不奏謹狀

論東北軍未可輕動狀

右高力士宣奉勅張守珪所進送突厥生口具問知委曲故令劉思賢去者臣等伏以北虜凶狡誠亦難保其心然陛下以恩澤懷柔歲月已久使彼豺武頓改頑暴以事觀察信然不虛何者昨奉佺使迴虜亦具云東下中間或言難信至今果如所說即是輸誠於國未有他詐且契丹等翻覆或往或來今其東討雖未稟命在於夷狄亦不可責於常理若因而屠之亦便除患陛下先有聖料以爲如此臣等常竊思之

固非所及今其來也若契丹等偶勝北虜勢衰因而乘之滅其大半審料必取始可決行事若不然而軍將妄動徒結大隙亦以不信爲國生患莫甚於此臣伏以在邊諸將苟利一軍使即行之以邀榮賞不思遠計誠是大失今劉思賢往望將降書處分守珪必爲遠圖無得妄動切納諸將使知聖心縱虜庭聞之尤彰天澤未審可否謹錄狀奏聞

薛王有疾上憂變容髮請宣付史館

并御批

右臣等伏見邠王守禮等表并荅制以薛王恭有疾聖情軫慮宿昔之間容髮遂變又尋繹致倦假寢通神因獲異方頓解危懼誠陛下友愛之至冠於皇子急難之情達於神道所以諸王陳請願書竹帛然猶讓此歸美推而不居聖德謙冲固難名於廣大臣子之志敢忘義於昭宣况臣等近侍軒墀倍百恒日望以邠王等狀宣付史館謹錄狀奏聞伏聽勅旨

御批

九曰兄弟豈同他人况有疾疢目成憂迫不辭容髮致改且喜神心助人雖用靈方猶未痊平願茲德薄實懷多慮所請宣示良或未然

薛王薨上損膳請復膳狀

并御批

右未經旬時慘恤相次聖情友愛之至屬此天倫之
戚伏聞寢膳有改非常臣等下情不安夙夜惶灼伏
願抑損恩命冲用道心以承宗社之重以慰臣庶之
望天下幸甚臣等不勝倍迫恒情之至謹奉狀以聞
死罪謹奏

御批

兄弟之喪人倫所重哀廢飲食禮訓有變雖欲自抑
有如此情

請御注道德經及疏施行狀 并御批

右臣等伏以至道無名常善救物所以鎮彼澆競登

諸福壽而古今殊論穿鑿多門徒廣津梁何階闡厥
伏奉恩勅賜臣等於集賢院與諸學士奉觀御注道
經及疏本天旨玄遠聖義發明詞約而理豐文省而
事愜上足以播玄元之至化下足以闡來代之宗門
非陛下道極帝先勤宜祖業何能廻日月之晷度鑿
乾坤之戶牖使盲者反視聵者聳聽蒙蔽頓祛沉迷
有違允在率土實多慶賚無任忻戴忭躍之至請宣
付所可施行

御批

先聖說經激時立教文理一貫悟之不遠後來注解

岐路增多既失本直動生疑誤朕恭承餘烈思有發明推校諸家因之詳釋庶童蒙是訓亦委曲其詞慮有未周故遍示積學竟無損益便請宣行朕之不才耳失旨於先帝卿等虛美豈不畏於後生循環此情未知所造可廣示朝廷有能正朕之失者具為條件錄姓名以聞當別加重賞

請東北將吏刊石紀功德狀 并御批

右奚及契丹尤近邊鄙侵軼是慮式遏成勞臣庶常情惟欲防禦所謂長策無出此者陛下獨斷宸襟高奪群議以為頓兵塞下轉粟邊軍曠日持久役無寧

歲若不因利乘便一舉遂平使遷善者自新為惡者就戮事若不爾無息我人且令大兵徧之凶徒必潰不出此歲當並成擒臣等初奉聖謀高深未測及聞凱捷畧候不差而兩蕃遺噍莫不稽顙緣邊戍奪咸以返耕臥鼓滅烽誠自此始斯皆陛下睿謀先定神武非常觀變早於未萌必取預於無象伏以成功不宰君人所以為量有美不宜臣子所以成罪臣雖蒙警安敢無言既預聞始謀又幸見成事豈可使天功虛往而日用不知竹帛相傳復紀何事請具狀宣付史館垂示將來仍請將吏等刊石勒頌以紀功德臣

某等不勝區區忭躍之至謹奉狀以聞謹奏

御批

事有難易因圖可否小蕃昔誕惡貫已盈人神棄之
指期可滅今之滅定偶會夙心記以史官銘之樂石
頗矜功伐不願爲之伯獻前請朕已不納卿等苦論
載用多媿使桓山之頌復在茲乎

請御注經內外傳授狀并御批

右臣等今日於九齡處伏見集賢院奉賀御注前件
經墨勅批荅兼九齡說睿思幽贊玄關洞闢微言奧
旨廓然昭暢臣等近識暗於大道粗聞九齡此傳便

若已有所得欣戴感悅誠不克任伏惟陛下天縱無
方有來斯應萬殊一貫三教同歸伏望降出御本許
內外傳授則冀明稍劫之重昏納群迷於正覺朝聞
夕死尚不足怪顧此經聖於焉何幸臣等不勝忭躍
之至

御批

此經宗旨先離諸相解說者衆證以真空僧徒固請
欲以私教心有所得復疏之今請頒行慮無所荅
西幸改期請宣付史館狀并御批

右臣今日面奉進止西幸有日般運已去仍聞京畿

百姓猶有未安倘來歲非熟下人無向朕雖至彼復
有何情欲延期至來冬待看穀麥卿等商度以為何
似臣等具奏洛陽城關雖曰皇都至於宮苑之間制
度本狹然風土氣候不甚宜人陛下以萬姓為心萬
姓以陛下為命億兆所繫誠在聖躬聖躬若安何顧
小小陛下遂當寧動色再降德音苟利於人朕何顧
惜發言惻隱感動神祇臣等幸聞至言不覺承睫聖
恩愛育遂及於此又勅臣等商量進來者湛恩至德
焉可使朝臣不知聖君鴻名不可令史官無述臣望
宣聖旨改用來年十一月辛酉京仍望具將本狀徧示
朝列并宣付史官等臣不勝踴躍之至

御批

初聞三輔之間今歲善熟朕緣暖寢誠欲西行然積
虛累年乍得小稔即又聚食所慮重難倘夏麥不登
未幾遺乏百姓不足朕孰與安所以再三疚懷欲去
不忍至於宮苑所樂氣候非宜苟得人安終不以此
為念卿可宣前旨更俟後期所請遍示朝列及宣付
史館亦屬煩也任卿等自商量

上為寧主寫一物經請宣付史館狀并御批

右臣奉勅今日於安國觀行承伏見天恩為寧主及

故惠宣代國金仙公主共寫一切道經四本伏以睿
恩友愛情深天屬生成之德無窮存亡利益之資方
弘道要諸經筆繕景福云集稱贊茲日功用有成教
義是先誠所感慶臣無任欣戴之至望宣付史館謹
奉狀以聞謹奏

御批

道由先宗欽承餘慶所祈福力憑以真經歸謹至誠
匪存名教所請者依

賀張待府奏對捷狀

右高力士宣示臣等張待府表臣等前因奏事親承
聖旨懸料數月常有捷書及此使至皆如賡略但狂
胡背誣圍逼軍州凶力固已困窮邊城一無所損臣
等伏料此賊早是破傷大衆遠來踰月乃去馬羸則
多死人苦則計生本是烏雜之徒足徵破亡之漸此
皆皇威遠讐氛禳半銷豈伊邊人所能自保臣等幸
奉樞近承奉聖謀邊捷有符不勝慶悅謹奉狀陳賀
以聞仍望宣付史館謹奏

御批

狂賊遠來無能支久果自奔比不擾邊人豈朕獨見
之明固在大臣良策所謂宣付史館者依

賀北庭解圍仍有殺獲狀并御批

右臺臺嘉運奏北庭解圍仍有殺獲蘇祿背德敢此讐
天盡驅犬羊來犯重鎮維肆凶毒欲逞其心而邊兵
無遺鏃之費狂賊有與尹之禍此皆陛下聖武將士
恭行遠必叶謀動無遺策能令氛祲坐自廓清臣等
忝奉密謀屢承獻捷踴躍稱慶倍百恒情謹奉狀陳
賀以聞謹奏

御批

醜虜遠方我之有待奔亡相次天實誅之鎮撫四夷
故有賢相權宜一策何獨朕躬所賀知

賀奚契丹並自離貳廓清有期狀并御批

右適高力士宣示臣等張守珪奏契丹及奚並自離
貳兼安祿山復有殺獲賊數將盡觸緒猜携邊鎮勤
兵伺隙而動誅剪有日廓清可期此皆天威遠臨逋
逃自滅臣等不勝慶躍之至

御批

比未窮巢穴有慎徃兵果自猜携人神所棄折衝樽
俎遙可圖之所賀知

賀誅奚賊可突干狀并御批

右高力士宣示張守珪所上逆賊契丹屈烈及可突

千等首級此等惠稔喪敗將及故天誘其衷既降又
貳而感義之士惡其翻覆背恩之賊既已誅鋤幽障
廓清華夷俱靜計其餘噍未無動搖陛下邊任先擇
聖謀獨斷克稟成命樹此戎功且知河朔無轉輸之
勞林胡爲賦稅之地臣等忝在樞近預聞遠績捷書
之至喜倍恒情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

御批

用兵之上者脩政於廟堂折衝千里之外此之謂也
小寇遠降復爲擾動邊軍除剪有國常刑朕方事籍
已而今獻荒當鑄劍戟以爲農器也

賀破突厥狀并御批

右張守珪表奏突厥四萬騎前月二十五日至能訖
離山契丹涅禮等前後斬獲俘馘數十萬突厥可汗
棄甲逃亡奚主李歸國及平盧軍將等追犇逐北計
日殲滅更聞奏者伏以突厥新立輕事用兵彼之威
衆在于一舉又兩蕃與其結隙交構未深在於邊隅
猶軫天筭陛下料其終始指授規模知其舉種盡來
本自無策勞師襲遠必合成擒使蕃騎先鋒漢軍堅
壁坐觀成敗自戰蠻夷今契丹纔交突厥已破計其
奔北必至喪亡脫身獲全亦舉衆皆棄北虜震懾從

此氣衰東胡保邊永不携貳寬僞罷拆自此可期斯
皆聖德遠覃皇威遐振事無遺策舉不失圖臣忝跡
樞近親承睿略忭躍之至倍百恒情謹奏狀陳賀以
聞謹奏

御批

兩蕃歸我因用御邊北虜猖狂欲有親率何則馳騁
之騎突厥頗強弓矢之功契丹稱勁彼強也歷遠已
弊此勁也襲近而摧勢自不敵况違天意廟堂良算
亭障稜威故合而有成豈朕之獨斷所賀知

實東此累捷狀并御批

右今日劉思賢至奉宣聖旨垂示臣等破賊所由并
見守珪表奏具承契丹累捷伏以聖武所加制勝者
無失天威不抗犯順者自亡突厥負衆皆恩窮凶遠
襲兩蕃懷德誓死如歸三軍奉國從命如指遂使一
戰便剋已聞殺傷無美慟哭而奔則知主將必死且
蠻夷相侵則不勞疆場有虞義亦奚失固知無愆
信於廣地有大造於燕邇此實獨斷神謀事皆有預
萬全之策永靜邊隅薄伐之師匪勞中夏先在黎庶
孰不歡躍臣等忝預樞近倍百恒將無任慶悅之至

御批

東歸兩蕃不孤含有北制強虜且知威信自相攻伐
稍發邊郵屢有奔亡非魚逆順朕之早預故亦常圖
今乃歸功澤無同體

賀依聖料赤山北無賊及突厥要重人死狀
信安郡王禧承王忠副驚固牒云赤山有賊
右先得前件牒云九月三日奚探見賊無數前三日
臣等回奉聖旨料此必安祿山所將之兵奚疑是賊
便有此牒也臣等當時又奏突厥舉國大來微有輪
矢便去竊料此意恐其有謀陛下又云必應彼有要
重人死所以即去今日幽州節度判官監察御史張

曉至云今月十一日從幽州發來赤山元自無賊奚
所見者正是安祿山下兵馬又云契丹有蕃落人走
來云突厥之兵馬平章事第一人死所以狼狽即去
在路每月於帳衙前哭此並聖心懸照有如日擊臣
等親奉睿筭及此符同萬里無差不勝驚喜無任踴
躍之至仍望宣付史館

御批

朕臨御有年更事多矣天人之際先意後合此亦賊
意可量非朕謀之必中將有可絕任付史館

賀突厥小可汗必是傷死狀

右牛仙童宣勅送前件契丹令問委曲者臣等借問
突厥退散所由其伊吐于被擒將隨五日因夜却走
迴每日實見突厥諸將皆於衙帳前哭及整正面是
實據此必是小可汗傷死若其不然不合如此審觀
伊吐于情狀亦即不敢妄言必其不虛乃是天敗比
其歸至本處固應更有餘殃醜虜破亡必自此始也
陛下聖德無遠妖沴自銷不勞師徒已清朔漠臣等
獲奉廟筭不勝跣躍之至

賀聖料突厥必有亡徵其兆今見狀

右林栢隱宣勅示臣等張守珪云契丹婦女屈將從
突厥出來知可汗死是實又云黃頭突厥與默啜突
厥爭言氣兵馬欲鬪驚軍州將然得走來者參驗前
後從突厥來者說事多同况此婦人尤爲指實死旣
非謬天實誅之且諸蕃之中北虜爲桀不待征戰而
自取殲夷此誠天助有進坐清妖覆陛下嘗有聖料
者知其必有亡徵今云其馬自爭其兆已見佇聽其
敗但只納降亭障息兵從此始不勝欣慶之至

賀聖嘉運破賊狀并御批

右高力士宣奉勅示臣等丁酉客奏狀知蓋嘉運至
突厥施店密城逢賊便鬪多有殺獲且凶黨大衆見

在邊城方擬經春圖爲邊患忽聞嘉運比入復有破傷必其驚忙常有携散皆是聖略先定萬里懸同尚客所言合符前旨臣等不勝慶躍之至

御批

方隅暫釐乃圖其事不出意外且有殺傷雖復嘯聚邊城故應知難而退鼎臣參佐何獨朕躬所賀知

賀賊蘇祿遁走狀并御批

右高力士宣勅示臣等曹待仙奏狀知蘇祿遁走入山出界者四鎮懸遠比被侵逼將士用命雖有誅鋤凶徒尚多日有抄掠兵疲矢盡爲弊亦深今自奔亡

誠是震懼聖威無遠氛沴坐銷又北庭救兵當時廻旆不費軍廩事且無憂臣等蕃縱實四行蘇祿不得相應其敗可必又無可憂邊等且寧不勝慶慰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

御批

朕以信撫遠蕃故當順以歸命去曠爲惡天何容之力屈計窮果自奔散卿等料其後事亦以當然所賀知

賀重狀

并御批

右伏以至德惟勤親耕以勸大禮云畢勞酒加歡聖

感天從豐年雪應始降澤於千畝將有盈於萬箱臣
等忝陪近侍載深慶躍無任悅豫之至謹奉狀陳賀
以聞謹奏

御批

籍田勸農勞酒成禮此時降雪神人以和是賴台臣
致茲嘉應

賀侍講編賜衣物狀并御批

右高力士宣稱陛下親講讀毛詩編賜侍講陳希烈
三品兼衣物等伏以睿思玄通超然物表俯臨天下
必樹風化既弘儒教考敷詩人爰託師資親行講讀
章句初畢賞錫有加明主用心孰不欲勸臣等謬承
任遇實愧經通聖業彌深微誠何補方思敷學以助
明時無任悅豫之至

御批

漢家用儒倚以爲相卿等輔佐朕亦論思侍講說詩
用符正道旣至匡益特加草授是先敷獎應會謀猷
因斯行講引進經術也所擬表知

賀雨狀并御批

右伏以春降澤粟黍已滋首夏雨旬時雨稍晚陛
下念深萬姓恩覃庶幾物有畢山川用達精意德音

纔發其靈滂沱此誠聖感必通天應如谷臣等忝居
近侍倍百怕情無任抃躍之至謹奉狀陳賀以聞謹
奏

御批

過月不雨農事或信是用責躬兼令省獄卿即同體
共達乃誠天且不違穀麥皆遂若事關政令動必合
符積久冤抑亦宜陳埋宜成朕懷也所賀知

賀雨晴狀并御批

右今月十日高力士宣聖旨以霖雨方滯有害稼穡
之憂將親禱上陽三日內不坐精意朝發而重陰夕
霽乃數日已來遂致開朗誰謂天遠其應甚速遂得
麥秋有望蚕事且登則知至人無心與天地合契神
功潛運豈陰陽不測伏惟陛下明德自廣兢業載懷
所致休徵必加謙慎天聖相合福致羣生日用不知
年和在此臣等無能翊佐徒忝近密每有大猷承奉
不暇無任欣戴慶躍之至

御批

雨以救旱忽至秋霖所慮旱暵曩彌深罪已明靈貯靈
遂與開霽實因誠至非謂德先時麥既登百穀有望
亦卿等同體之效

賀雨狀并御批

右畿輔之間秋來少雨聖心有軫稼穡惟憂德至于天慶自嘉節實有神應旋降甘雨使將枯之苗有同於再熟已息之望不意於萬人臣有限不獲當時稱慶無任悚踴之至

御批

時愆膏雨至于節日以此之故初無宴私雖導所請憂樂相半樂通和氣憂亦爲陰因茲霈然若以誠應方收晚歲有同再熟與卿同慰也

賀雪狀并御批

右伏以自冬少雪粟麥入茲歲律向終農候方近陛下黎庶在念憂濟常深至心精誠天意昭感孰云玄遠不日有應遂得盈尺告祥動植霈洽豐年有望即事可期旣表非常之祥真倍不任之喜不勝抃躍之至

御批

歲律方窮久無雨雪頃者信宿落而復收朕用責躬天實降鑒皓然竟夕將遍寰瀛固在卿等寬和所致也

賀祈雨有應狀并御批

右臣一昨面奉恩旨緣秋稼有望時雨暫愆念及黎
元見于頰色方躬自祈請誠勤夙禱上靈昭監嘉瑞
必臻昨日申酉之間雲物果應初含五色正覆於壇
場未及終宵更灑於城闕遂使炎埃宿潤雲暑暫清
實異膚寸之資畢致普天之澤臣等多昧徒仰於成
造蒼生何幸每及於聖私無任欣戴忭躍之至仍望
宣付史館

御批

朕每念元元無忘夙夜頃來少雨是用精祈所見微
祥果成其應豈朕之德天實爲之今則滂沱與卿等

同慰請付史館者依

賀太陽不虧狀并御批

右今月朔太史奏太陽不虧據諸家曆皆蝕十分已
上仍帶蝕出者今日日出百司瞻仰光景無虧臣伏
以日月之行值交必蝕筭數先定理無推移今朔之
辰應蝕不蝕陛下聞日有變齋戒精誠外寬刑政內
廣仁惠聖德日慎災祥日弭若無表應何謂大明臣
等不勝感慶之至

御批

一昨有司奏太陽當虧孰云交分亦繫休咎朕之薄

德是用責躬應蝕不蝕且符至願晉漢家自蝕之變則舉賢良招直諫蓋思補過以名其咎也曷若勤於未兆預以圖之招諫登賢以先天意當與卿等夙夜爲心所請付史館者依

賀祥雲見狀并御批

右臣等伏見道門威儀司馬秀表稱今月十日夜陛下親臨同明殿道場爲宗廟蒼生祈福有祥雲見伏以聖德以精至動天天意以眇嚮符聖其感甚速其應豈遠陛下聖敬之深勤恤所至虛心如答神道何言自表休期以介景福生人大賴天下幸甚臣等忝

居近侍義百

謹奉狀陳賀以聞

御批

朕欽籍玄風緬懷道力上資宗廟下浸元元俾在潛通乃至昭覩愧畏相屬曷用當之願記史臣以彰降鑒豈朕所宜讓也所請者依

賀麥登狀并御批

右今日高力士宣示臣等皇太子表以嘉麥有成陛下躬執勞事率先兆庶皇太子已下繼美聖功臣聞勤於稼穡必有來麩之慶著在春秋則非他穀之比伏惟陛下致敬宗廟屬念黎元春郊順時則千畝在

御禁園測候則萬寓皆豐况云立訓天人降尊農務
上靈昭德已聞瑞日增輝當暑者不疲則有祥雲自覆
是影敷本之化式旌造物之功大謠在茲天意可鑒
且禹之盡力堯寔用心史策美談帝王為範未有休
徵神應若斯之盛者也以今况古千載未聞請付史
官天下幸甚臣等叨榮近侍倍百怍情無任感戴忭
躍之至

御批

朕親耕千畝卿等佐之謂之勤農期於盡力故園苑
種麥別殿築場訓子勸人因之表奏采盛薦寢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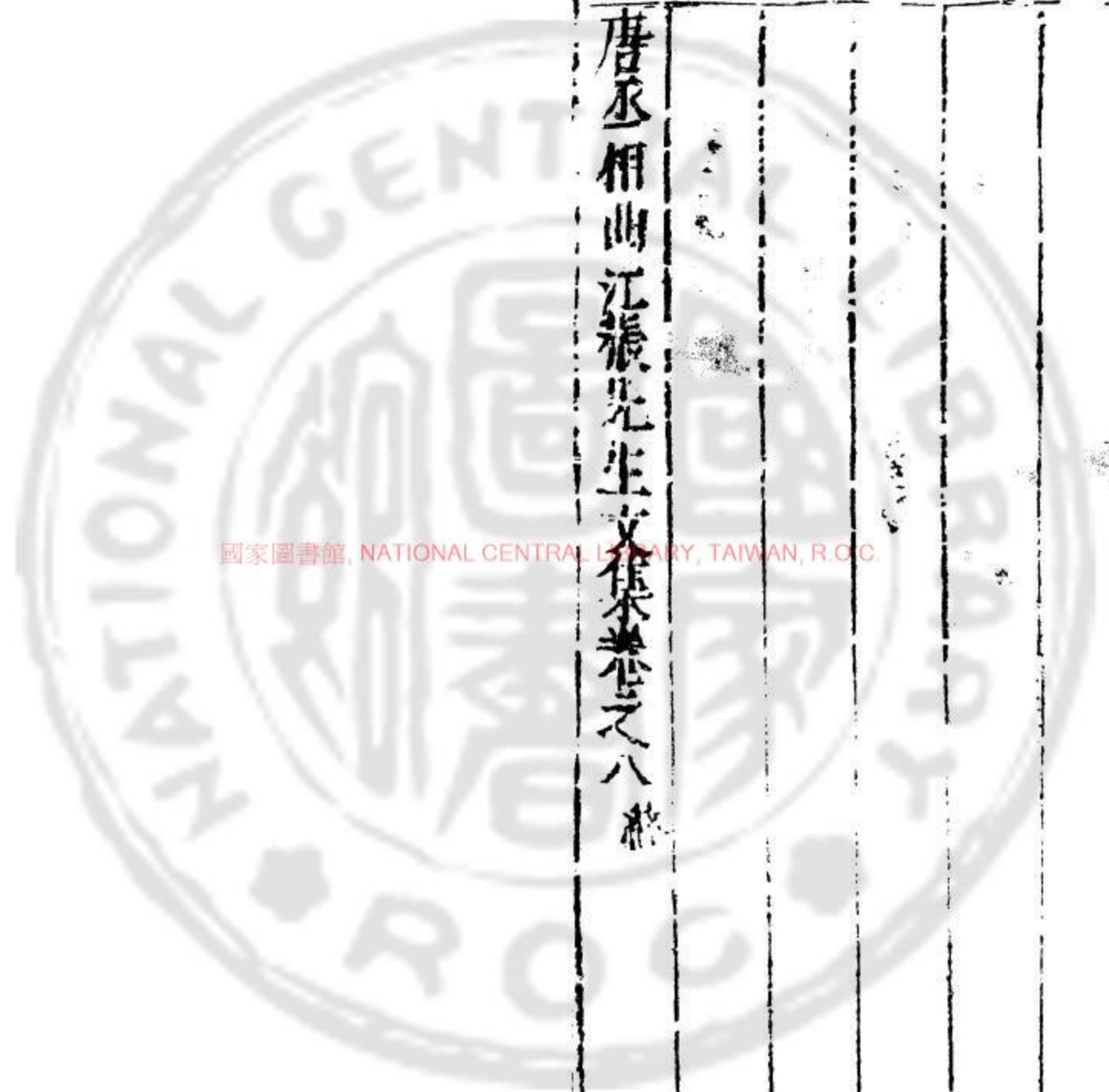
夙心雲日告休恭致昭感欲書諸史策卿實具史官任
斟酌事宜耳

賀衢州進古銅器表

右伏見衢州所進瑞魚銘等神物壤竒形製純古魚
為龍象旣彰受命之元銘作久文更表錫年之永河
圖舊事無以加之臣叶贊休明屢承福應忝惟拜慶
倍百怍情伏望宣付史官傳之不朽無任喜躍之至

曲禮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九

狀并御批

賀御製篆音義狀

賀論三教狀

賀御注經狀

賀皇太子製碑狀

賀上仙公主靈應狀

賀昭陵徵應狀

謝加章綬狀

謝集賢院學士狀

謝知制誥狀

謝兩弟移官狀

謝中書侍郎狀

謝賜麥麵狀

謝賜食狀

謝賜藥狀

謝賜尺詩狀

謝蒙太子書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謝兩弟授官狀

謝賜衣物狀

讓賜蕃口狀

觀御製喜雪狀

謝賜喜雪篇狀

讓賜宅狀

讓兩弟授官狀

謝赴祥除狀

進龍池頌狀

謝弟授官狀

賀御製開元文字音義狀并御批

古今月日尹鳳祥宣勅旨示臣等聖製開元文字音義三十卷義微旨遠文省理該表隸以訓今存家以徵古衆釋大備取證於前脩片言旁通去嫌於韻字信文思之精一學術之明準非聖心之善誘焉降情

於家索臣等忝居進侍再忝發蒙捧戴之誠實百忝品望今集賢院更寫一本付外流行謹奉狀陳賀以聞謹進

御批

象物成文以行代教傳旨寢遠疑誤增多不制其失孰云端本稍變條流因之指授且以相示竟無可否豈用茲小學而歸美乎餘依所請

賀論三教狀并御批

右伏奉今日墨制召諸學士及道僧講論三教同異臣聞好尚之論事蹟於萬方至極之宗理歸於一貫

并天上聖孰探要旨伏惟陛下道契無為思該玄妙
考六經之同異筌三教之幽廣將以降照群疑敷化
率土屏浮詞於玉殿緝精義於金門一變儒風再揚
道要凡百庶事因不知歸臣等幸侍軒墀親承至訓
忭躍之極實倍常情望宣付史館謹奉狀陳賀以聞
謹奏

御批

頃因節日會以高方略舉三教未暇盡理復茲一集
求之精義不許游詞用伏其心以懲習俗况會三歸
一切不游詞理皆共貫使自求之卿等論道廟堂休

原何遠事關風教律付史館

賀緬述金剛經狀并御批

右內侍尹鳳祥宣勅書示臣等御注金剛經但佛法
宗旨據在此經人間習傳多所未悟陛下曲垂聖意
敷演微言幽關妙鑿豁然洞達雖臣愚昧本自難曉
伏冀睿旨亦即發明是知日月既出天下普照誠在
此也陛下至德法天平分儒術道已廣其宗僧又不
違其願三教並列萬姓知歸臣等忝奉天文不勝荷
戴無任慶躍之至

御批

不壞之法真常之性實在此經果爲難說且用稽合
同異跡央源流朕位在國王遠有傳法竟依羣請以
道元元與夫孝經道經三教無闕豈茲秘藏能有探
詳所智八知

賀皇太子製碑狀 并御批

右尹鳳祥宣聖書旨示臣等皇太子所製王尊師碑文
并壽王書臣等伏以天姿自高甲深聖訓文藝英拔
理絕人境臣等周章省覽欣忭載懷兼皇太子文義
高深壽王毫翰灑落朝臣不見竊聞惟蔽善臣等專輒
宜得碑本望明日將示百官了訖續進不勝忭躍之

滓相顧風塵之表無有雲霄之槩既而東主西賓酒
酣樂闋聚必有散匪伊康鹿之群往而不返固亦山
林之弊高公乃振衣而起舉盃有屬却計送人出長
安之東道退思征馬向洛陽之南阡雖暫勞於州縣
迨如簿領方欲厭於承明資其騫躍夫如是相知意
氣何恨此離盃賦詩焉以贈行者

歲除陪王司馬登薛公道遙臺序

故郡城有荒臺焉雖層宇落溝而遺制歸然邑老相
傳斯則薛公道衡之所憇也薛公不容隋季出守海
隅豈作臺榭以崇奢蓋因丘陵而視遠必有清滌孤

續舒肅佳辰寄文翰以相宣佈風流而未泯今司馬
公英達好古清譽滿時迹有忤於貴臣道未行於明
主以長沙下國同賈誼之謫居六安遠郡無桓譚之
不樂嘗以爲仁不異遠必敷政以愛人窮當益堅已
坦懷而樂地屬府庭閑暇江浦清明南土陽和覺寒
氛之向盡東效候暖愛春色之先來於是命輕舸以
乘流趣高臺而降望越荒柴板古道躋隱嶙而三休
俯羊鷄而四極其遠則煙連井墟指旣貂以南馳雲
合山川距荆吳而比走其近則深谿見底鱗介之所
出沒喬林夾岸羽毛之所翱翔悠哉薛公無不奇也

賀昭陵徵應狀

并山北

右御史中丞徐暉從京便還向臣等說妖賊劉志誠
四日從咸陽北原向南見昭陵山上有黑雲忽起志
誠謂其凶徒云此雲將有暴風若衝頭立恐有破敗
志誠又從軍伍頗解雜占其言未畢颯風果至直衝
行首莫不昏迷衆心驚惶不知所出及至便橋之際
並即走散又見父老云往年權梁山之徒將逞不軌
當時亦有烈風暴雨發自昭陵彼至京城賊還破滅
謹叅往事與今同符者伏以閭閻賊類切敢猖狂而
祖宗威靈亦已玄鑒昔年感召若命蚩尤今者驅除

更假風伯所以妖氛自殄狡計莫施畧刻之間逃形
無路此皆神功潛運昌曆無窮將俾孫謀用昭聖德
事堪懲惡可以垂後無任慶悅之至仍望宣付史官
并示朝列謹錄奏聞謹奏

御批

先帝應期道光文武之業亦既棄代人畏軒轅之臺
忝以丕承罔不夙夜每有啓悟形於動靜豈茲狂勃
勞我神兵保祐實深戴賀增惕古之靈應未之前聞
所請宣付史官并示朝列固其宜也並依

謝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狀并御批

伏奉去月三十日勅以臣等不光都督備案金
蒙前緣致官遂停合更蒙恩特賜任使無效寵服
未加臣雖叨伏用戰懼下任悚懼之至謹奉狀陳
謝以聞謹奏

御批

卿早踐中書後牧邊郡因加此級義在優賢今特賜
卿猶前命也所請

謝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狀并御批

右伏奉今日三日制除臣工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
臣本單族過蒙獎拔入升省閣累次請資出牧南州

且無成績陛下殊私俯及擢任集賢遠自火荒忽至
霄漢秘文副掌淺陋無堪遽蒙聖恩反遷華省丘山
施重報效何階不勝悚懼之至

御批

卿學府高標士林貞幹論思之地亦旣優閑彌綸之
司聊從應務別當獎擢何乃謙爲所謝知

謝知制誥狀并御批

右臣忝跡集賢久無成效幸免咎責伏用兢惶忽蒙
特恩令知制誥臣學業既淺識理非長述宣聖旨誠
恐不逮跪受嚴命伏增悚惕無任戴荷之至

御批

昔掌王言以宣國命頃來相習多事游詞卿舊在掖
垣已推才識及登書府備探微奧故有特命宜副朕
心何所謙撫誰與爲讓

謝兩弟移官就養狀并御批

右臣兩弟蒙恩移官就養老母感戴殊澤戰荷兼深
臣山藪陋材豈堪國用日月私照謬掌綸言犬馬以
地近見矜烏烏以情至蒙福曲承孝理之賜莫知報
效之所無任悚懼荷恩之至

御批

卿之忠誠本於孝行亦既許國每懷安親爰請二第
近鄉就養中之友愛適爲隱化用加此請故遂雅懷
所謝知

謝中書侍郎狀并御批

右臣謬跡書府兼司綸翰思力淺近無所發明聖恩
不以不才却賜榮獎拔擢非次荷躡惟深但中書近
密參掌不易豈臣微賤所堪忝竊拜命之日伏用慙
惶不勝戰荷之至

御批

此職擇才十年虛位以卿遠識所以疇庸此酌朝經

勅關政本當茲密命宜喻朕懷所謝知

謝勅賜麥麵狀并御批

右林招隱宣勅賜臣等招隱說云薦新之外禁中所
出皆是降至尊親耕稼穡之所成也伏以周人之禮
惟有籍田漢氏之薦但聞時菓則未有如陛下嚴祗
於宗廟勸儉於生人事必躬親動合天德臣亦何幸
近奉教書又蒙聖恩猥垂珍錫已飽於聞義况雲謁此
時羞綢繆溼澤未知報效死罪死罪仍望宣牒史館
以示將來臣等不勝感荷之至

御批

歲比不登朕每勤止宮中閑處粟麥蕪滋常候嘉苗
以近知遠亦旣成熟實用慰心所以躬率諸予是受
是刈稼穡艱難取知爲國之本宗廟致敬是謂思於
所先旣以薦新餘用分錫卿等同體固合共之所謂
宣付史館任量其宜也

謝賜食狀并御批

右臣等面奉進止令就集賢院與諸學士等觀聖注
道德經尋又賜臣等食藕味道腴兼承珍饌聞義飽
德虛往實歸臣等何人叨承滂澤不勝悚戴之至

御批

卿等入院共食何足爲謝也

謝賜藥狀

并御批

右高力士宣奉恩旨賜臣等鹿角膠丸及駐年面脂
有命自天感戴兼至臣等涓滴無補渥澤日深多謝
股肱之良每慙智力之效徒承聖恩同體之義更霑
御藥駐年之錫事絕希幸禮優常遇微軀賤貌因大
造而載延捧日承天荷曲成而無極臣等無任悚戴
之至

御批

臚日所惠固其常耳信則微物亦有佳名與卿共之

何足爲謝

謝賜尺詩狀

并御批

右今日高力士宣勅賜臣等御製詩并寶尺伏以尺者紀度之數宜麗天文詩者律呂之和是生節物聖恩下逮天旨旁流因物寓言以言垂象臣雖瞽陋伏見宸衷竊謝良工徒秉刀尺終期死力取配鈞衡而未副所圖退省知罪臣等不勝負荷感懼之至

御批

尺之爲數陰陽象之宰臣匠物有以似之卿等謀猷非無法度因之比興以喻乃心盡力鈞衡深知雅意

謝蒙太子書頌

右昨者高力士宣恩旨垂示皇太子書紀功德頌恭覽睿跡實天人之表幼傳楷則訓叶文明春秋典學時惟多藝鸞鳳變態入神妙而難明俾臣庸者鴻蒙刻而不朽微臣之幸倍百常情無任悚戴之至

御批

大臣作頌以揚休嚴銘之琬琰亦資翰墨太子鴻書則非二身爲國本將示于後因以命之無能發揮何所爲謝

謝兩弟授官狀

并御批

卷之九

右伏奉昨二十日恩命授臣第九臯殿中大監九章
太子司議郎臣私門積業殃罰如昨日月逾邁禮及
外除第九臯等加以常才比服哀疚瞻望未遠縞練
猶存非常之恩一朝總集慙皇哽咽罔識言次不知
微命餘生何以上報天造載悲載懼五情飛越不勝
感戴戰慄之至

御批

卿之昆弟並著才能去歲所論已有處分既終祥縞
宜列朝衣豈謂殊私雅符公議所謝知

謝賜衣物狀 并御批

右高力士宣勅賜臣衣及器物等臣不孝苟存全及
制禮天恩以忝樞近賜間再臨衣服珍器殊常寵錫
臣有何力可以叨濫渥澤至深誠效已竭惟有微命
不知所圖無任感戴之至

御批

籍卿政事頑在纏縲今禮制以過服用茲始少許衣
物何足謝焉

讓賜蕃口狀

右高力士宣聖恩賜臣等蕃口執自邊軍釋囚為隸
誠宜供國次及賞功臣等無庸何以受賜殊恩俯降

循涯自伏代望俯停溼澤存以至公矜遂懇誠許歸
官寺則上有無偏之道下有無苟之責無任悃欽之
王

觀御製喜雪篇陳誠狀 并御批

右臣等適見工部侍郎侍講學士陳希烈所蒙恩賜
聖製雪篇伏以聖惟無作作則應天地和陰陽斯之
謂矣言微利博旨遠恩深于彼蒼生焉知帝力臣聞
食者萬姓之命雪爲五穀之精兆且見於祈年律既
和於言志聖心昭感天瑞合符豈比夫漢詠白雪但
嗟歡樂周歌黃竹徒事巡遊而已哉臣等仰望昭回

莫知遠近幸均生植同是霑濡况臣忝在樞衡無能
翼亮聞罪已之義若寘氷谷猶忘軀之節冀益消塵
伏誦聖文無任喜懼臣等誠歡誠恐謹言

御批

復緣講讀便與希烈未得付卿今過有稱揚豈成獻
替所期戮力保合大和今付一本觀唱和之美也

謝賜御書喜雪篇狀 并御批

右臣前伏見聖製喜雪篇奉狀稱慶已特蒙賜本今
日高力士又宣賜臣林甫臣某各一本麗天之文或
異傳誦垂露之聖難有偏露則不知玄造曲成宸臺

俯逮鸞鳳斯降雲雨載均愚生何幸叨此殊賜是知君臣之深義感不一子孫之後傳寶無窮而未知此生何以上答臣等不勝感戴伏望許臣等進食以申微誠雖厨筵每搖而野芹徒獻豈云堯禹之膳異達臣子之情幸甚幸甚謹奉狀以聞謹奏

御批

北年少雪遂罕秋成恐陰律愆期時無可望孰云禱久每事虔誠雨雪驟盈喜慰初集率爾成作書情而已方示朝廷

讓賜宅狀 并御批

去正月二十六日中使李仁智宣口勅賜臣前宅仍令官脩及什物一事已上自奉恩命夙夜憂惕既慙虛受載懼滿盈臣生身蓬華所居淺陋屬首麻豈圖弘敞宸私曲被寵賜猥臨加以殃罰之餘參議樞掖草土之末庇形棟宇器用資於官備禮數異於喪紀兢惶失圖啓處無地况涓滴未效霈澤先盈非據之責誰任其咎又臣見在家累僅十餘人臣之俸祿實為豐厚以此貿遷足辦私室今崇其甲第更使增脩或恐因緣多有費損上則虧耗國器下則招集身尤縱陛下時垂寬容而臣苟為貪冒其如物議

何其如公道何伏乞賜寢前命俯垂矜察納臣誠情
免臣罪戾其宅及什物望並却令官收無任荒懼之
至

御批

比來官宅隨事借人與卿寧居用加脩飾已有處分
不煩讓也欲令師儉雖則卿心縱使增脩其如國命
况聞制度不是宏博大臣所處亦以爲宜可擇日移
入

讓兩弟起復授官狀

右臣昨以兩弟身名狀涉隱冒家且未正焉能正人
所以陳露奏聞誠恐自律今日高力士宣勅令與兩
弟京官慈旨優柔感深骨髓微臣何有叨此殊恩但
臣自罹殃罰纔踰年序忝承重任不敢顧私而鞠育
之恩繆懷罔極几筵在遠奠酌不親惟有两弟在家
獲申情紀今若恭承恩命盡在墨緣何心何顏可以
偷此陛下每弘教義必先名節豈於愚臣無少矜憫
若使九臯等免罪戾幸無削除在臣闔門已霑殊
澤更令授職遠遠哀次於臣私情實所不忍然於朝
議必有喧黷乞寢成命俯亮愚衷冀無玷大猷豈敢
自遂而已不勝哀荷戰懼之至

御批

卿移孝於忠自家刑國誠有必盡義實可嘉人之同氣莫不相似驗卿才識弟亦可知朕意欲登賢俱在朝列而尚居哀紀願留主祭可以理奪用允所求待至祥縞非無後命

謝赴祥除狀 并御批

右殃釁殘生謬承天澤無能報效徒廢情禮而日月迅速祥制有期在臣私情哀懼莫主几筵在遠追慕不親一違外除終身何託伏玆察臣罔極俯遂哀懇假以傳乘屢赴來月道路往復不出數旬孝理之困

其知死所無任悲迫戰懼之至

御批

不可復見惟餘孝思情禮所歸近遠無別卿當大任朝夕謀猷欲遂乃懷其如重寄既從奪禮安得顧恩宜抑此情也

進龍池聖德頌狀 并御批

右先奉勅令臣撰文伏以天將啟聖地乃出符歷考圖錄曠古未有臣學術庸淺且靈命難言雖已極於愚思曾未徵於萬一猥承恩獎虛污磨礱以此慚惶無寧啟處謹隨狀封進以聞塵黷宸嚴伏增戰越

御批

天啟元符以贊鴻業朕誠薄德曷用當之既使策是書而頌聲復起宗子固請遂及於茲卿之詞旨度越前輩曲成意義多所發揮實天命之克彰因斯文之不朽

謝弟授官狀

并御批

臣伏以聖恩非常拔臣以無能受任歲月漸久涓埃無益取招毀議有累聖明臣前面陳誠以請罪陛下不以賜責猶加過恩特以殊榮猥霑臣弟彌速曠官之謗且重非才之責累延公器竈及私門鎮復是憂

隕越無措不勝悚懼荷戴之重謹奉狀陳謝以聞

御批

朕之知卿非在今日君臣之際何有間言故在增禁有以昭亮况卿令弟尚淪卑秩以公見授何謂私恩所謝知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九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

策書序

應道侔伊呂舉對令策三道

上封事書

上姚令公書

姚令公答書

答嚴給事書

與李讓侍御書

奉勅送張說上賜燕序

策問一道

問興化致治必俟得人求賢審官莫先慎舉聖朝受命于今百齡堯封比屋魏網斯頓吏曹之職衡鏡攸歸歲時調集士踰累萬借使崔毛重起裴樂復存觀



貌察言且猶未暇考行徵實其可得乎若遠循漢魏之規復存州縣之選即務辭會府權歸外臺牧守之明何法能鑒變通之要歟路奚由文武之道並用無偏軍旅之制事宜經遠而越騎飲飛皆出畿甸丁年盾甲耆日釋戈亡歿蓋多軍容每闕今欲均井田於要服遵兵賦於革車恐習俗茲深慮始難就揆今酌古其衷若何且惠在安人政惟重穀頃承平旣久居泰易盈編戶流亡農桑吳贍精求良吏未之能補遂其寬施則莫懲遊食峻其科禁則慮擾疲人革弊適時應有良術子等並明於國體允應於旁求式陳

物之宜無致循常之對

第一道

對嗣魯王道堅所舉道侔伊呂科

徵仕郎行秘書省校書郎張九齡伏覽睿問大執國體九品流弊嘗所惜焉率因對揚庶言其可古者諸侯貢士司徒論士必講禮觀能鄉舉里選故十五十八之歲大學小學之節誦習以時教化以禮則孝悌之行可知於鄉曲政事之業可昇於國朝先王務教此其大者及周道旣衰斯文將喪秦氏滅學唯力是親仁義大壞俊造亦亡漢高以馬上非禮復修三代

之事魏武以軍中是務權立九品之儀後代因循莫能改作紛紛橫調滔滔皆尤天下公器可謂傷心伏惟陛下神啓睿圖天佑明德物不終否故受之以泰弊不遂極乃鼎之以新滌瑕蕩穢今其時也伏願圖之夫正其本者萬事理勞於求者逸於使豈有大明御寓慮此假權之人循良擇人安得謝恩之議是則外臺會府真若滿於貯中濟理適時復何殊於掌上者也且有備無患亡戰必危是以振旅芟舍之儀羽林欣飛之衛漢家徵選咸出五陵周制供王不踰千里此以均其遠近會其中正王者之制豈虛乎哉必

開井賦於要服俾裒益於畿甸雖經始之規何施不可而圖遠之業猶願勿違且將振九品之類網維百王之絕畧使官有位次資有等衰才苟不侔時所勿取使夫能者代上帝之理議者息高門之談吏精其心人享其利流庸不日而來復耕桑何憂乎不稔動之斯應綬之斯來若惟作法於末途非救弊之本意感德大業就與歸平其怖慄塵埃棲棲非得言之地慷慨承秦倦倦因獻策之時何敢望焉盡心而已謹對

第二道

對王道務德不來不強臣霸道尚功不伏不偃甲此
勞逸異數得失可明故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
是時漢武事胡豈比車華之干羽秦皇成越奚擬公
劉之橐囊雖古人遺害引之者有同於河漢而王者
大化行之者必本於唐虞不亦然乎此則開基之大
者也國家因已有之地廣無私之仁大戎即叙肅慎
入貢若力不能救豈惟桓公之耻征在其極是必成
湯之怨然而春秋所貴惟義所在內諸夏而外夷狄
此明中國恐弊不興異域之功下人苟安何惜殺兵
之舉則知弔伐之義隨時之道也今顯靡弊抑非其
時至如守塞則侯應之言為得斥地則蒙恬之弊亦可
知前事昭昭足為明戒者也必欲繫單于之頸
奴之肩莫實者思受制於此虜小人發憤
征謹對

第三道

對伏惟殿下德成閭閻教存齒學則孝悌之風
之貞誅子幹之詩焉形乎辭真五君之子也天下幸
甚幸甚伏以化愚不聲若順風之遠感因於時德
甚置郵之遠則何莫不偃何公不應而曰未能動俗
殿下之憂也尚何術之務而捨此乎今又降意微

言徵諸書與至如黃帝斷木蓋取諸意文王演卦乃
言其象雖成象之時不同而得意之言一也周公制
禮夏正得天縱損益可知而因循不改去聖既遠禮
經殊殘遺文苟存禮故喪服異制諸家殊軌
故王肅之旨約情以斷鄭玄之言引經取決呂氏因
封侯之餘俗採禮官之舊儀故戴聖採十二紀之首
爲十二月令存周之典其故匪他仲尼以尊魯而取
於頌穆公以尊周而見序於書左氏以豔富稱誣
發累以文清爲婉范審序事其義則詳樂書因秦而
歸空有禮之制夾氏在傳而不見惟餘班固之

說謹對

上封事書

五月二十日宣義郎左拾遺內供奉臣張九齡謹再
拜死罪死罪上書開元中武皇帝陛下臣所以上事
以臣愚見並當時尤切不敢飾詞伏願陛下親覽可
否之宜幸甚幸甚臣伏以陛下自克清內難光宅天
下常欲躋人於富壽致國於太平聖慮每勤德音屢
發然猶黎人未息水旱爲憂臣竊伏思之有由然矣
臣聞垂政之氣發爲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速昔者
東海殺孝婦旱者久之一吏不明疋婦非命則天爲

之早以昭其寃况今六合之間元元之衆莫不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其理此尤親於人者也多非其任徒有其名致早之由豈惟孝婦一事而已是以親人之任宜得其賢用才之道宜重其選而今刺史縣令除京輔近處雄望之州刺史猶擇其人縣令或備員而已其餘江淮隴蜀三河諸處除大府之外稍稍非才但於京官之中出爲州縣者或是緣身有累在職無聲用於牧宰之間以爲斥逐之地或因勢附會遂忝高班比其勢衰且無他責又謂之不稱京職亦乃出爲刺史至於武夫流外積資而得官

成於經久不計於有才諸若此流盡爲刺史其餘縣令已下固不可勝言嗚呼庶所繫國家之本務本務之職反爲好進者所輕承弊之人每遭非才者所擾陛下聖化從此不宣皆由不重親人之選以成其弊而欲天下和洽固不可得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莫不于其所重勸其所行臣竊惟近俗偏輕此任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於其私情遂自得計何則京華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間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勞而成一出外藩有異於此人情進取豈忘於私但立法制之不嚴違其原其本意固私是欲

今大利在於京職而不在於外郡如此則智能之士
欲利之心日夜營營寧有復出爲刺史縣令而陛下
國家之利方賴智能之人此輩既自固而不行在外
者又技癢而求入如此則智能之輩常無親人之責
陛下又未格之以法無乃甚不可乎故臣愚以爲欲
理之本莫若重刺史縣令此官誠重智能者可行正
直懸以科條定其資歷凡不歷都督刺史有高第者
不得入爲侍郎列卿不歷縣令有善政者亦不得入
爲臺郎給舍郎雖遠處都督刺史至於縣令以久差
降以爲出入亦不得十年頻在京職又不得十年盡

任外官如此設科以救其失則內外通理萬姓獲寧
如積習爲常遂其私計陛下獨宵衣旰食天下亦未
之理也又古之選用賢良取其稱職或遙聞而辟召
或一見而任之是以士修素行不圖僥倖群小不逮
亦用息心以故姦僞自止一流品不雜今天下未必理
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設爲不正其本而設巧於
末所謂末者吏部條章動盈千百刀筆之吏辨折毫
釐節制搶攘溺於文墨有徒之猾又緣隙而起臣以
爲始造簿書以備用人之遺亡耳今反求精於案牘
不急於人才亦何異遺劍中流而刻舟以記去之彌

遠可爲傷心凡有稱吏部之能者則曰從縣尉與主簿從主簿與縣丞斯選曹執文而善知官次者也惟據其合與不合不論賢與不肖大畧如此豈不謬哉陛下若不以吏部尚書侍郎爲賢必不授以職事尚書侍郎旣以賢而受委豈復不能知人人之難知雖自古所慎而拔十得五其道可行今則執以格條貴於謹守幸其心能自覺者每選於所拔亦有三人五人若又專固者則亦一人不拔據資配職自以爲能爲官擇人初無此意故使時人有平配之議官曹無得賢之實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是於聖朝有何裨益

故臣以爲選部之法弊於不變變法之易在陛下然行之假且今之銓衡欲自爲意亦限行之已久動必見疑遂用因循益爲浮薄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即每當管之內應有合選之色先委考其才行堪入品流然後送臺臺又選擇據所用之多少爲州縣之殿最一則州縣慎其舉必取入官之才二則吏部因其有成無多庸入之數縱有不任送者妄起怨端且猶分謗於外臺不主喧譁於南省今則每歲選者動以萬計京師米物爲之空虛豈多士若斯益濫至此而欲仍舊致理難於改制祇益文法煩碎賢

愚渾雜就中以二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君子
從此遺逸斯亦明代之闕政有識者之所歎息也夫
天下雖廣朝廷雖衆士之名賢誠可知也若使毀
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弊已矣無復可說如知其賢能
各有品第每一官缺而不以次用之則是知而不爲
焉用彼相借如諸司清要之職常用第一之人及其
要官闕時或以下等叨進以故時議無高無下惟論
得與不得自然清議不立名節不修上善則守志而
後時中人則躁求而易操何哉朝廷若以令名而進
人士子亦以修名而獲利而利之所出衆則趨焉已
而名利不出於清修所趣多歸於人事其小者苟求
輒得一變而至阿私其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
黨斯並教化漸漬使之必然故於川人之際不可不
第高下若高下不可妄干天下士流必刻意修飾思
齊日衆刑政自清此皆興衰之大端焉可不察易曰
履霜堅冰至言聖人之見終始之徵矣臣今所言上
刺史縣令等事一皆指實縱臣所欲變法不合時宜
伏望更發睿圖及詢於執事作爲長筭振此頽風使
官修其方人受其福天下幸甚伏惟陛下聰明神武
動以聖斷正當可爲之運未行及本之法微臣企竦

竊有所望伏願少留宸睠稍降靈懇誠必無可施行棄
之非晚不勝塵露裨補之誠

上姚令公書

日月左拾遺張九齡謹奏記紫微令梁公閣下公登
廟堂運天下者久矣人之情僞事之得失所更多矣
非曲學之說小子之慮所能損益亦已明矣然而意
有不盡未可息區區之懷或以見容亦猶用九九之
術以此道也忍弃之乎今君侯秉天下之鈞爲聖朝
之佐大見信用日渴太平千載一時胡可遇也而君
侯旣遇非常之主已哉難得之機加以明若鏡中運

如掌上有形必察無往不臻朝暮義漸之時何云伊
呂而已際會易失功業垂成而舉朝之衆傾心前人
之弊未盡徃徃擬議愚用惜焉何者任人當才爲政
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曩之用才非無知人之
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夫見勢則附俗人之所
能也與不妄受志士之所難也君侯察其苟附及不
輕受就而厚之因而用之則禽息之首爲知己而必
碎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漆至於合如市道廉公之
門客虛盈勢比雀羅廷尉之交情貴賤初則許之以
死狗體面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小人恒

態不可不察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
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
客以取容面結笑言談生羽萬事至廣千變難知
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君侯或棄其所短收
其所長人且不知深肯之若斯便謂盡私於此輩其
有議者則曰不識宰相無以得遷不因交游無以求
進明主在上君侯爲相安得此言猶出其口其所以
爲君侯至惜也且人可誠感難可戶說爲君侯之計
謝媒介之徒即雖有所長一皆沮抑專謀選衆之舉
息彼訕上之失禍生有胎亦不可忽嗚呼古人有言

禦寒莫若重裘止謗莫如自修修之至極何謗不息
勿曰無害其禍將大夫長才廣度珠潛璧匿無先容
以求達雖後時而自寧今豈無之何近何遠但問於
其類人焉瘦哉雖不識之有何不可是知女不私人
可以爲婦矣士不苟進可以爲臣矣此君侯之度內
耳寧用小人之說爲固知山藏海納言之無咎下情
上達氣用和洽是以不敢默默而已也願無以人故
而廢其言以傷君侯之明此至願也幸甚幸甚

姚令公荅書

忽辱牋翰喜慰攸集退自循省慙懼亦深實智力之

所不逮也宜朝廷之所見責也僕本凡近之才素非
經濟之具叨承過聽謬膺朝委自少及長從微至著
惟以直道爲業匪以曲路期通歷宦三朝年逾一紀
凡所稱薦罕避嫌疑實有祁奚之舉非無許允之對
則天之世已被流言行之有常久而自辨近蒙獎擢
倍勵駑庸每以推賢進士爲務欲使公卿大夫稱職
豈陽橋之或用及解狐之可爲而悠悠之徒未足矜
察嗷嗷之口欲以中傷上恃天聰俯伏神道旣不得
奉身而退仙知信心而前然顧無隱匿亦死爲明分
矣佞性不敏敬承厥休持當座右銘永爲身寶元崇頓

首頓首

答嚴給事書

自出江郡慰誨累及情義已積昆弟無踰人生相知
可謂厚矣僕方請歸養從此告辭會面無期所懷當
盡故復畧而言之耳凡爲前相所厚者豈必惡人耶
僕爰自書生燕公待以族子頗以文章見許不因勢
利而合但難熨之日不量不才引致掖垣有負時議
然則初有超拔豈由本心嗷嗷之口曾不是察旣不
稱其服又加之譏間負乘致寇幾於不免當此時也
若無所容以孤特之身處背憎之地自恠旣往何幸

而全追想寒心怵怵發悸嚴子足下不意而然既而
遠出猶有餘譽巧言潛構期僕傾危故使者之來怒
於心而色於事賴於自慎幸且無咎不者吹毛洗垢
求其痕疵勢窮力屈將無控告未始怯事也有爲而
然以故春中有書薄言求庇足下猶不諒此意以爲
汲汲於聲名而乃約以莊生之言博以東山之法曉
導精至誠故人之情向之所防有異來旨彼二教者
忘情滅識無有纏愛故福至不喜禍至不憂今僕養
親豈復割離恩愛直措心於此地哉正欲惟疾之憂
全身遠害故雖在小小敢不兢兢至如自於身心雖
復惜昧幸受教於君子亦聞道於古人何必崎嶇趨
齟求入然後爲得也去矣嚴子勉事聖君儻存平仲
久要之言無惜詩人金玉之問幸甚張九齡白

與李讓侍御書

李公足下夫心以義持公爲時出雖冥冥入窮神之
奧鬼莫我窺而惴惴自衆人之口通者誰惑何則我
有獨見之明無浮言之信亦猶太阿之劍犀角不
足齒其鋒南山之松霜霰不能渝其操斯豈非愛惡
則物之相背而終始則我之不移且如明公義貫心
靈人推正氣乃雄飛清憲高步等夷向若見不決

於明濟不兼於物終然獨善而已何自致之若是乎
如此則明公獨運之機以獲當人之利固大情之可
恕何橫議之能于昨所造次下風求爲從者亦望心
與道合申一言而取容人以義圖輕千兩而脫屣則
不意制以形骸之外拘於牙齒之間蓋下慎閉門而
公奚惜意夫國家所以歷試官序推擇士林雖因時
買利之失猶能變節而服義亡軀之意奚遽生疑此
亦人言亦何害歲寒之取效然明公所以不容左右
誠非克堪固當別有嚶鳴如爲蛇足而以爲家屬在
彼用防未然既明公之慮極精微亦下官之心懷感

激何者至如中朝著姓連姻華族及夫委以鈞軸綜
其條流而朝廷豈可南求僭耳之酋北取旄頭之虜
必佇異方之任乃無內顧之私者耶故知事在是非
公無遠近昔如奚祁之舉子不避其親齊人之爲盜
固在於楚是以爲善在己執一心之既定詭道從時
乃千人之所指然下官所以勤勤自致其功靡他正
以居本海隅始無朝望昔遇光華啓旦朝制旁求誤
登射策之科忝職藏書之閣又屬朝廷尚義端十相
趨復以無依見容不得弃置所以遲迴城闕感激身
名未甘田里之平人所慕君親之大義而才能不急

時用無施俸猶擬於侏儒舉未優於儲峙所以飢寒
在慮扶持增遙而慈親在堂如日將暮遂乃甘心附
麗乘便歸寧不然則命非飲水幸安中土又安能崎
嶇執事之未還無一級目二年願明公審圖彼人向
者何爲嗚呼忠信獲戾古人之言惟教義之所矜乃
讒嫌之見及恨不能陳肝嘗膽徇知己以求申而飲
氣吞聲負當年而歎息庭闈春戀行路屏營斯薄宦
之所憂念勞生之有役望美高傳何嗟及矣炯炯式
微心爲誰矣轉當側聽妙選用息鄙心心之有懷言
不能盡某再拜

集賢殿書院奉勅送學士張說上賜燕序

集賢殿者本集仙殿也上不以惟睿作聖而猶番意
好學用相必本於經術圖王亦始於師臣及乎鴻生
碩儒博聞多識之士自開元肇建以迄于今大用徵
集煥乎廣內而聽政餘暇式燕在茲忠臣嘉賓得盡
心之所聰明文思有光被之德故下以道親上亦歡
甚即於御座爰發德音以爲候彼神人事雖前載傳
於方士言固不經遂改仙爲賢去華務實且有後命
增其學秩是以集賢之庭更爲論思之室矣中書令
燕國公外弼庶績以奉沃心之謀內講六經以成潤

色之業故得出入華嚴師長翰林惟帝用臧固凡所
賴拜命之日荷寵有加降聖酒之罍下御厨之膳食
以樂侑人斯飽德時則有侍中安陽公等承恩預焉
學士右散騎常侍東海公等攝職在焉或尚稷大賢
或淵雲諸彥文王多士周室以寧武帝得人漢家爲
盛而高視前古獨不在於今乎咸可賦詩以光鴻烈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終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序銘文

宴王少府東閣序

益州長史宴序

送高贊府序

登薛公逍遙臺序

開鑿太廩嶺路序

魏山公蘓說銘

餞宋司馬序

餞王長史序

韋司馬別業集畫

別帝侍御序

獅子贊序 鷹鵠圖贊序

裴公畫贊

宋使君馮真

畫天尊像銘

惠莊太子冊文

祭舜廟

代祭故人文

祭李常侍文

祭洪州城隍文

王司馬祭妻父文

祭甄都督文

祭張燕公文

追贈祭文

張燕公墓誌銘

楊集墓誌銘

王府君墓誌銘

畢公墓誌銘

趙公墓誌銘

韋府君墓誌銘

陪王司馬宴王少府東閣序

夫道行與廢命也非謀之不臧命通與塞時也豈力之爲弊古之君子推其分養其和仲尼得之以絃歌傳說因之以版築至若詩有怨刺之作騷有愁思之

文求之微言匪云大雅王六官志其大者司馬公引而申之謫居何心不欲賈生之投弔窮愁非我安用虞鄉之著書嘗以風月在懷江山爲事簿領何廢形勝不辜旣好樂而無荒亦上同而不混迨乎倚層閣憑華軒川澤清明上懸秋景岑嶺迴合下帶溪流聯草樹而心搖際煙氛而目盡茲邦枕倚是日登臨豈子虛之過詫誠仲宣之信美物色起殊鄉之感誰則無情而道術得異人之資吾方有適於是旨酒時獻清淡間發歌滄浪以放言詠蟋蟀而傷儉蓋古人之作者豈異於斯盍賦詩以揚其美

益州長史叔置酒宴別序

天子建五長守四方內以承衛京師外以攘却夷狄則有持其節制未十年而歷踐撫其封疆旣一行而寧輯盡在我叔父備聞于朝廷昔者吉甫是欽仲著孝友之德楚子所畏耀在諸侯之選世有實績今以美濟俾我張氏鬱彼士林以媚于一人以正于四國豈非德能光大謀必變通思古人之獲心施君子之不器所以前拜小司馬兼擁旄於五涼再命左常侍仍總戎於三蜀執模遠近綽有先路之風聲車服載馳光被上軍之禮命莫不文茵暢轍淑旂緩章噍啤

皇皇途將出於華陽威已疊乎夜郎是時也四序鱗次屬當春夏之交千里草長有懷原隰之往乃關軒宇邀賓寮自髦士而及同姓由金華而下建禮或交以道合豈徒隸好之風或情以族親所謂宗盟之義龜組交映肴款駢羅而聲款成文發中堂之絃管志在擊節感四座之衣冠必名義而爲言雖聚散而何有酒酣相顧騷歌乃作白日西下缺壯士之翻車音山南登愛忘臣之叱馭允我明懿賦詩餞行

景龍觀山亭集送密縣高贊府序

景龍東山初主第一也始其置金榜築鳳臺窮土木

之功極崗蠻之勢議與盤石同體造化較力何其壯
哉自吾君茅茨不剪采椽不斲既柳華而務實將設
教以垂範以故平陽化焉罷歌舞於其地麻姑見者
變桑田於此時所謂長女之宮鬱爲列仙之館其後
嘗有好事以爲勝遊今日芳辰携手接袂往往而在
祇取樂焉高十官雌伏都畿星言至止聞殊庭之可
尚召高客以相歡徒觀其匠幽奇宅爽塏十里九版
豈惟梁氏之作千嚴萬壑宛是吳中之事青林脩聳
而垂綵綠蘿蒙籠以結陰清流若鏡下照金沙之底
雜花如錦傍緣鋪茵之崖則可以藻飾刑神揮斥氛

滓相顧風塵之表無負雲霄之槩既而東主西賓酒
酣樂闋聚必有散匪伊旅鹿之群往而不返固亦山
林之弊高公乃振衣而起舉盃有屬却計送人出長
安之東道退思征馬向洛陽之南阡雖暫勞於州縣
迫如簿領方歆厭於承明資其騫躍夫如是相知意
氣何恨仙離盍賦詩焉以贈行者

歲除陪王司馬登薛公道遙臺序

故郡城有荒臺焉雖層宇落溝而遺制歸然邑老相
傳斯則薛公道衡之所憇也薛公不容隋季出守海
隅豈作臺榭以崇奢蓋因丘陵而視遠必有清滌孤

憤錄嘯佳辰寄文翰以相宣仰風流而未泯今司馬
公英達好古清譽滿時迹有忤於貴臣道未行於明
主以長沙下國同賈誼之謫居六安遠郡無桓譚之
不樂嘗以爲仁不異遠必敷政以愛人窮當益堅已
坦懷而樂地屬府庭閑暇江浦清明南土陽和繁寒
氛之向盡東效候暖愛春色之先來於是命輕舸以
乘流趣高臺而降望越荒柴披古道躋隱嶙而三休
俯芊綿而四極其遠則煙連井墟指旣貂以南馳雲
合山川距荆吳而北走其近則深谿見底鱗介之所
出沒喬林夾岸羽毛之所翱翔悠哉薛公無不奇也

意神期之可按陟彼峻隅想風景之不殊剪爲茂草
司馬公又以爲峴山故事感羊祜以興言湘水遺風
懷屈原而可作况登高能賦得無述焉其實小人受
教君子雖羲之樂會稽之士自與許詢而仲舉禮豫
章之人復招徐孺是日也群英在焉猥惟陋才忝陪
下列抵命爲序請各言詩

開鑿大庾嶺路序

先天二載龍集癸丑我皇帝御宇之明年也理內及
外窮幽極遠日月普燭舟車運行無不求其所寧易
其所弊者也初嶺東巖路入苦峻極行逕寅緣數里

三林之表飛梁喋巖千丈層崖之半顛躋用惕斬絕
其元故以載則曾不容軌以運則負之以背而海外
諸國日以通商齒鬣羽毛之殷魚鹽蜃蛤之利上足
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淮之求而越人綿力薄
芻夫負妻戴勞亦久矣不虞一朝而見恆者也不有
聖政其何以臻茲乎開元四載冬十有一月俾使臣
左拾遺內供奉張九齡飲水載懷執藝是度緣磴道
披灌叢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險之故歲已農隙人
斯子來役匪逾時成者不日則已坦坦而方五軌闡
然而走四通轉輸以之化勞高深爲之失險於是乎

鑄耳實胸之類殊琛絕異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
寧與夫越裳白雉之時峙佗翠鳥之獻語重九譯敷
上千雙若斯而已哉九越徒役者聚而議曰慮始者
功百而變常樂成者利十而易業一隅何幸二者盡
就况啓而未通通而未有斯事而盛皆我國家玄澤
寢遠絕垠胥洎古所不載寧可默而無述也蓋刊石
立紀以貽來裔是以追之琢之樹之不朽

給事中魏山公蘓訛躐而銘曰

石歲鬼兮山崖崖嶽峯峯粵兮相蔽虧樅嶂岬兮莽
芊芊噫茲路兮不記年大聖作兮萬物覩惠吾人兮

道復古役斯來兮力其成石既攻兮山可平懷荒服
兮走上京遷商兮重九譯車屯軌兮馬齊跡招孔翠
兮徠齒革伊使臣之光兮將來永而無斁

餞宋司馬序

宋司馬才通命塞雲翼泥蟠蔡邕朔方不廢琴書之
業賈誼宣室欲言鬼神之事既而出宿南浦及鴻鴈
以同歸追餞北梁對立山而不樂是日渚雲欲霽林
鳥將春惜時物之方華重人情之自遠群公有感中
座無歡他日清風自當玄度之夕茲展雲雨得無子
荆之詠遂相與援翰賦詩贈行

送幽州王長史赴軍序

漁湯我之巨鎮也慎憚軍佐敷求國良以王公能有
命汝徃底其耕戰之事介于將吏之間則已聲籍天
庭氣雄遼碣薦揚有日馬首欲東自名卿大夫與時
髦懿士莫不激其節而重其邁結軫連袂携壺抱琴
留飲極於郊岐望美延於朔裔者不可勝數仲月暄
矣陽時賁若植物之發芳香行人之感意氣不日群
萃豈懷安於鹿豕不日垂堂已載馳於原隰孰不知
西笑之美况伊歲華東征之勤廉彼戎旅蓋樂不遑
舍君人之所難義不顧私志士之爲用今之作者聞

而休之各賦詩一章以志其善也

韋司馬別業集序

社城南曲斯近郊之美者也昔原面川前峙太一清渠脩竹左並宜春山靄下連谿氣中絕此皆節公之有也余固已聞之開元歲夏四月猥忝散職居多放情跋彼一行無忘於夙尚時其七召果獲於前期迺與起居舍人蔡公萬年主簿韓公惠而得朋欣然命駕韋公方拭席見待羞以藥物之滋倚琴相歡雜以嘯歌之韻清言移景閑步周林翻飛自情俯仰爲得斯亦吾儕樂事幸可而同也扶賜餘慶磻溪古跡樹留梓漆器用天成庭澣芝蘭馨香世襲斯乃韋氏之懿業是所爲異焉而韋公尚其同之樂亡其異之貴均林棲於服冕齊鼎食於榮枯彼未可量吾見其大迹繼前軌將爲龍以爲光道包遠圖豈一丘而一壑二三君子相與志之云

別韋侍御使蜀序

予之友曰韋侯始以才進中而遇坎自廷尉評爲益州刺史行欲美也玉映而山輝善無小也鶴鳴而天聽俄自謫宦假其察視奮飛泥蟠皇華原隰爲持斧之吏受負弩之禮非其明義清節高邁卓絕時輩所

美朝義推多亦焉得利其往蹇而振其廢滯而今而後予有以見舉德之輶爲神之介雖不本於利而終享其實者有矣夫火才暑想使車云邁心同道合音酒有餞或席次林園或觴臨郊岐風流相從日夕以繼者於若人如此其厚也貪以爲無欲而自致葦子之謂道有善而不揚友朋之爲過然則今之所至莫近於詩蓋賦一章以美吾友故有斯作也

獅子贊序

天德之所感者深物之所懷者遠中國有聖占候而自來四夷不王征伐而難致故絕域有來貢沒與諸侯有不入苞茅舉其大凡不在遐邇頃有至自南海厥繇西極獻其方物而獅子在焉爾雅所謂後貌如麤猶食虎豹今之所見信然絕猛者也其天骨雄詭材力傑異得金精之剛爲毛群之特伉立不動已九牛相去耽視且瞋則百獸皆伏所以肉視犀象孩撫熊羆其餘瑣細不置牙齒我天子示柔遠之義國無不庭有服猛之威物無難制故其受羈縶伏閑皂時馴而無用鋒莫可當然吾君所存義不謂此蓋蠻夷君長歲時貢獻或殊際絕賚實於內府或異獸奇禽擾於外園皆其覲禮若中國之贄幣所不辭讓明異

方之臣妾此則非有利物之心充耳目之翫好以爲
懷柔之道示天地之含容不其然歟固無德而稱也
義異大大豈勞召公之訓美同赤豹何關韓侯之詩
九我侍臣爲之贊

鷹鵠圖贊序

鳥之贊者曰鷹曰鵠鷹也名揚於尚父義見於詩鵠
也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昔之多識物亦有遺將
今而嘉生材無不出爲所呼之變與所記之不同者
耶然於羽旂之中絕有豪傑之表氣感剛悍體侔銛
鋒顧視之間輝如也夫受以勁剛意不群飛資其利
觜義在鮮食生有自然之權川無可抑之勢古之言
武士法吏齊名比義者以其嚴若郢都飛若李廣委
質於所事報功於所養不憚摧翼以虧勇不立垂枝
以屈節是鳥也向之擬議不亦宜乎夫鸞與鳳將感
於仁所不及也鷄與鶴猶較其德彼何有焉况其餘
雖飛雖鳴凡者怪者肉非彘狙才非下韞威力不敵
群噪無益然後知二禽之爲用衆鳥之絕倫者也故
君子達其然工人圖其狀以象武備以彰才美雖未
極其天姿有以見其風骨矣昔支遁道林苜蓿名馬
自云重其神駿斯圖也非彼人之徒歟乃作贊曰

侍中兼吏部尚書裴公畫贊并序

元聖有作大賢將其命良弼有二侍中是其一所從
龍武實感風雲我之裴公道與上合義深體國策在
忠主亦既致於堯舜不惟比於管樂至於執人柄振
天綱丹青帝圖金玉王度雖古之作合謂之有開未
始聞也夫事可法道可度威可愛儀可象赫喧中來
精英外發故工繪其事所以見盛德之形容士頌其
功所以知和氣之導達五事曰貌一以作恭七聲成
文六乃爲頌俾凡今之人也色斯而覩奧聽之而知
理水有方折辯和氏之價焉山爲具瞻表帥尹之重

馬贊曰

赫宣人望時爲國紀偉量川渟高標嶽峙磊落成節
精明入理倬哉輔臣武是多士丹青炳發儼如至止

宋使君寫真圖贊并序

夫形者神明之表而動用之應也察之苟至則珠玉
雖蘊光輝必兆於山泉而眉睫可知賢達亦徵於骨
象如宋公之天姿森挺人望儼然一覩清陽不俟深
鑒是猶鷄群見鶴象齒如牛居然有差此其殊特者
也聲聞如彼風俗又爾寧有陳平之美更虞子羽之
色卽雖妄庸之目素非知公之者偶見斯狀亦已明

其瑰異焉初公舉茂才歷長安尉三爲御史再入尚書卽色莊以立朝則百僚所憚言揚於伏奏則三臺爲表而竟以出守俄復徙遠其故何哉由杭直之爲患也然公處屯而必行其道居陋而不改其度能貞其節可謂君子哉才爲國而生命有時而泰彼宋公修志以俟也其可立而湏焉時有族兄曰之聖者亦賈生之謫居有顧君之畫絕偉公之貌作為是圖意得神傳筆精形似因命僕爲贊其美云

宋公卓犖體標山嶽匪石不移如玉斯琢被服忠信規模禮樂望之儼然允謂高邈

畫天尊像銘并序

畫天尊像者贈吏部侍郎武功蘓公太夫人崔氏爲公卒哭之所作也蘓公有重名於時未大用而卒遭命不遂當代所悲况作嬪于公鞠凶在收援詩以誓其節執禮而哭於晝哀而能感感而能通極希微而不見中恍惚其如在於是欲介景福將祈太清因心寓象命工設色飾金闕圖玉皇元天不遠真官在列飄若靈氣爛其神光彼昭厥誠允速其應斯所謂玄鑒無昧當受謁帝之符幽魂有憑必署昇仙之錄此固崔氏之至願也有足悲者豈不猗歟銘曰

至哉天京災劫不及上有靈府聖真所集彼美孟姜
聞斯洞彰仙道貴度我君則亡猗歟秋君蔚為人傑
命屈金鉉神傳玉訣遊魂大素介福上清式圖元象
永觀厥成

惠莊太子哀冊文并序

維開元十二年歲次甲子十二月丁巳朔二十四日
庚辰司徒申王薨于行在所冊謚惠莊太子旋殯于
寢輿閏十二月二十七日壬子將陪葬于橋林之栢
城黻幕宵布羽燾宿設西序啓攢南首成列皇帝深
天倫之戚崇后儲之禮擬容衛於青宮申孔懷于朱

邱爰命史氏稽於令則無佻直書不彰遺德詞臣曰
昊天有命先后受之分王子弟蕃衛京師克荷成憲
罔弗肅祗懿哉明哲誕惟神粹宣慈日聞孝友天至
道則脗合迹無自異性則生知學兼時習易微書遠
詩言禮立德必有隣善如不及貴而能損量固難挹
方伯出鎮召南取斯司徒入掌鄭武其宜義之所在
政乃克施物留遺愛事著成規西夏息人東征叶卜
鞞鞞同輦皇皇改服疾遘中路凶傳左轂寧不慙遺
奄鍾斯酷嗚呼哀哉昔在冲妙具惟兄弟四國並封
五王均體遵必連騎君則同邸各承愛於含飴俱受

經於置醴既在黃而云遺屬殷憂之將啓實定禍於
蕭牆遂繼明於雲陸雖隔深宮之衛常洽家人之禮
曷殂謝以痛感平生而流涕嗚呼哀哉爰擇茂典
追崇上嗣奉先聖之元良申友于之褒異紛函簿以
徒設儼文物而空備彼神儀之如在乃群悲之所萃
周禮從祔漢瑩是陪先逐日而選吉會同盟以送哀
夜漏盡兮暗室啓庭燎歎兮曉挽催按三校而徐進
將一去而不迴嗚呼哀哉背朱門兮遲遲馳白驥兮
騃騃野蒼茫而助慘風其開颺而增悲翩翩兮素蓋寂
寂兮畫帷遵舊途而何有但覽陳迹以如疑而都邑兮
不入侍陵寢兮有期惟光儀之未闕與昭代而長辭
嗚呼哀哉潛清暉於幽室召鴻名於美跡將在皇儲
之史豈伊諸侯之策播遺芳於蘭桂傳不朽於金石
諒旣言之在茲嘉德音之無斃嗚呼哀哉

祭舜廟

維某月朔日中散大夫伏持節都督桂州諸軍事守
桂州刺史兼當管經畧使嶺南道按察使攝御史中
丞借紫金魚袋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某敢昭告
于大舜之靈惟神以大孝而崇德以大聖而奮庸以
至公而有天下以至均而一海內故不以荒服之外

不以黃屋之尊，廵守而來，殂落於此，勤倦之造，未結於黎庶，惠懷之尊，長存於壽宮，載祀雖遐，威靈如在。今聖朝紹興至道，愍茲遠人，爰遣使臣，按理邊俗，惟神幽鑒，願表微誠。若私僻爲謀，公忠有替，明鑒是殛，俾無遠圖，如悉心在公，惟力是視，當福而不福，爲善者懼矣。今至止之日，輒詣陳誠，伏惟神道聰明，亮斯欽到，願俯垂冥祐，俾輸力明，時尚饗。

爲吏部侍郎祭故人文

維開元十年歲次壬戌二月癸酉朔十七日己丑，吏部侍郎某謹以清酌肺醢之奠，敬祭故某公之靈。聞

夫仁必壽考，所謂神道善亦慶延，以爲信然。今夫子之不福而聖譽之，是愆孝友，純固禮讓，周旋行所以直業，所以專誠公才，而天假故官政，以日宣節，使是式朝宿，旣至十部，稱賢一人，思媚鳳凰于彼雲霄，以異胡然，明鑒殲我良懿，嗚呼哀哉。夫子之逝，平生之懷襟抱素，合遊處嘗偕清風，對禁文石，同儕自茲兩掖，殆將一紀，展轉清貫，化離君子，曷其愛而甫云觀止。正司空之掃第，屬荊州之罷市，歛交臂而相失，殷痛心其何已。今卜兆有日，祖載在庭，颺然象設，冥爾音形，驅白馬而何見，瞻素車之已屆，德音不忘，庶其

崇之勿剪交情乃見伊黍稷之非馨嗚呼哀哉尚饗

祭故李齊侍文

維年月朔日中散大夫洪州都督張某謹遣舍曹參軍李某以脯醢之奠祭于故東國公之靈惟公世載賢傑天資忠厚外珪組而雖華內冰鏡而無垢善常不伐明能自晦省中之樹訪猶不言車前之馬數而後對淑慎自己否言有時孰能違命公此來思結忠主之戀深去國之悲六疾斯起五福云欺生涯溘盡精寃何之嗚呼哀哉追惟曩昔昇降雲霄榮華侍從暉暉光昭日歟月歟有榮有凋丹旆子子白驥蕭蕭同官之感俾余魂銷靈之來歸茲馬旅次瞻望無覩悲不自至頃密邇而帶音今寔然而結欵南北于遠幽明未異何以叙情尚之莫饋尚饗

祭洪州城隍神文

維開元十五年歲次丁卯六月朔壬寅十日辛亥中散大夫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洪州刺史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某謹以清酌脯醢之奠祭于城隍神之靈恭惟明神懿皆潛德城池是保民庶是依精靈以秉正直攸好忝牧此郡敢忘在公道雖隔於幽明事或同於表裏今水潦所降亦惟其時而淫雨不

止恐害嘉穀穀者人之所以爲命人者神之所以爲
祀祀可不以爲利義不可以不福闔境山川能致雲
雨豈無節制願達精誠以特弭災無或失稔則理人
有助是所望於神明尚饗

爲王司馬祭妻父文

維年月朔日謹具少牢清酌之奠祭于故某公府君
之靈惟公聯華公族振景天朝昔也時來則地分茅
土今也福過則海變桑田豈惟魑魅之憂方爲螻蟻
之患嗚呼哀哉始更榮盛早睦嘉姻謬入郟公之選
嘗荷戴侯之遇情契闊而罔積義流離而益固公之

謫宦某又犯時永矣去國青然來思雖窮途之至此
幸隣境之在茲所忌者法豈忘於私聞柝聲而密邇
畏蘭書而聞之然猶風煙可與翰墨無輟心已運於
虛舟跡尚濡於涸轍驟寒暑之徂謝紛吉凶之廻穴
京兆之使忽追廣陵之音遽絕嗚呼哀哉平生多感
自傷千里之心已矣長辭徒發九泉之歎計疇昔之
光寵痛淪亡於旅寓嘗許恤人之孤况活愛子之半
謹因遺奠昭告明靈心不可卷德以爲馨匪羞是薦
惟魂是聽遺行人於信宿空泣目於郊壠嗚呼哀哉

尚饗

為王司馬祭甄都督文

維開元五年歲次丁巳九月丁酉十四日庚戌官某
謹以清酌之奠祭于廣州都督甄公之靈惟公稟氣
異人爲國良臣資忠秉義奮翼躍鱗富貴自取聲名
益震故能北擁旄於玄朔南仗節於朱垠行部無幾
卧理斯屬棠陰在聽薤歌成曲下流是仰長塗反促
如望兩而隨車遽驚風而轉燭嗚呼哀哉甫茲歲首
彤襜載輝今也秋季丹旄言歸旣寒來而暑往將物
改而人非駟馬不馭雙鴈空飛對平生之氣象詠宿
昔之音徽燕越兮地眇胡山兮路微奠肴觴之在席
感徒御以霑衣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燕公文

維年月朔日族子秘書少監張賢院學士某謹以清
酌少牢之奠敢昭告于燕國公之靈惟公應有期之
運隆不世之英坦高軌以明道謹大節而立誠懸鏡
待人虛舟濟物妙用無數精心惟一明未朕而先覩
聽有餘而每黜猶豹變而成文嘗鳳鳴而中律故能
羽翼聖后丹青元化陳臯陶之暮謨盡仲山之夙夜
道因慮於文武業惟求於王霸網繆恩渥荏苒代謝
國重元輔門承下嫁實大我之宗盟與人君之姻婭

天蓋福善地光華宗赫赫爲尹巖巖比宗不享黃髮
如何玄穹旣道長而運短豈祥降而惠終人亡令則
國失良相學墮詩南文殞宗匠惟國華之見奪何天
道之弗諒迨惟小子夙荷深期一顧增價二紀及茲
非駑駘之足數蓋枝葉以見貽泊剖符於外臺承徹
琴於舊館屢行號而身贖空匍匐而心斷跡旣拘於
爨憲情未展於哀欵朝章猥及傳名斯入想德輝而
不見望仁里而徒泣樹所歎而猶存人具瞻而未戢
盡總帳之今感哀烏衣之往集庶羞雖薄與享厥誠
尊靈斯降且嘉平生已矣萬古纏綿五情追悲緒於
離筵結巨恨於幽明依惟尚饗

追贈祭文

開元二十年歲次乙亥孤子某謹遣弟等謹以脯醢
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先考先妣之靈積罪昊天天實
降罰嚴蔭永隔慈顏重違欲報劬勞終天何及夙承
教誨幸而有成崇國龍靈猥當大仕聖上義存延賞
追贈所及朝恩優渥跪承催感伏惟昭亮享茲殊錫
今謹具贈太常卿廣州都督告身桂陽郡夫人告
身及玉帶金章紫衣各一副伏惟尚饗

敕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丞相國公贈

太師張公墓誌銘并序

大唐有天下百一十三年開元十有八載龍集庚午冬十二月戊申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丞相燕國公薨于位享年六十四嗚呼哀哉皇帝憐焉素服舉哀廢朝三日乃下制贈太師蓋師傳之舊恩禮有加也詔葬先遠喪事有日又特賜御詞來章琬琰公義有忘身之勇忠爲社稷之衛文武可憲之政公侯作杆之勳皆已昭昭於天文雖與日月爭光可矣公諱說范陽方城人晉司空杜武公之裔孫周通道館學士諱弋府君之曾孫慶州都督諱恪府君之孫

丹州刺史刑部尚書諱隲府君之季子自上世積慶及公而祥發神明所存道德爲樞生以寧濟幼而祥鷹揚虎視英偉磊落越在諸生之中已有絕雲霓之望矣初天后稱制舉郡國賢良公時大知名拔乎其萃者也起家太子校書迄于左丞相官政四十有一而人臣之位極矣尚書國之理本公悉更之中書朝之樞密公亟掌之休聲與偕升降數四守正而見逐者一遇坎而左遷者二其餘總戎千外爲國作藩所平除者密密弁秉節鉞而已至若三登左右丞相三作中令唐興已來朝佐莫比蓋聖賢之運有

會師臣之遺教行人雖求多我每餘地馨香之發敷
聞自又宜其翊戴聖后師範百寮功烈過於如神德
聲出於咸一此固與叛築崛起屠釣作合之類亦大
異也公志意遠而性高亮未嘗自異會節乃有立何
所不可體意以為宗既定國於一言亦保身之雅其
於經理世務雜以軍國決事如流應物如響紛綸輻
輳其猶指掌及夫先聖微旨稽古未傳缺文必補隆
禮咸甄與經籍為笙篳於朝廷為粉澤固不可詳而
載也始公之從事實以懿文而風雅陵夷已數百年
矣時多吏議擯落文人庸引雕蟲沮我勝氣丘明有

耻子雲不為乃未知崇匠所作王霸蓋在及公大用
激昂後來天將以公為木鐸矣斯文豈喪而今也則
亡嗚呼克生以輔時而臣道不究致用以利物而入
將安仰上撫床以念往下輟相而哀至復見之於公
焉太常議行謚曰文貞二十年秋八月甲申遷葬於
萬安山之陽燕國夫人元氏祔馬夫人故尚書右丞
相武陵公懷慎之女也勲為軌範皆可師訓及公之
貴連姻帝室雖處榮盛若非在已內執謙下外睦親
疎古之賢明未始兼有開元十九年三月壬戌薨于
東都康俗里第享年六十四長子均中書舍人次曰

增駙馬都尉衛尉卿李曰椒符寶即泣血在疚皆我
之有後也嗚呼玄堂未闕何事春秋幽篆斯在亦云
不朽而已銘曰

天有密命滋洎百寶時無大賢誰與明道我公允叶
我德孔昭翰飛戾天羽儀清朝功遂身謝名由晉美
言而有立古無不死南山之下詔葬于茲後之與歸
誰我大師

故特進贈兗州都督駙馬都尉觀國公楊公

墓誌銘并序

公諱某字某弘農華陰人也某先食采於楊因邑爲

氏始大於兩漢更盛於周隋司空觀德王戎之高祖
也台階論道盟府書勳利建維城澤流後嗣泊右衛
將軍贈兵部尚書府君諱某累葉炳靈六轡承祀而
皆千里一舉逸翰所推五侯同拜貴戚莫比公即尚
書之子也誕保中和克紹前烈幼以美秀兼大叔之
文長而嘉聞增季友之業孝弟忠信蘊乎生知禮樂
詩書成於時習弱冠以門子調補晉州參軍中宗之
在春官也妙簡才地將降天孫兼之實難而公惟允
以選尚長寧郡主加朝散大夫拜通事舍人累選右
衛即將神龍元祀中興在運預聞大策克樹休勳而

貴主宜家既增湯沐列侯傳國復錫山川至是始襲
觀國公拜駙馬都尉左千牛衛將軍加上柱國累遷
秘書監兼太子賓客增金紫光祿大夫又特進散騎
常侍右千牛將軍陝王傳坐事左出巴州刺史又爲
光祿卿復出爲亳襄陳鄧四州刺史左轉鄜亳許絳
四州別駕公性明敏有器韻不求虛譽而百行允修
不矜小善而九能咸事至於入官從政東文西武才
既兩可事亦百中且不恃貴以傷義不怙寵而廢公
奉以周旋加以樞謙雖在降出無他悔吝此亦公之
善自爲謀以道終始者也開元十二年癸亥遘疾薨

絳郡之官舍春秋五十天子悼焉有制贈持節都督
兖州諸軍事兖州刺史仍遣使弔問今返葬京師率
禮有加哀榮異數其年秋九月甲申塋于北原其孤
曰某等瑩瑩在疚願圖遺烈後之人亦知范宣之世
祿豈獨臧孫之立言銘曰

巖巖太華作鎮西土祚我諸楊降生厥祖四代而立
爲漢元輔爰及胤裔克復先古猗嗟觀公不忝前人
荷天休寵爲國嘉姻王孫作儷帝子來嬪瓊敷玉潤
輝映紛綸乃登王朝乃尊爵秩祿盈萬鍾賦食千室
亦克畏滿亦以戒逸物更盛衰時有得失稟命不融

斯人則亡天歸京兆地迤連崗吁嗟此室徽音不忘
故太僕卿上柱國華容縣男王府君墓誌

公諱某瑯琊臨沂人蓋王氏所由遠矣然其自漢至今上下千載海沂爲頌始壯厥猷淮水作楨克昌其後繼跡台衮聯華牧伯君子遵其立言史官褒其行事則已世無違德人以嘉而圖謀粲然宜爲冠族廼祖某梁侍中尚書左右僕射安東亭侯高祖某陳度支尚書曾祖某太子中書舍人祖某皇朝吏部郎中贈潤州刺史父某官至洪州都督公踐修範業雅有名器性開敏而達於從事才果斷而長於御下至於

學以知古義以隨時虛已存誠離經合道異焉而不傷於物同焉而不害於政咸自得之務其大者儀鳳中初以門子選爲孝敬皇帝挽郎解巾相王府參軍授豫王府參軍歷太子通事舍人蒲州司法參軍丁洪州府君憂去職喪踰於戚行過於禮時其在政哀能感鄰服闋授相州鄴縣令施於政也揮干鎔之鋒截無不斷展騏驎之足行無不至以故言出有孚豈止於百里教行無類俄浹於四封邑人是宜輿頌乃作御史中丞張仁愿表公尤異常用嘉焉遷洛州陸渾縣令加朝散大夫寵其能也再有仲由之善益聞

考叔之恭薄理我畿有加於業誠者觀政許其以後
圖時輩推多驗之於晚節稍遷蒲州司馬洛州長史
蒲州長史三爲郡佐一以貫之執心有恒厥聲以茂
雖已祗之體素顧和之理識異代同官齊名比義固
無愧也俄遷隨州刺史趙簡始大列於諸侯張敞有
名擢爲刺史賢明獨斷政教弘宣始于漢東之美繼
以巴中之異郡歷數四課嘗第一再領遂縣二州刺
史先是俗多梗弊人盡流庸公亦米思撫之如子彼
得攸暨歸之如市行有餘力用不盡才驟遷大都督
乃拜相州刺史先是景雲歲我唐雖舊儀制維新

連率之官增監郡之秩於是歷遷列辟專其用賢且
有後命而公爲稱首遂作越州都督同京官正三品
連率統察杭婺衢睦溫棧臺閩八州長史已下率由
部按事雖竟寢議者終榮仍守越州都督加銀青光
祿大夫公素有盛名衆之寵數聞望而草風必偃至
止而蓬麻自直與夫仙賢坐嘯勞心行部彼有因致
此我無爲而已然政之行焉有若神者徵拜雍州司
馬頃之又正名爲京兆少尹京兆者本公之樂土居
已重世買臣還郡無矜於出授張旣本州是榮於衣
繡公雖作貳我亦爲光開元二年始封華容縣男貽

有德也其明年有制以公檢校太僕卿訓以六駟正
于群僕日加數焉之慎歲有展軫之勤無何即真可
謂貴矣然公思報所受逾勵所行神明未衰志業不
究春秋六十有一開元六年秋八月乙亥寢疾薨于
洛陽之陶化里第嗚呼哀哉朝廷傷焉賻贈以禮夫
人范陽盧氏不享偕老先時在殯其年冬十月乙酉
合塋于偃師之某原却倚首陽前瞻洛汭豈伊遐丘
之樂蓋取邢山之兆有子曰昊次曰旻泣血苦壞哀
纏於遠日勒名金石像叶于吉時候以斯文爲之實
錄其詞曰

其一

有周之裔居海之沂緒業爲永德音罔遠貽厥謀翼
俾其翰飛宜哉世祀亦曰家肥

其二

洎我華容而今濟美四科冉季九能魯史學匪爲人
義如在已施於有政轡之柔矣

其三

稚馴宰邑鷹揚佐郡五爲刺史在邦必訓再踐太僕
厥庸迺奮今也則亡天不可問

其四

神期永年禮先遠日合如防墓開彼勝室鶴弔人悲
龜言地吉篆石泉戶與山相畢

故安南副都護畢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某字某東平人四世禮義雲北齊度支郎中青
州刺史曾祖瑛貞觀初并州白馬府右果毅都尉右
衛郎將祖義蒲州河東令坐事左轉桂州歸義縣丞
因家于始寧父誠舉孝廉高尚不仕公即孝廉府君
之子稟靈純茂姿性開朗亦既志學休有令聞雖在
諸生之中已有萬人之望矣夫其忠有世善有元仁
合其內友于兄弟豈尚行所致其因心而然公之植

身根萌素厚操本制末何適非宜故爲政之方所
求遠矣某年初有御史將命黜陟幽明公時盤桓居
貞未有攸往而使者承武恩乃是求褐衣見召且繩
斯委乃表公授梧州錄事參軍非其好也先是剽劫
在境行李所病綱佐無幾適盜肅然歲滿授廣州湏
陽令事必簡舉人用穩便莫不咨嗟未始見也尋轉
韶州司馬其政如初秩滿丁內憂公有志性幾於毀
滅廬墓展哀泣血扶病有加一葺不惟三年嶺南按
察使廣州都督兼御史大夫蕭璿彼孝悌之士也以
錫類之故有嘉德音於是按補按察判官義行相成

終始如一尤加欽重特以表聞勅授新州刺史屬恩
州酋帥日尋干戈將有式遏實資明允後按察使廣
平郡宋璟以公爲五府總管以甲卒戍焉雖臨之兵
威而開以恩信俾忿鷙狼戾化梟爲人廣平公深以
爲能奏假恩州刺史俄又真授夷落大寧尋加朝散
大夫遷端州刺史居必致理莫匪嘉績并護之寄朝
選以歸於是加秩中散大夫拜安南副都護到官未
幾閭忽遷殂時年六十某月日庚子歸葬于某山原
公內行無玷外物不干文非務華學皆爲已所蒞數
郡耆愛在人全已而歸可謂厚矣有子曰某銜血終

天慙哀遠日永惟稱伐在乎幽象銘曰

猗歟畢侯濟源長流受氏于畢爰自有周彼美世載
是惟孫謀賢哲繼軌斯其遠猷嗟彼懿宗是生孝友
知實內積行非外誘家邦必聞人倫歸厚微此令德
夫豈善守亦旣從政厥聞載榮邑能訟息郡用禮成
蠻夷慕教鳴梟變聲九真副嶺萬里揚旌護彼絕域
義忘險艱緹律未改月旒而還存沒之際忠孝之間
徽音無泯篆德茲山

故許州長史趙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某天水隴西人其先受賜于周所食者趙下逮

襄子大爲諸侯貽于謀孫克用保國有功有伐無代
無之曾祖基隋尚書左右僕射淮寧郡公祖某金紫
光祿大夫殿中監贈工部尚書武強公父某符寶郎
皆發聞馨香世祚蕃衍不高位者則人望焉公惇師
舊業允迪淵懿包君子大雅之量有古人獲心之賞
修詞以達其道則質文相半履行以顧其言則剛柔
並克弱冠以門子調補湖州叅軍轉相州司兵叅軍
學以入官思不出位格言清論始誦今行屬太上皇
養德在藩擇賢爲吏公首其舉王曰爾諧於是引爲
相王府戶曹叅軍轉法曹叅軍及龍德旣亨鶴鳴有
應往而利見縻以好爵乃授朝散大夫雍州錄

軍緹領諸曹罔有不率秩滿除洛州伊闕縣令專舉
其中歛從其薄惠小鎮大狗公戒私政之在人今而
遺愛俄遷徐州司馬未幾轉陝州司馬許州長史十
里將騁六轡斯柔得之自心動而中節故其四叅州
事再入府寮一宰畿邑三為郡佐莫不所居而績言
其用所去而頌因其跡豈伊苟然厥繇尚矣開元八
年春二月疾作革乙丑終于官舍春秋若干某年冬
十有一月庚午歸塋夫人崔氏駙馬公自然淡泊不
屑勢利守道貞固與命推遷故歷年多所移官數四

不過參佐而已豈亦直道之云乎然而卑以自牧約而能濟樞厚屈薄內安其仁急病攘夷外多其義不曰君子其能爾乎有子曰令言次日令則泣血加人抑情就禮哀愬窳窳之事恭惟先君之德驗之所履附之斯文以傳無窮以慰罔極銘曰
猗嗟令德寬仁合道景行行止風流肆好名取公器善爲身寶志所以立政所以宣入官惟允蒞事其然是儀是式不忘不愆今也終古後之克祚子孫禋祀春秋霜露茫茫九原斯焉永慕

故韶州司馬某府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某字某京兆杜陵人其先佐夏翼商賜命爲伯傳楚相漢繼世能賢休有成烈慶流于裔洎曾祖津仕隋至內史侍郎戶部尚書武德初拜黃門侍郎薨光勇克齊美名以食舊德大父琨太子詹事武陽侯能成休軌載揚厥問烈考展官止少府監主簿懿業無忝而大位不充天爵自高人倫斯貴公荷百代之丕構傳一經之素範簡白足以長人文敏足以敷政跡不由經必期乎直學不爲辯每抑其華志尚則然風流自遠斯有萬里之望豈伊百夫之特始自崇文生明經上第起家汾州參軍公以爲國無小而行無

澤苟履忠信何陋蠻貊遠求補遠郡從所好焉於是
授泉州司倉參軍歷廣州都督府法曹參軍輪囷下
蟠弗以胥意幹蠱用譽將以明道固已仁焉而不異
於遠義焉而不辭其難潛亦孔昭允謂君子秩滿遷
韶州司馬在屨數載檢身一德輔化致理刑清訟息
宜其奮庸上國真乎公卿而天竟南州終于參佐悲
夫享年五十有一某年月卒于官舍粵開元六年冬
十二月庚午塋于少陵原有子曰某誌報罔極思傳
不朽勒石泉戶式昭德音銘曰
皇矣真祖時維大彭黻衣作伯彤弓用征倚邛其後

世濟其名雖公道屈亦樹德敷

右其一

休烈有素聿脩無忝言炳身文禮克物檢行雖歆畫
名不可掩學古入官監取諸漸

右其二

參卿彼分從事窮海訖云其陋我惟義在何適非宜
胡然有待天曷我欺人隨物改

右其三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終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終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頌碑銘

斬公遺愛銘

忠憲公裴公碑銘

徐文公神道碑

牛公碑銘

竇府君墓碑銘

呂府君碑銘

李公碑銘

李府君碑銘

徐穉碣銘

辰州瀘溪令趙公碣銘

故襄州刺史斬公遺愛銘并序

江漢間州以十數而襄陽為大舊多三輔之豪今則一都之會故在晉稱南雍在楚為北津厥繇冗雜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TAIWAN, R.O.C.

云難理而前此領郡鮮能安人或寬或猛或拘或抗
跡多弗類俗亦弗寧是以天子念與我之理而公受
煩卿之寄矣公名恒字子濟其先某人也祖帥幽州
長史父禮庭奉天討監察御史世不苟合義在難進
雖無充量之位而有積善之烈矣公性持重有器望
即溫而厲居敬而簡度量可以轉物德義可以服人
而先王遺言率由好學君子行道必本忠恕浚源水
潔厲箕雲翔故一舉爲拾遺已有遠致三入爲御史
依然正色當時知音謂且大用而尚書理本郎官選
才亟踐諸曹克壓群議及再興大郡遂佐益州攝御

史丞都督西南軍事原軫超將豈惟上德翁歸中立
實兼文武先是兵連蠻獫歲轉軍儲優我公私費以
巨億公乃急其所病思有以芘之建大田於雲南罷
饋糧於邑蜀甸之踰重阻冒毒瘴負擔以躡斃垂耳
於剽掠者每十有五六及公底績盡境賴全至於是
邦也政實有素今也惟行不違其方以索其極莫不
教之誨之優之柔之從者善之否則威之先德後刑
端本肇末物知所勸事則有經率訓者衆多變薄爲
厚感惠者深遠旣和且均夫然後人斯耻格庭少諍
訟叅佐閑拱屬城晏如其始也一年而政成其終也

三年而頌興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開元十二年以理跡尤異廉使上達天子嘉之稍遷陝州刺史暨解印去郡攀車盈途或願借畱無緣而人吏遮道或瞻望弗及而老幼啼呼如是者五里已終朝十日乃出界而皆有言曰捨我何之及聞公之喪哀可知矣市爲之罷春以之輟惠愛之結深古今之感一蓋爲仁由已而遺德在人者其若是乎郡中士大夫與門生故吏聚族而議謨德是以刻石立紀彼鮑陽之陋墮淚成碑此岷山之績銘曰

英英新公宣哲秉彝爲我髦士作人元龜側僮大節

磊落瑰詞人亦有言天實資之御史直繩郎官高選動必彙遂能皆再踐糾遏邦慝彌綸事典遂及我人化流樊沔激厲素風抑揚善政約紀爲法急人所病物故推誠事匪忘敬感彼于下仁明在詠舉德不鮮涉道載深穆然清風莫其遺音繫公旣沒厥跡可尋勒石是圖以慰眊心

大唐金紫光祿大夫行侍中兼吏部尚書
弘文館學士贈太師正平忠憲公裴公碑

銘并序

夫道遵常習故蓋人拘於凡也得精志能是天縱於

聖也方聖上之拔太師也豈藉譽於朝廷哉徑取才於無跡懸收功於未朕而終致大用克成休勳使祖虛名者見西子而憎貌工橫議者聞魯連而杜口乃知古所則惟雖帝其難今之得人遇聖為易能允明主之鑒不負直賢之實者其在正平忠憲公平

公諱光庭字連城河東聞喜人也伯翳之後與秦同姓始封于裴因邑命氏在魏晉之際為人物之傑與瑯琊王氏相敵時人謂之八裴八王自茲厥後奕代更盛大王父定周大將軍馮翊太守瑯琊公大父仁隋光祿大夫追贈持節原州都督天之既厭隋德矣

危致命不亦難乎謚之曰忠憲春秋之義也父行

儉禮部尚書在祗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聞喜縣公贈大尉時或有奸王命矣禁暴安人不謂重乎謚之曰獻尊名之典也公即獻公之第七子降神元和含光不曜越在初歲已有老成雖遠大是圖而近識莫誤學探帝載何事小名業綜人倫豈務一善弱歲居太尉獻公喪幼以孝聞尋補引文館學生神龍初明經擢第授家令寺丞轉太常丞加朝散大夫景龍中以親累外轉尋入為陝王友改右衛郎將丁晉國大夫人憂柴毀骨立殆至滅性服免起為貝州別駕未之就

也復除右衛郎將無何遷率府中郎嗟乎有其道而無其用不可行也得其時而不得其志亦不可行也公負經綸之器韜王霸之畧自委泊外臺棲遲下位出入從事十數年間坦然而自若者何哉蓋知才有所必伸命有所必與非苟而已開元中聖上思光祿之休烈蓋大尉之元勳是必象賢其將大授特拜司門郎中轉兵部仙臺之文始應列宿鴻漸之羽可用爲儀遷鴻臚少卿以觀其能也是歲天子有事于岱示諸侯會朝十行在執籩豆者不限於中外獻賸者亦勤於駿奔莫不來享無有遠近而執政者以

代曉過事職在行人目曰勇狄豺狼黷盟阻德我今有事戎或生心我張吾師有備無患若何公曰不可天封禪者所以告成功也觀兵者所以威逆命也云亭苗邑非一時之事也受賑執燔非三代之禮也天方佑我光啟舊服曠彼獯鬻能違天乎無庸勦人可也謀告從之秋九月突厥果使其相執失頡利發與其介阿史德聯泥熟來朝公之謀也東封還遷兵部侍郎折父之職夏卿之亞存而舉者悉以舉之公於是考遺訓補缺典飾蒐苗獮狩之禮祥征稅簡稽之賦頒九畿之政設九伐之刑以練國容以精軍實

鄙不聳帝用嘉之既而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王言其出需乎人有歸也天憲惟明肅乎人知禁也尋加銀青光祿大夫換黃門侍郎俄遷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學士摠百揆之樞轄酌九流之淵奧叶文執之殷度人神之和水火象此其惟實鍊山川出雲用作霖雨時哉之會無得稱焉先光大化之行務以玄默遵夫簡易舊章在而不議吏道雜以多端公於是求革故之實契隨時之義作執秩以平之設循資以定之謹權衡以選之考殿最以叅之姦回無所措其邪踴踏不能介其量多士勳

色郡方改瞻仰之者邈乎如山窺之者間不容髮或曰執事無乃惠歟公曰大命敢不敬歟若然方將致六符於泰階驅百難於仁壽豈直睥睨先世紛綸近古泪而随流守而勿失云耳哉二十年冬上幸河東祠后土命公兼左軍師禮畢賜爵正平男加光祿大夫抑人有言曰樹德莫如滋積仁莫如重則藏僖之慶有後杜魯樂武之德未絕於人宜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也公嘗請易至蓋之屯與升之漸通喟然嘆曰物惡有滿而不溢高而不危者哉既而居不崇侈動不踰法雖百乘之家萬夫之長冲如也謂日用不

知存諸方冊何天年未永瘼此台臣二十有一年春
三月癸卯遣疾薨于京師平康里之私第春秋五十
八朝廷哀傷晁旒震悼制戶部尚書杜暹即殯弟祭
賻物五百段粟五百石喪事優厚官供輟朝三日丁
未有詔贈太師謚曰忠憲使其官某監護喪事以其
月日葬我忠憲公於喜聞之舊塋禮也初知星者言
上相有變良臣將歿謂請禳之公曰使禍可禳而去
則福可祝而來也論者多之以為知命夫天下之達
道有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忠孝仁安君忠也榮親孝
也周物仁也此三者有一於身鮮矣而公實兼之且

媚于人者必好其威福賢於事者必羞其謗政公知
其然則以直道匪躬之故忠莫厚矣禮爲人子春秋
以致享義於人臣夙夜以從命公知其然則以時告
如在之敬孝莫重焉夫以衡石之任陶鈞之力莫不
責成於下吏求備於一人以故舞文雷同疑獄歲構
恬而不改浸以成風公知其然則以信察御物之惠
仁莫加焉其行已奉公皆此類也嘗所著述率于箴
規以爲惇叙九族本枝百代王者之盛也而義不可
以無訓作瑤山往記維城前軌以諷之微而彰志而
晦聖人之舉也道不可以虛行作續春秋自戰國迄

于周隋以統之。臣子之義也。天人之際備矣。非洽聞
通理其孰能與於此乎。宜其存無辜人。歿有遺愛。嗣
子稹京兆府司錄事參軍。孝實克家。動必中禮。丕承
後命。紆天鑒而增華。敢跡前修。琢豐碑而不朽。銘曰
益作舜虞。鉞分晉土。慶流八族。德盛三祖。瑯琊象賢
懷文佩武。光祿忠烈。殺身報主。尚書出將。恢我王畧
文教內敷。武功外鏖。緜衣之弊。惟公繼作。用晦而明
處豐思約。鴻臚好謀。夏卿稱職。代天流化。佐皇立極
納于憲府。好是正直。乃宅冢司。謀猷允塞。盡瘁事國
夙夜在公。居無闕政。歿有餘忠。天子命我頌德。銘功

日月有既。令聞無窮。

大唐故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
贈太子少保東海徐文公神道碑并序

夫物之所宗也。莫善乎德行。道之以明也。必先乎文
學。人論以具體為難。世業以流傳為貴。有能兼之者
其東海公乎。公諱堅。字某。其先東海郡人。永嘉之後
仕業南國。因家吳興。焉隋氏平陳。徙族入雍。今為焉
鄉人也。原其伯也。水土實佐。文命經行。仁義大裕
徐方。因國保姓。克昌。後逮乎漢魏。間出仁賢。十二
代祖晉江州刺史順陽簡寧侯。至五代祖梁古閣將

軍慈源侯整生陳始安太守綜綜生隋延光臨
令方貴方貴生唐果州刺史德生唐西華人贈
禮部尚書齊明出入六朝載祀數百矣其人公即
先靈訓子克家謀孫必得賢風滿其人公即
尚書府君之元子也生海濱經書自童乳
則美文言時先府君爲正侍讀公之岐嶺聲振平
臺王聞而延行與之談談授節旆賦轉奕惟賢即
府寮深所厭服登禮不化十四而孤祖母金城郡君
姜太夫人念其聰異誨以志學公遂克勉詣心精微
磅礪九流激昂三變卓然情幻露實具頓啟孫令伯大取

抑由祖毋上元中遭姜太夫人喪哀幾滅性制則從
禮有感斯絕無聲常淚服闋州辟秀才其年登科解
巾補汾州叅軍部送邊備至于定襄軍使王本立素
重公才署爲管記書奏謀算悉以咨之坐耀鋒鋌未
嘗肯縻尋而換雲陽尉萬年坐簿親累出爲揚府工
曹振鱗將搏載躍京轂垂翼遠逝有聲東南俄遷太
子文學時秘閣群籍大抵訛謬有勅召學士詳定公
實在焉爲之刊緝卷盈二萬時輩絕倒伏其博達尋
與李善等撰三教珠英書成奏御拜司封員外尋加
朝散大夫即拜郎中稍遷給事中以公代及文史詞

不失舊雖居瑣闥尚比纒牽遂除中書舍人君子曰
舜之官人也二年勅公修則天聖后實錄及文集等
絕筆中宗嘉之璽書敦慰賜爵慈源縣子資物五百
段旌良史也遷刑部侍郎加秩銀青光祿大夫轉禮
部侍郎兼判戶部公久踐朝廷累登省閣舊章必練
即事無疑雅不煩文深得大體雲臺高議以此歸之
進封縣伯食邑五百戶兼昭文館學士受詔與天竺
僧菩提流至譯寶積經及柳川等同修姓氏系錄二
教寶真萬族有倫亟見成美太平公主內秉國權駙
馬武攸暨外戚 望命公至第拒而不行惡夫佞也

景雲初公上夷亂志 上東朝官相四員特難其選
以宰臣兼領一則天才故人任良兩官實在公矣遂
除右庶子兼崇文館學士修史如故進爵東海郡公
食邑二千戶遷右散騎常侍以本官兼黃門侍郎尋
而即真祿賜同三品爵崇五等道茂兩官利君謀身
舉代皆譽又以刪定格令承恩進爵二等公請又授
叔父齊莊帝用懷之遂封莊為長城縣子天下義士
莫不激昂焉侍中岑羲公之姻婭與其聯事深自危
懼求典閑司以遠祗悔遂改太子詹事迨羲禍敗地
絕嫌疑先是不變定王及此不昵岑氏見炎莫附思

患預防信達人也後以親累出爲絳州歷永蘄棣衢
四郡山川分位楚夏是齊公政不易宜教以因俗德
化歸厚人共出之開元中會同京師遷秘書監無何
轉國子祭酒皇帝稽古崇訓開堂集儒以公才學元
長命登首席遂令集賢殿修撰又除右常侍以公爲
學士副丞相燕公知院事綢繆顧問日月獻納恩渥
尤及少有其北上將柴于岱宗詔公草其儀注定禋
祀之位廣配類之儀博文約禮或公或革言出而人
伏事立而天從時議遠矣及禮畢承恩特加光祿大
一特置十銓公在分掌程不愆素且無遺才公既贊

相謨猷從容調議大罇必諫沮一詞不言啓沃盡規實
致君於堯舜死生有命空北極於老彭享年若干以
開元十七年龍集己巳五月丁酉薨于長安頒政里
之私第聖人震悼君子稱嗟翌日有詔褒贈太子少
保贈物若干段粟若干石特遣中使內侍尹鳳祥弔
祭而別賜布帛若干端疋俾鴻臚少卿元復監護葬
事官給鼓吹儀仗太常考行曰文君子曰仁而愛人
敏而好學家有榮業紹其弓冶國有大事備其典章
謚之曰文不亦宜乎其年冬甲子與夫人故南陽郡
夫人合葬于萬年縣之少陵原先塋禮也公寬裕有

禮溫良能斷智出于象外樞得其環中行之積也厚
名之立也大故起自黃綬累踐赤墀五省推高連州
得最事時時並位與才偕莫之天閔也至於升堂入
室探微觀奧動有禮樂之運言有雅頌之聲是惟無
作作則萬物和而入音備矣蓋嘗注史記修晉書續
文選大隱傳及有文集三十卷皆資於故實博於遺
訓古今通變河漢共高或藏名山或升天府豐豐然
各得其所嗚呼文仲歿而其言立子產終而遺愛存
公則備焉宜受戩穀保艾厥後代代守之有子曰峻
嶠岷等才以雅著孝以特聞學茂高曾之科肯詞雄

祖考之風格清歷清貫皆立能名三賢德聲方賈氏
無愧累葉儒訓與班門孰多咸瞿瞿如皇皇如昊天
不追終身積痛求舊擬實勒諸墳道僕從述者之後
敬而伸之乃爲銘曰

舜命益虞疇功帝俞偃行文教代集通儒光華鼎闕
出入秦吳門多長者君其最也

右其一

曾是好學果行洵美日就麟成鳳積鵬起黃綬覆篲
朱門方軌官籍正人朝稱良史

右其二

三八承明五遷外郡道有出處心齊喜愠帝思啓沃
國常師訓屢獻箴規偏承顧問

右其三

居常有異博而無惑綿絕孫通銓衡叔則爲龜爲鏡
立言立德胡不子遺左右王國

右其四

悼興冕旒哀結衣簪官供羽仗士惜人琴已矣終古
平生德音松枝掛劍碑子生金

右其五

大唐贈使持節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牛公

碑銘并序

夫志道莫先於無欲福善莫大於有後始而悔跡終
不近名非道德之合歟生我勞臣立于遠績非善慶
所致歟所謂伊人其在牛公者矣公諱某字某先子
姓實始殷後有牛父者則宋之大夫胤裔蕃衍人物
更盛邛爲護羗校尉崇爲隴西主簿遂家隴上是稱
冠族其後因官安定爰處鶉觚今爲郡人亦旣重代
矣公之族祖有奇童公者隋室宗臣風流篤厚典章
損益百代可知天下稱之地靈斯在大父通秉志尚
尚守道不携當時交辟辭疾不起父會弱齡早代有

才無祿公夙構閔凶終鮮兄弟性且純至孝思罔極
幼以子立志不違邦與道爲徒求仁自我不屑軒冕
考槃丘園雖云屢空曼如也六郡自古五方雜錯負
力怙利尚氣好武人庶相放風俗不純及公冲和其
返真樸外以義行格物內以默致順神不飾智以驚
愚不弃同而即異有恒其德無斁於人鄰落爲之變
風狼戾以之率化公旣浮雲不義介石惟一或勸之
仕但笑而不言飛鴻冥冥胡可量也開元六年隨子
西征以就色養春秋高矣道茂年衰魂氣其歸賢達
其盡越五月寢疾終於伏菟之室會昌年七十有六

冬十一月師葬于北原夫人同郡王氏不享偕老先
是即代母儀婦德宋子齊姜自歸于我宜爾家室不
有配德曷也此子有子仙客爲國之良用尚君耕戰
之圖修克國羗胡之具出言可復所計而然邊扞長
城主恩前席且以子貴之義有加父存之禮玄澤下
建素風激揚陰德所流大福斯至十八年有詔贈涇
州長史二十一年冬且有後命贈使持節涇州諸軍
事涇州刺史大人追封太原郡夫人於戲存而累仁
沒有餘烈福曰昭於玄體道非異於異時及其影響
同符寵光如故台雖松楸已拱而章綬載華苑有可作

無異會稽之怒。生苟爲耻安用鴈門之肉貴與不貴可不然乎。嗣子銀青光祿大夫太僕卿判梁州持節河西節度使兼隴右郡牧都使支度營田使隴右採訪處置使攝御史大夫隴西縣開國子仙客叩心知遠昊天莫逮以爲先美蓋闕後嗣有媿且澤漏幽壤得不銘恩名典本州豈徒錫羨而已銘曰

隴上多塚山四好武使君貞獨幼不斯取惟道爲徒與代立短善有餘慶風亦變古不學而知不行而至跡有相混名無自異出入百年終始一意福流于後神明其事行止於身用存玄體厥子嘉績中朝縉禮

印迴壠遂門重旌聲逸人之墓今同郡邸

故河南少尹竇府君墓碑銘并序

序曰正其身君子所以慎德敏於行吉人所以寡辭或道之或處之是亦正命命之將行利有攸往則行不家至而人勸言不面命而事濟不爲跡而實以阜蕃不沽名而聲以通駿夫如是者存乎其人故河南少尹竇公蓋有之矣公諱某扶風平陵人自後魏大將軍侍中永富公至烈考瀛州刺史贈刑部尚書莘國公六葉美皆增華鄉族見重公朝四國于蕃四方于宣龍旂成祀六轡耳耳公所謂盛德必祀承簡子

之始大積善餘慶是僖伯之有後故生則靈知長而
純固既白而受采亦黃以通中天假不器之性人服
自然之理而况於文雅緣飾志業孔修引伸足以長
人動用足以利物既學從政其歸簡易形有方殊道
以一貫人致一意而已我乃萬目盡張故其始也以
明經上第授彭州叅軍事詢謀郡將器異甚厚所遇
森然其言固矣如山之爲始於覆簣如江之導終以
方舟於是累遷至于薛王友贊善大夫燕王築館以
待士漢儲立苑以招賓當其推擇莫匪賢俊議者惟
允而公在焉然由韞匱隋和十城空其價踉蹌騶

千里未之騁及其用也再入尚書郎遂為洛陽令
臺雅望一時精選舊童資以彌綸利器呈於盤錯出
宰百里實推三河其賦政則必反於其身亦既誠信
被之於物是為惠懷故雖二州餘弊儉巧而難理五
郡尤劇權顧而多姦莫不可使由之令自求之善處
中於下韞能合遊刃至於釐舉風俗之謬裁正人倫
之經務勸衣食之原調均經賦之事本為已任無間
人言故視事踰四年通而不倦道德在百姓久而益
彰非夫明允宣和優柔博約自我之不咸為人之效
聖亦曷由臻茲厥有洛陽所謂賢令者則周紆王洪

孔明祝良公實績之誰其似之屬天子建中都營新
邑資爾亞尹俾其董司朝選其人公首斯舉以故稍
選河中少尹且有後命廢府而復遷河南焉以公之
歸從人之望官則改次政無易方以佐理王都以表
則天下而年不克祚位不光寵遇暴疾而卒悲夫是
歲有唐開元之九載春秋五十有六公以孝友爲體
一變而迪忠信以明恕爲用再變而致循良故所行
無擇所事無巧有恒其德終且溫溫不伐其功昭然
赫赫所以遺愛因結必在何武之去稱誦斯深惟恐
子產之死已而神道歆而不福物情喪其所賴人

不幸今也云亡及喪之西歸則人吏致哀道路相屬
得人心如此冬十一月葬于北原後之人或者將遊
於斯歎於斯彼其與歸我乃不朽矣其子八人長曰
某次曰某家有六岳之德里以高陽之名夙構閔凶
能哀傷以殆滅匪革其道懼功伐之不傳俾予爲文
以敘孝子之志銘曰

綿繇瓜瓞少康遺烈靈則長兮莫莫葛藟王孫承祀
世其昌兮而我實績如金如玉載揚光兮咨亞尹之
德柔嘉惟則揚令聞兮惟別駕之功邦國不空毗睚
詠兮不競不緜不烈不柔以成政兮德之攸好神之

所勞實降祥兮有美無度渴不肯昨今則亡兮我著
名節俾無泯滅惠無疆兮

唐贈慶王友東平呂府君碑銘并序

夫官雖序賢志道者不常有位才雖屈命福善者未
必無後子夏文學之達以爲富貴在天于公決曹之
平則云子孫由我蓋不享當代生數猶竒流慶後人
玄體乃用亨之會也蓋有原焉

公諱處貞字虔求東平人曾祖北齊幽州長史府君
諱贊祖隋貫州中正府君諱伽考渝州清池令府君
諱師昔伯夷佐唐實興三禮四嶽佐禹用平九州虞

夏以功而見封中呂因邑而命氏惟時厥後并代不
承公正性之有自來直道之不充詎嘉勇退之義德
避近名之未然越在弱齡棲遲事外用光本於藏曜
履行期於滅迹不遠於仁行之斯至不苟於義方之
自止佐一郡而即安居九夷而匪陋始不然者公下
椽於東裔載起家授玄州司戶叅軍晏如也言旋初
服遂從所好外物之槩不雜於風塵遠子之言惟聞
於詩禮所謂溫良淑慎無競伊人者歟天冊二年夏
四月遇疾終于家春秋五十有二開元十四年冬十
一月塋于邑城西南四里原夫人北地傅氏祔焉夫

果於立誠靜以俟命力不足者則不疲運不至者則不憂物情之難及我而易是以名利衆之所欲也公則澹泊之德義人之所鮮也亦克蹈籍之如此而神不勞福不流未之有也有四子長曰玄知今左威衛司戈次曰玄悟中散大夫使持節鄜州刺史次曰玄智左威衛執戟次曰玄爽左衛長上惟玄悟至大官此其教忠有舊服義無斃好爵是與餘慶所貽入爲王門之長出居邦伯之列屬恩推子貴名彰身後事有光於冥漠令德乃發於馨香三命爲大夫百代稱先子孝理所賜邦族爲榮開元十七年有制贈公慶

王褒夫人贈河間郡君異人之符至是所驗惟神之
卷謂之不欺公之女孫曰東平繼夫人冠軍大將軍
右監門衛大將軍渤海高公之夫人鄜州刺史之女
也冰玉相輝椒蘭同馥由福履於君子與嘉會於善
人齊美于鯨魚軒時以照路鄉時之往熊羆於其若
雷有車服而始大履霜露而追遠於戲食于舊德無
忝爾之奉先樹之休聲有以見其歸美銘曰
赫赫我祖惟師尚父泱泱大風悠悠終古施于胤裔
憲是文武我美其濟我則斯取雖匪高位亦惟碩德
我王之友彼夫之特旣貞且亮宜語而默授是皆安

終身不惑我積善以福後人勝駕家慶煇煌宗姻
瞻彼松檟錫之系綸今也追節實為先臣先臣伊何
宜其有後志之所尚義無所苟身雖既沒名豈虛受
立德在茲亦云不朽

故果州長史李公碑銘并序

公諱某字某趙郡房子八其先自段干木至栢仁侯
皆以醇德茂功奮于上世始於藩魏終而將趙其名
不滅遂濟于今五代祖後魏中書侍郎始封懿公璿
璿生徐州刺史始封慎公元茂元茂生趙罷太守君
諱鳳昇鳳昇生駙馬都尉直閣將軍府君諱道宗道

宗生齊尚書右外兵部郎中府君諱山書公即郎中
府君之子仍世致美在邦攸宜故我公稟靈中和履
道元吉以學則探其奧旨見聖人之心以行則踐其
嘉言合君子之度以故動為人譽名乃日宣義府孔
修德與云遠固未可量也隋大業中舉孝廉泊唐興
調棣州司戶叅軍凡遷磁相二州總管府戶曹叅軍
宜州錄事叅軍莫不事人以直反身於誠處卑能安
敬長則順故光輔郡將周爰我咨自州徂州或嘯或
諾旣而遷金鄉晉陵二縣令精誠以庀事善教以長
人四封用孚三莢以粲破蒲與密獨何有焉以課晷

遷歸州治中郢州司馬加朝散大夫行果州長史
桓叅佐未復公侯道非吾行德無必貴遂以沒化
命也夫某年月卒于官舍享年若干及喪至自蜀而
葬不歸趙乃卜宅於許封樹汝墳子孫遂家亦既重
世至開元中公之孫曰祭以古諸侯之祿奉先大夫
之祀晝遊本郡輝光前烈非清白以遺善慶之餘保
艾爾後人亦何以臻此於是履霜爲感恭惟春秋之
事刻石是圖俾揚祖宗之業斯善繼者也叙而志
之銘曰

長史英英作爲世程動合雅庶以有令名以之入
從事而允以之佐郡爲政孔明悠悠上天曷不肯
終于叅注孰云邦國孝孫其昌餘慶乃彰家樹蒼蒼
徽音不忘

故瀛州司馬叅軍李府君碑銘并序

君諱某字某趙郡房子人祖山壽齊尚書右外兵部
郎中父仁瞻朝散大夫果州長史世德數載見于先
碑公懿烈無忝雅其度量體和而韻縉之以絲性婉
而文受之以采故好學不倦而墳典必精慮善以動
而規矩皆中悉心存乎道義餘力見於文章人以美
談日聞休譽弱冠舉進士調補同州叅軍換瀛州司

戶參軍以素所履以施有政居獲乎上建得其中無
不嚴祇長吏之所嘉歡無不崇讓同季之所厭服其
爾哉穀光昭令圖如顏子之不幸豈卜商之云命某
年卒于官舍春秋若干公家世尚儉子孫是式初先
大夫之喪也清白以遺而果無私積高標是營而庶
有餘慶豈所謂不戀木達也無懷土以重遷不傷生
仁也無困財以乏祀夫然趙之北際何必故鄉許之
東偏亦云樂國故喪之歸也遂寔下斯及嗣子察受
教義方能慕德業服事華髮潔身清朝天子方寔擇
其良忠恤于下由是解印少府部符本州衣肅而歸

錐榮之在書而齒以正而然不速而歸諸心形諸色
孝子之志國人所稱於是乎歸美以物先讓德以示
後蓋承夷之義也得無述焉銘曰
倬李侯世載德行時範言士則三英八發百夫特肥而
家華而國美而度命不融足方聘途斯躬子餘慶重
次高我不訓鵲遺風

後漢徵君徐君碣銘并序

後漢高士徐君諱釋字孺子西昌人也先生受天元
休舍道傑出生知而上貫之以一體資清純動適玄
妙知道之得廢乃窮則獨善躬耕取資非力不食鄰

落所處率化無訟在漢之七子遭時溷濁不抗迹以庇
物故退棲山林不苟利以辱身故進無祿位五辟宰
府四察孝廉文舉有道詠拜太原太守皆辭疾不起
延嘉二年尚書令陳蕃使射南郡胡廣相與上疏極
言先生宜爲輔弼協和人神漢祖帝猶能安車玄纁
備禮徵聘而竟不屈志知時之不可久也然而諸公
嘉招雖不之屑及聞薨卒徒步弔祭禮有所尚隻雞
不薄意有所將生芻爲貴士之感義實衰世之有補
仁而見德俾後生之可尋其廢中權行中慮皆此之
類也昔者夷齊介潔而遠去沮溺野逸而離群顏闔
鑿坯以遁逃接輿狂歌而詭激此誠作者或類沽名
夫有所不爲志則偏也無適不可用之極也先生則
貶絕在心而經修於世純儉以存戒博愛以體仁應
物以會通全已以歸正漢庭所以宗其德天下所以
服其行豈與彼數子直逕庭而已哉靈帝初欲蒲輪
聘會先生以疾終時年七十二有子曰季登篤行孝
悌亦高尚不仕皇唐開元十五年予忝牧茲郡風流
是仰在懸榻之後想見其人其有表墓之儀豈孤此地
則先生之德其可沒乎銘曰

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角立傑出先生斯存英英先生

德不可名斯出無庶鴻飛入冥道高事遠跡陳名邵
勒石舊邦以觀其妙

故辰州瀘溪令趙公碣銘并序

有唐瀘溪令晉國趙君諱某字某終于其位嗚呼魯
史既沒稱行者不在茲乎荀孟已來論命者亦何謂
也放其言而無苟作合乃遷行其志而不迴與權必
遂故道每屈於位身必後于時而猶守真不奪固窮
自若立誠者既獨其所善尚德者徒隨而爲名名非
欲彰以美實而自著位非欲下以屬守而遂卑此由
命而然歟爲自我而然歟無代無之而今實續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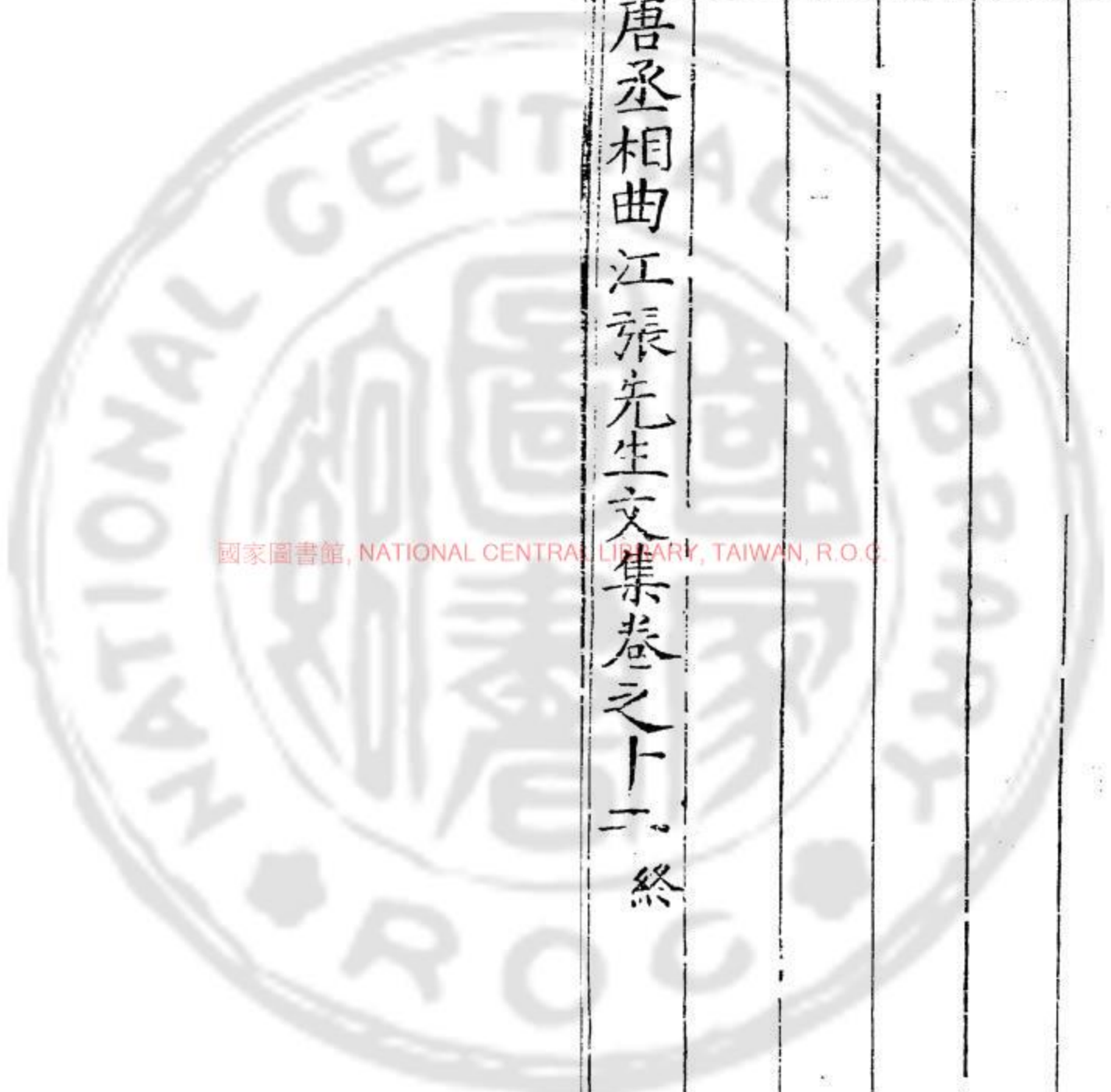
公大祖盱北齊河間通守因家于饒陽亦旣重
爲饒陽人也曾祖北齊幽州大總管大父隋鉅鹿大
中正府君烈考范陽令府君皆累行積慶以貽于後
正性直道遂終於公公劉潔不群精明獨斷非義所
在不以利汚名非禮所安不以跡傷教有立卓爾董
非而然旣學大成紛綸博綜將求祿養也而俯就鄉
舉尋而明經登科補太子正字又改射洪尉皆以遠
親自乞執政自哀遂屈煥定襄尉公欣然而捧檄矣
秩滿轉洪洞主簿永城丞時縣宰敗類公止之不可
雖盡同宿之心且急下人之病義形於色彼用我讐

此貪而無親難與心竟公劄亦不吐乃邁力爭迄用上聞因而坐免廷中黔庶莫不咨嗟求而得仁退則無愠矣乃返初服遨遊噴索精義致用清風被物或太守咨訪偃息自蕃或諸儒稽疑發疾皆起是時中書侍郎河東薛元超人倫之表也將命河朔嘗舉廢滯企我休風延以殊禮立談體要大見嗟稱以故表聞其庶乎簡帝心會有陰忌之譖實為無妄之禍矣進既曾母致疑退而賈生投弟不無故也以此左遷瀘溪丞公竟不自列第則体命雖在幽閭鬼神不苟推忠誠蠻貊何陋時縣無長史政則我由未幾

而已成無谿谷而不悅五鄉自專之子左言難曉之民翕然同辭乞為父母於是詣闕投疏至于再三朝廷尤之則受瀘溪令公事副誠請竣脩德化乃鄒魯設教而夷楚變風迨公僊俎闔境號慕古人遺愛何以加也遺令戒子留葬洛陽斯又不恋本達也有子曰瑄歷官侍御史尚書郎洪州都督霜露既變則感念以時陵谷有遷而音徽何代君子所懼于斯選德銘曰趙侯之德好是正直令儀令則不回不忒寔邦之選彼夫之特玉堅而泚膏明自煎辰陽于遠淑浦迴遭下邑已矣君子殲殪遺令桐鄉歸魂崇芒瞻彼

有洛維水泱泱德音不已於斯楊揚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終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

附錄

誥命

轉司勳員外郎敕

通直郎判尚書禮部員外郎張九齡温粹冲簡
虛懷朝議郎河南府法曹參軍表暉清直雅正器
執物並富仁踐義崇德著言詞學高步於當時領袖
允彰於後進或早遊禮闈或久處神京甄其奏議可
序勳禮之籍九齡可守尚書司勳員外郎暉可行尚
書禮部員外郎散官各如故

開元八年四月七日

加朝散大夫誥

朝議郎行司勳員外郎護軍張九齡

右可朝散大夫

門下朝議郎中驍騎尉王昱等文臺效美書省推能
句籍丹墀敷華紫帳或榮升儲館或政洽端僚畿甸
揚芬京都課最咸逢朝慶式光通級可依前件主者
施行

開元九年十月十四日

轉中書舍人敕

門下朝散大夫行尚書省司勳員外郎上柱國張九
齡含章間出稟秀挺生學惚丘墳詞變風雅早應旌
辟累踐清華行若四科之首才稱一壘之妙司言缺
位側席求賢宜以起草之能式長如綸之命可中書
舍人內供奉

開元十年二月十七日

加朝請大夫敕

朝散大夫中書舍人內供奉上柱國張九齡

右可朝請大夫如故

門下守朝散大夫中書舍人崔沔等並愷悌忠信士

林推重禮樂詞華掖垣高選郊禋上帝侍從圓丘宜
增榮級俾承大慶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開元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封曲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敕

朝請大夫中書舍人內供奉上柱國張九齡

右可封曲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門下朝議大夫中書舍人上柱國上谷縣開國男竇
泚等俱膺五等之榮俾光兩闈之寵可依前件主者
施行

開元十二年正月十三日

加守中書舍人敕

門下朝請大夫中書舍人內供奉上柱國曲江縣開
國男張九齡文令風雅道映簪裾朝請明大夫試給事
中上柱國褚琇學摠古今詞兼典則司言右掖綸
綍戴華或參議東垣駁正斯允便繁口久忠憤逾深
宜章稱職之名俾加即真之命九齡可守中書舍人
琇可守給事中散官勳封各如故

開元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加中散大夫敕

朝請大夫中書舍人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

齡

右可中散大夫勳封如故

門下太中大夫御史中丞內供奉上柱國蔣欽緒等咸以雅望並登朝列緝乎功績光我朝猷而有事宗侍升柴燎告成之典既展於封崇行慶之恩宜加於班序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開元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轉太常少卿制

門下中書舍人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夙擅能文早推強學清簡彰於莅職謹確著於立身掌誥

禁垣是稱無對亞司宗禮時稱有歸宜參象河之任以光得人之美可中散大夫守太常少卿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冀州刺史制

中散大夫守太常少卿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可持節冀州諸軍事冀州刺史散官如故

門下中武將軍前守左金吾衛將軍壽春縣開國男上柱國等才幹卓立智術旁通從事昭於藝能效勞於官政求瘼之重惟良是屬迭遷中外抑有

常規分數家丞成膺俊選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開元十四年五月十四日

授洪州刺史制

門下中散大夫新除冀州刺史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稟秀傑出含章挺生蔚文華以擅竒躬孝友以成德大中大夫前行尚書都官郎中上柱國始藏縣開國子李成裕體仁以善率禮以訓守官闕以獨茂履忠信而不塞皆人物表才聲方歸妙瞻彼江漢允藉仁明運協歌良之勤式應咨岳之重九齡可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守洪州刺史成裕可使持

節金州諸軍事守金州刺史故管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開元十五年三月十三日

加中大夫制

中散大夫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守洪州刺史

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

右可中大夫

門下朝議大夫守左散騎常侍崔沔等温良恭儉明允篤誠時懋乃官能有從政慶承大禮恩賜通班宜循舊章便增榮級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開元十八年四月初八日

轉授桂州刺史兼嶺南按察使制

門下中大夫守洪州刺史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
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雅有才幹兼達政理
文孝著於四科忠信弘於十室豫章昔蒞見寶劍之
衝天合浦今來見明珠之返水宜加優借之寵更委
澄清之任可使持節都督桂州諸軍事守桂州刺史
散官勳封如故仍充當管經略使兼嶺南道按察使
攝御史中丞借紫金魚袋馳驛赴任主者施行

開元十八年七月三日

守秘書少監制

門下中大夫使持節都督桂州軍事守桂州刺史充
當管經畧使兼嶺南道按察使攝御史中丞借紫金
魚袋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履行高厲含章
挺生學究而精詞麗而則南宮留其奏草而掖籍其
綸言自攬轡登塗下車按察五嶺德化而風美九臯
聲遠而用聞足以式副虛求允諧僉屬書院綜緝必
籍英儒蓬山典校是資宏達宜膺兼副之職俾叶文
明之理可守秘書少監兼集賢院學士仍副知院事
散官勳封如故

開元十九年三月七日

賜紫敕

敕中大夫守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先任桂州都督借紫金魚袋宜前件賜紫

開元二十年二月二十日

轉工部侍郎制

門下中大夫守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仍副知院事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張九齡識茂而遠體正而清行兼純一詞會夙雅密勿累年留心於

西垣澄清萬里相聲於萬國秘室屬書甫派徵姘
譽公車待詔稔聞忠謹之言史著論於會府仍獻納
於高門可守尚書工部侍郎餘如故主者施行
開元二十年 月三日

知制誥敕

敕中大夫守尚書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仍副知院
事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張九齡宜知
制誥

開元二十年八月二十日

加正議大夫制

門下中大夫守尚書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兼知制
誥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張九齡才識
通茂藝能該洽或脩撰是非應加獎命或公方克著
隨所班秩昨分陰展禮南面單恩進等升榮抑惟常
序可正議大夫行本官餘如故主者施行

開元二十一年閏三月八日

加檢校中書侍郎制

門下良才敏學允屈疇庸西掖中臺舊難其選正議
大夫行尚書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仍副知院事上
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朝散大夫中書舍人集
賢院學士侍講陳希烈等先持風望夙推器識知名
日久爲政必聞頃在詞司特推雅誥爰升侍講能識
道文國經代教動多弘益而樞近之職擇人久曠奏
議之地旌賢相望屬應朝典克厭朕心九齡可檢校
中書侍郎希烈可檢校尚書工部侍郎如故

開元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起復拜相制詞

門下風雲之感必生賢佐廊廟之任爰在柱臣中大
夫守京兆尹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裴耀卿合元精之
休體度宏遠正議大夫前檢校中書侍郎集賢院學

士仍副知院事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
張九齡挺生人之秀器識通明並風望素高人倫是
仰可以叶彼賓亮當茲落泮幹時待士旣資鼎實之
和爲國急賢寧惟金革之事權卿可黃門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弘文館學士散官勳封如故九齡可
起復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脩國史餘如
故主者施行

開元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加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令制

門下春秋之義尚重卿才玉國克植莫先相位用增

其命必正其名中大夫守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弘文館學士賜紫金魚袋上護軍裴耀卿正議
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脩國史賜紫
金魚袋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經濟之才式
是百辟正議大夫檢校黃門侍郎賜紫金魚袋上柱
國李林甫泉源之智迪惟前人旣樞密載光而親賢
稱首審能群會所蒞有孚寧惟是日疇咨固已多年
歷選國鈞繫賴邦禮允清宜命鼎臣置之廊廟耀卿
可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九齡可銀青光祿大
夫守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知院事脩國史勳封如故

林甫可銀青光祿大夫守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品勳如故者施行

開元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都事

宜一

左司郎中 光

尚書左丞相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丞相集賢院學士齊賢
吏部尚書上柱國武都縣開國伯曷
朝請大夫檢校吏部侍郎上柱國豫
吏部侍郎朝議大夫守尚書左丞賜紫金魚袋挺之

開元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集賢院學士知院事修國文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吳兢
中書侍郎朝議大夫守中書舍人內供奉集賢院修撰上柱國臣徐安書
銀青光祿大夫守侍中弘文館學士上柱國臣耀卿
黃門侍郎朝請大夫給侍中內供奉臣立言

制書如右請奉

制付外施行謹言

告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知院
事兼脩國文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請
授

制書如右符到奉行

開元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主事

懷琛

郎中

惲

令史

王烈

書令史姚元

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集賢院學士脩國史

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開元二十三年

正月日在中書省考

右

御註詞云允釐七政財成物宜利器無前明心皆照

臨事能斷輸忠必盡况識貫今古思周變通寰宇人

安斯人是賴考中上

以前右丞相嵩奏准令京官三品以上考奏裁

臣等各得所由自牒報功狀如前

敕旨上考依註餘並中中

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集賢院學士脩國史在闕餘張

敕旨如右符到奉行

開元二十三年二月五日

尚書考功

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集賢院學士脩國史在闕餘張

牒奉

敕旨如右今以狀牒牒至准
敕故牒

開元二十三年二月五日

令史 壽

加紫金光祿大夫制

門下功宣帝載大任所以寄賢道到時雍龍章所以
褒德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令集賢院學士脩國史上
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銀青光祿大夫守禮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上柱國李林甫並明識遠圖

資忠履孝自升樞近感竭至誠每於協契同心剴詞
上和氣謹言造膝則忠盡嘉謀既誠開濟之美且多
弘益之實屬禮展躬耕功參翼贊宜崇班秩之命式
想勲庸之典並可金紫光祿大夫餘如故主者施行
開元二十三年三月五日

封始興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戶制

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令集賢院學士脩國史上柱
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

右可進封始興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戶

五等之制七命所崇苟非大賢孰延懋賞金紫

允深大夫侍中弘文館學士裴耀卿等忠規亮節始終不逾或業盛台階且叶贊於三軍或才優國華咸允輦於庶績屬農祥展禮賦并頒恩宜膺誓河之典以紹景風之候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開元二十三年三月九日

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令脩國史始興縣開國子張九齡開元二十三年在書省日

御註考詞云今之中書持我大政事之所制不以爲難善之所在必談其奧乃心甚勤文章經國疇以爲讓考中上

充右丞相制

門下燮理陰陽儀刑端揆自非人傑孰副僉諧金紫光祿大夫侍中弘文館學士上柱國稜山縣開國男裴耀卿才實國卿望爲人範懷匪躬之節竭奉上之心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令集賢院學士脩國史上柱國始興縣開國子張九齡器識宏遠文詞博達負經緯之量有謀猷之能自冀贊台階夔倫攸叙直道之心彌固謇諤之操逾堅並可以儀範百僚緝熙庶績宜處掖垣之任得列官師之長耀卿可守尚書左丞相九齡可尚書右丞相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開元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右丞相上柱國始興縣開國子張九齡開元二十四年在尚書省日御註考詞云才稱命代道可濟時自乎弼亮刑於端揆可中上

赴荊州長史制

門下含弘光大是爲國體棄瑕錄用乃曰朝經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右丞相上柱國始興縣開國子張九齡幸以才術特從任使台衡之地受寄以深端揆之職增榮亦至而不能乃心夙夜與進用旋慕近小人

虧於大德素所引用險諛遂彰令於繆官自貶

可行荊州大都督府長史散官勳封如故即馳驛赴任王者施行

開元二十五年四月二十日

封始興縣伯制

金紫光祿大夫荊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始興縣開國子張九齡

右可封始興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

門下稽古上訓封建諸侯所以褒崇有德爲國之屏

金紫光祿大夫荊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始興縣

開國子張九齡宏才達識資忠履信或當樞近早有
令開或踐崇班每成政績自中及外旣文且武克懋
厥猷不懈于位屬禮備微稱軍恩庶僚宜加并邑之
封永固山河之業率由典則貽爾子孫稅糧丁役一
皆除免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開元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贈司徒制

王大厦者柱石之力昌帝業者輔相之臣生則保其
姓名歿乃稱其盛德飭終未息於人望加贈寔存乎
國章故中書令張九齡維嶽降神齊川作相開元之

際實亮成功謙言少其社稷先覺合於著龜永懷賢
弼可謂大臣竹帛猶存樵蘇必崇髮從八命之秩更
進三台之位可贈司徒

按贈司徒舊史爲至德初上皇在蜀思九齡之先
覺下詔云云仍遣使就韶州致祭新史云德宗建
中元年賢九齡風烈贈司徒考之本紀玄宗以天
寶十五年七月庚辰至蜀郡八月癸未朔赦天下
癸巳靈武使至知太子即位丁酉稱上皇詔稱誥
已亥臨軒冊肅宗自庚辰至已亥僅二十日且蒙
塵之餘固無暇贈典神道碑但言發使至韶州弔

祭而已新史蓋據碑也其贈司徒當以建中爲正
趙德麟雜錄云明皇在蜀每思張曲江則泪下遣
使韶州祭之兼齎貨帛以歸其家其誥刻白山屋
壁下

唐故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知院事脩
國史尚書右丞相荆州大都督府長史贈太都督上
柱國始興開國伯文獻張公碑銘

銀青光祿大夫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持節克嶺
南節度度支鹽田五府經略觀察處置等使上柱
國會稽縣開國公徐浩撰

有唐旣受命在太宗時有若梁公房鄭公魏衛公李
格于皇天在高宗時有若梁公狄格于上帝在中宗
時有若平陽王敬漢陽王張扶陽王桓南陽王袁博
陵王崔光復宗社在玄宗時有若梁公姚廣平公宋
燕公始興公二張山興王業夫以天柱將傾大盜方
起一振綱目再闡皇猷始興公爲之公諱九齡字子
良位爲帝師華才稱王佐或相韓五葉或佐漢七貂
代有大賢時稱盛族四代祖諱守禮隋鍾離郡塗山
令曾祖諱肅政皇朝韶州別駕終于官舍因爲十著

姓大父諱平胄越州剡縣令烈考諱弘愈新州索盧
丞贈太常卿廣州都督皆蘊德葆光力行未舉地積
高而成嶽雲乂蓄而作霖是生我公蔚爲人傑弱不
好弄七歲能文居太常府君憂柴毀骨立家庭其樹
數株連理王公方慶出牧廣州時年十三上書路左
燕公過嶺一見文章並深捉拂厚爲禮敬弱冠鄉試
進士考功郎沈佺期尤所激揚一舉高第時有下等
謗議上聞中書令李公當代詞宗詔令重試再拔其
萃擢秘書省校書郎應道侔伊呂科對策第二等遷
左拾遺封章直言不協時宰方爲華尚拂衣告歸太

夫人在堂承順左右孝養之至閭里化焉始與北嶺
峭險峻絕大庾南谷垣然平易公乃獻狀詔委開通
魯不浹時行可方執特拜左補闕尋除禮部司勳二
員外郎加朝散大夫超中書舍人封曲江縣男轉大
常少卿出爲冀州刺史以庭闈在遠表請罷官改洪
州都督徙桂州都督攝御史中丞嶺南按察兼選補
使黜勉貪吏引伸正人任良登能亮賢勞事澤被膏
雨令行祥風厲燕公薨落斯文將喪權秘書少監集
賢院學士副知院事時屬朋黨頗將排抵窮極歲除
深不得意教海王武藝達我王命思絕其詞中書奏

李四百九
意不恆命公改作椽筆立成上甚嘉焉即拜尚
書工部侍郎兼之制誥苞從北巡便祠后土命公撰
赦對御爲文凡十三紙初無藁草上曰此以卿爲儒
學之士不知有王佐之才今日得卿當以經術濟朕
累歸養上深勉焉遷公弟九臯九章官近州里伏臘
賜告給驛歸寧遷中書侍郎丁內憂中使慰問賜絹
三百疋奔喪南歸祔塋先塋毀無圖生嗑不容粒白
雀黃大號噪庭堊素鳩紫芝巢植廬隴孝之至者將
有感乎旣卒哭復遣中使起公本官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口救敦喻不許爲辭聞命號眺使者逼迫及至

闕下懇請喪手詔有曰不有至孝誰能盡忠墨綬之
義不行蒼生之望安在朕以非常用賢曷云常禮哀
訃即宜斷表賜甲第一區御馬一疋尋遷中書令集
賢學士知院事脩國史初公作相也奏差擇元戎皆
取良吏不許入奏罷常奏諸軍兵省年支賜諛臣讒
議事竟不行明年公奏籍田躬耕禮節加金紫光祿
大夫進封始興伯每天長節公卿皆進衣服公上千
秋金鑑錄五卷述帝王興衰以爲鑒戒公直氣鯁詞
有死無二彰善癉惡見義不回范陽節度薛王奏前
太子索_口領上極震怒謂其不臣顧問於公曰

子美父知非富貴况元良國本豈可動搖上因涕泣
遂寢其奏武貴妃離間儲君將立其子使中謁者私
於公曰若有廢也必將興焉公遂叱之曰宮闈之言
何得輒出御史大夫李公尚隱大府卿裴伯先不禮
中官皆忤上旨必在殊責公全庇焉幽州節度張守
珪緣降兩蕃斬屈突干將拜待中涼州節度牛仙客
以省軍用將拜尚書並觸鱗固爭竟不奏詔平盧將
安祿山入朝奏事見於廟堂以為必亂中原固請誅
戮上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此何足言無何用兵為
虜所敗張守珪請按軍令留中不行公諫曰穰苴出

必誅莊賈孫子行令亦斬官殲守珪所奏非
不當勉死再三懇請上竟不從邊將蓋嘉運籌上
策密發將士襲平西戎公以為不可妄舉結後代誓
非皇王之化也又不納及羯無亂常大戎逆命玄宗
追嘆曰公歿後不復聞忠諫言發中使至韶州吊祭
其先見之明有如此者學究精義文參微旨或有興
託或有諷諫後之作者所宗仰馬上表論事多機變
入皆削棄人莫得之常以致君堯舜齊名管樂行之
在我何必古人由是去猶資格置採訪使收拔幽滯
引進直學無遺賢朝無缺政百揆時序庶工允釐

同儕見其... 龍潛構罷公為尚書右丞相初不介意
居之坦然執憲者素公所用劾奏權臣多冠得罪借
以為累貶荊州長史公三歲為相萬邦底寧而善惡
大分背憎者衆虞機密發投抒生疑百大吠聲衆狙
皆怒每讀歸非孤憤涕泣沾襟開元二十八年春請
拜掃南歸五月七日遭疾薨於韶州曲江之私第京
年六十三皇上震悼贈荊州大都督有司謚行文獻
公越來歲孟冬塋於洪義里武臨原近於先塋禮也
夫人桂陽魏夫人譚氏循州司馬府君誨之子也淑
慎宜家齊莊刑國珮環有節慕組皆工幼作女儀長

為內則太夫人樂在南國不欲北轉克勤奉養深得
婦禮至德二年十月六日終於私第春秋七十有七
同塋異穴卜兆從宜公仲第九昇朱襄廣三州刺史
採訪節度經畧等使殿中監季弟九章溫吉曹等州
刺史鴻臚卿腰金拖紫二虎為榮立德行政二馮推
美嗣子拯居表以孝聞立身以行著陷在寇逆不受
偽官及枚復兩京特制拜朝散大夫太子右贊善大
夫孫載器河南府壽女討未保先業克稟義 旌杭
殿中侍御史文更雅才清公賢操以兄拯早世姪藏
器幼孤 旌碑乃刺樂石用展猶子之慕庶揚世

旌碑乃刺樂石用展猶子之慕庶揚世

父之美浩義深知已建以文章禮安同人惠兼甥舅
溥枝効德無媿其辭銘曰

鳳生丹穴鵬鸞南溟天垂粹氣地發精靈傑生我公
揚干王庭甫稱降神說表騎星學究經術文高宗匠
再掌司言爰立作相忠義柱石謀猷帷帳王綱允鑿
帝采惟亮退居右揆出守南荆玄鶴緝翼青蠅營營
不瞑猶視雖歿如生昭昭令名千古作程

嶺南節度判官監察御史襄行仲舉建立 曾孫承

奉郎虔州文學敦慶勾當建立 墳塋在西北去此

三百四十有四步 曾姪孫鄉貢進士可復同勾當

立 玄孫鄉貢進士景新 玄孫鄉貢進士景重

歐陽公集古錄跋尾云右張九齡碑按唐書列傳

所載大節多同而時特小異傳云壽六十八而碑

云六十二傳自左補闕改司勳員外郎而碑云遷

禮部傳云張說卒召為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

院事碑云副知至後作相遷中書令始云知院事

其載張說遷請誅安祿山事傳云九齡判守珪狀

何云守三所請留中不行而公以狀諫然其爲語
則畧同碑長慶中立而公薨在開元二十八年至
長慶二年實八十四年所傳或有同異而至於年
壽官爵其子孫宜不繆當以碑爲是也治平元年
二月十日書

跋曲江文集後

夫文以氣為主塞天地沛滄溟
浩然而獨存者也論者謂唐文
有三變燕許無論已乃韓柳則
造其極夫韓之文如諫佛骨驅
鱷魚其庶幾乎以節義而槩諸
柳則曠乎其後矣何者氣不足
也

是而稱往者宜著其曲江

張文獻公乎公輕謙素練炳蔚在
中至若金鑑一錄啟沃居多其視
一伊訓說命且鳳行而共進之矣此
非其參天地闡盛衰浩然而獨存
者乎其人謂公沒則唐室虛無人矣
當其時狗社稷而後其身精忠勁
節矚然與日月争光功用彰彰
何論文藻今公遠矣後之欲讀其

文而想見其人者其在斯乎其在斯
乎舊集刻郡中久而湮漶間有欲
新之而未逮也歲甲申金谿

如水王公持憲茲上公風慶凝著文
章德業益與文獻公氣味相投者
迺謀諸水泊二守秦君應驄欲新
其梓以傳始千載神會云孝不
佞仰承德意而以其事董之曲江

